

和

愁

解

酒

湘潭楊昭侯題



(頤 解 愁 却)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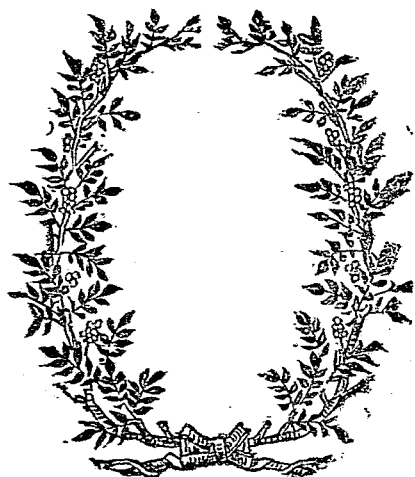
賈生梓岑家居多暇日爰采舊聞若干條都
爲一集名曰却愁解頤請余一言冠諸簡端
曉之曰小說家者流蓋出自稗官雖小道必
有可觀班志所謂此亦芻蕘狂夫之議者風
俗人情古今當不甚相遠也梓岑之意或亦
有類於是與

民國八年歲次己未仲夏月江都汪紹志序

序

一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目錄

(頤 解 愁 却)

卷之一	解頤	絕倒	韻談
卷之二	趣事	經濟	
卷之三	膽畧	倔強	放誕
卷之四	卓識	交誼	知恩
卷之五	負心	忠義	
卷之六	孝友	節操	仁厚
卷之七	知足	安分	快心
卷之八	高致	信行	感慨
卷之九	賞鑒	默解	剖雪
			懊惱

目錄

MG
I246.1
21/1



3 1772 3573 0

(頤 解 愁 却)

目錄

卷之十 弘度 狠辣 聰慧

卷之十一 譎詐 慙頑 懵懂

卷之十二 破疑 奇異

卷之十三 滑稽 奢華

卷之十四 英風 俠烈

卷之十五 警悟

卷之十六 吐氣 羞澀 頑鈍 窘急 情痴 巧遇

却愁解頤卷之一

解頤第一

左賈國相撰

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魚遊從容，鼓鬣揚鬣，其魚之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因相顧微笑。

齊人家貧，常食不過蔬茹。一日有友餽以羊肉，啖之，腹中作響，夜夢五臟，脚謂曰：今日被羊踏破菜園矣。

(頤 解 愁 却)

馬融女倫為袁隗妻，有才辨，家世豐豪，資粧甚盛。初成禮，隗欲相難，戲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於珍麗乎？答曰：慈親垂愛，不敢違命。君若能慕鮑宣梁鴻之高誼，妾敢不從少君德耀之故事。隗又曰：弟兄舉世以為笑，尊姊未適，而妹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色，未遭良配，用是遲遲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答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謗，固其宜耳。隗默然終不能屈。

魏武下邳，文帝先入袁府，見一孀被髮流淚，伏紹妻劉夫人膝上，問知甄氏，乃為挽

解頤

(頤 解 愁 却)

解頤

二

髮以袖拭其面。見姿容甚美。遂納之。武帝亦知甄氏慧而有色。疾令召見。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帝曰。今年殺賊正爲奴。孔融聞之。上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博學。真以爲史傳所載。後見而問之。融笑曰。以今度古。想當然爾。操甚愧之。晋王戎字安豐。尚晋公主。常以卿呼之。一日謂曰。婦卿其婿。禮爲不敬。今勿復爾。主笑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饒有韻蕪。想見晋人風致。千載下猶覺口角含香。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嬾貪濁。絕口不言錢字。一日婦欲試之。以錢繞牀。令不得舉足。晨起見之。呼婢曰。速來舉卻阿堵物。

郗司空愔字方回。家有僮僕。知及文意。事事有理。王公向劉尹稱之。尹問何如。方回曰。此特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如方回。尹曰。若不如方回。固是常奴耳。王不覺失笑。

王敦與朝士共飲。舉琉璃杯曰。此怨腹殊空。何以謂之寶。蓋以譏周顛之無能也。周應云。此物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寧恐庸眼不識耳。

(頤 解 愁 却)

僕射周顛好儀形詣王公所既坐傲然笑咏公笑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攀昭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母乃太早昭笑曰方之將軍差爲太早比之甘羅卻已太老敦默深愧王珣超超竝爲桓溫眷顧皆有奇材珣爲主簿狀矮小超爲記室多髭鬚時爲語曰髭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一日浴罷婦故送以新衣冲怒催婢持去婦更易新衣送之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舊冲笑而穿之

謝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亦往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公何公不能答

桓溫既立簡文侍中謝安見之遙拜溫驚曰卿何爲乃爾答曰未聞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愕然

(頤 解 愁 却)

解頤

頤

謝安石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然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昧。王孝伯見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瑛妹。從壁後聽之。具聞其語。明日謝還。內問昨客如何。曰。亡兄門。恐未有如此賓客。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燧。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旛。殷曰。魚投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戲贖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笑曰。何太咄咄。逼人目眇也。蓋謂已

戴逵厲操。東山日以琴書自娛。而兄逵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椽好游山水。而體便輕舉。時云。許公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頤 解 愁 却)

符堅子宏叛來歸謝太傅甚加接引宏自以高才多好上人坐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因使共語王絕不與接直熟視良久語太傅曰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

唐令狐綯爲相以氏族孤少人有投者不吝聯合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者亦冒認同宗温廷筠戲爲詩云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一時傳笑

近世有素不相識者一旦聲勢可倚即以宗人自託執分誼唯譏豈亦帶令諸胡耶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叶韻曰日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好便好如何旁一條曲曰公爲西川節度尙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有了三條椽內搭一條曲又何足怪公笑稱善

衛展在江州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餽王不留行一斤名藥此人晤卽命駕甥李私

箴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遣草小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頌 解 愁 却)

解頌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若何。答曰。如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其喚啞啞聲。

支道林欲作高尚。乃向深公買印山以居。公笑曰。曾未聞巢父買山而隱。

有徐月英者。唐時江淮間妓也。風雅工詩。有送人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半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有詞云。枕邊淚與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時。金陵賞公子。寵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送焉。戲曰。想此娘生半風流。沒亦帶。燭。聞者解頌。

宋鄭恕先放達不羈。太宗召赴闕。館於內侍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聲。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文淺易之語。歐陽公同在館。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壁云。宵。寐。匪。禎。札。闕。洪。休。宋。見。之。笑。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公。笑。曰。李靖傳云。雷霆不暇掩聽。亦是類也。景文大慙。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時酒價幾何。曰。每升三十文。上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

(頤 解 愁 却)

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或詰謂李白有詩。金樽美酒斗十千。想李杜同時。何言真賤。迴別。謂笑曰。恐青蓮量高。所飲係美醞。杜老不善飲。未必擇酒。必是村店壓茅柴耳。

貧營谷多竹林。文與可作亭其內。東坡奇詩云。料得清貧饑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正燒笋作晚饌。開函失笑。不覺噴飯。

東坡飲一豪士家。待姬十餘。皆殊色。內一善歌者。體幹豐偉。豪尤鐘愛。因乞詩於公。乃戲贈云。舞袖躡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

盧藏用嘗退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一日指其山。謂道士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大台。答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

歐陽修與王拱宸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娶長。士娶次。後修斷絃。再娶其妹。或作詩戲云。舊女壻。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歐陽公在翰林時。適與同院出游。偶見奔馬踏死一犬。公曰。試書其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馳於街市。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運牀累。

(頤 解 愁 却)

解頤

八

架不能盡也。曰：然則內翰云何？修曰：逸馬殺犬於道。

阮簡字茂弘，為閩封令，性疏放，有劫賊至城，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了如不聞。吏頰曰：劫急。簡慢曰：其如局上。劫更急。

宋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好學，又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書用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諸如此類。子瞻過維揚，子容為守，杜亦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然。後子瞻與同會開典，各為誰。曰：杜供奉。東坡笑曰：今日却不敢睡，直是怕那。然。

呂蒙正薄游一邑，胡旦隨父寧省，客有舉呂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及第，輸君一籌來春果中首選。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尚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又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後晉高祖年號雍熙二載始成名。宋太祖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

(頤 解 愁 却)

怎○奈○龍○頭○屬○老○成○一○時○傳○誦○子○固○少○孤○及○長○奉○父○制○詒○并○自○爲○文○以○獻○真○宗○嘆○曰○梁
灝○可○謂○有○子○矣○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後○竟○獲
售○可○見○天○本○不○負○人○人○自○負○天○耳○觀○此○正○堪○爲○老○於○場○屋○者○吐○氣○

陶○熟○學○士○買○得○党○家○故○妓○取○雪○水○烹○團○茶○共○飲○謂○曰○党○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
安○得○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下○淺○醉○低○唱○吟○羊○羔○兒○酒○耳○

蔡○司○徒○渡○江○見○蟊○蚱○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食○之○嘔○吐○委○頓○方○知○非○蟹○後
向○謝○仁○祖○述○之○笑○曰○廝○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崔○涯○張○祐○齊○名○每○題○詩○媮○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時○以○其○語○爲○輕○重
一○口○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薰○耳○似○鈴○愛○把○薑○芽○梳○掠○鬢○崑○崙○山○上

月○初○生○端○端○無○夸○遂○進○見○乞○憐○請○更○之○復○贈○云○覓○得○黃○鸞○被○綉○鞍○善○和○坊○裏○識○端○端○

揚○州○近○日○渾○成○異○一○朶○行○雲○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時○人○笑○曰○李○家○娘○子○纔○出
墨○池○便○登○雪○嶺○一○日○之○內○何○其○黑○白○不○均○乃○爾○

(却 愁 解 頤)

願長康嘗食甘穠先噉其尾人問其故答云從此漸入佳境先苦後甘人生之樂凡

願長康好寫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蓋謂目眇也願曰仲堪正為眼

耳但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可也又畫謝幼輿在岩石中或問其

故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正宜置之丘壑中

有一術士謁王元美座客爭叩吉凶元美曰吾自曉大八字不用若推算士問何為

大八字元美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別贈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

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樓後謝師道作襄丞聞妓與婿

好適以扇乞詩謝戲仍其咏祇於末句內改二字云夜來曾有老鴉樓

明神宗乙巳考祭京官給事錢夢臯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

論籍籍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臯戲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閑人今之山人為

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胡且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魚腹其樂也洩

(頤 解 愁 却)

洩又云雙鬢竿直。兩目星懸。楊孜兒而笑曰。許大一個魚。卻眼孔甚小。

賀美之與伊載。飲一富翁家。以載德貴人也。詔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酌酢重疊。畧不顧賀。賀滿酌一大觥。謂之曰。你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宣德時。吳中以國子生積宦。至尙書。性極貪鄙。妻最嚴正。一日迎語呼子宣之。問曰。此詞是主上自製耶。詞臣代草耶。曰。詞臣代耳。嘆曰。翰林先生才名不虛。一篇語文。止說得他。平昔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

明時一友才甚高。或戲云。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乃以君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坐稱妙。或又云。能復作一字破乎。其人請題。適兄一鬚鬚過。即指示之。友應聲曰。鞞衆不解爭究其說。曰。鞞皮去毛者也。

明景泰中。有一陰生。作蘇州監郡。不甚曉文義。一日呼翁仲爲仲翁。或作倒字詩。謂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也。緣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馮希樂善佞。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羣虎相尾西去。令方鄙之。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乞蚤勅捕。令詰之曰。何與公言之相左。

(頤 解 愁 却)

解頤

十二

也。馮強笑曰：是必便道掠食。

有吳生者，老而勢利，偶赴廣席，見一布衣後至，累酌其挹，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甚恭，私詢來者何人，乃張伯起也。大踞促，更欲慫勸致禮。伯起笑曰：適已餓過半，揖但乞裨，還勿復爲勞。舉座大笑。

金陵吳擴有詩名，會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如此看來，便直到臘月，亦未必思及吾輩也。

昔人有過嗜蟹者，以寒致疾。其友戒之，遂發願云：我有大願，願我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鄭侍郎薰主選，疑顏標爲魯公之後。時天下未寧，志在激揚忠烈，卽以爲狀元。謝曰：始知其誤。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爲魯公。

有客各言其志，或欲多財寶，或欲爲廣陵刺史，或欲乘鸞上昇。一人聞而笑曰：我殆欲兼之也。惟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絕倒第一

(頤 解 愁 却)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字洪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輩無以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絕頂妙語。令人越想越好。真堪倒絕一世聞之。何愁不解。

李義山纂殺風景事云。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噶道。予為續云。聆歌狂笑。對月酣眠。苛罰美人。酷責俊婢。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辭。洎語人云。予兄為文。譬如繼樞草舍。聊避風雨。予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以蜀賤寄弟題云。丁樣鸞箋出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盧家子年暮而為校書郎。妻崔氏有詞翰名。結褵之後。微有嫌色。因請作詩以述懷。為戲。女立成一絕云。不怨檀郎年紀老。不怨檀郎官職卑。只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東坡在豐城。有老翁生子為具召之。并求為詩。公問翁年幾何。曰。七十。問嬾年幾何。曰。三十。乃即席賦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賢尊已達古稀年。莫怨生來相較遠。弄璋遲。

(頭 解 愁 却)

蚤卻由天。

經例

十四

扈戴懼內特甚。未仕時。出必面假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曰不乾須歸。若遠去。則燃香指印爲限。一日與席酒三行。戴色欲逃。諸友默解。譁曰。扈君恐砌水香痕過界耳。吾儕各撰新句。一聯勸酒二杯。衆咸稱善。乃俱起捧甌。一人云。解稟香之令。能遵水五申。通飲二爵。又云。細君防事水。短熟戒時香。又曰。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又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又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數巨觥。嘔吐淋漓上馬羣。大閔曰。若夫人怪遲。但道水香勸蓋留住。

袁彥道有二妹。長曰女皇。適殷深源。次曰女正。適謝仁祖。一日語桓宣武曰。恨不得更有一人配卿。

謝安高志。東山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出爲桓公司馬。時有餉溫藥者。中有遠志。桓問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安未及對。時郝隆在座。應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惡處則爲小草。安大慚。

北都有妓女。色美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公府會宴。命爲酒佐。寇忠愍令乞

(頤 解 愁 却)

詩於噓士魏野贈云。卿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禪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生熟不諳庶難視作一塊

王珪為相。一無建明。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時稱為三旨宰相。三旨宰相可與伴食齊名

會稽有馬生者。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歌。時出佐客。客有梁縣丞者。竊歛之。馬生殂。梁計得焉。他日亦以侑客。疎無損在座。舉杯屬云。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無逝我梁。巧對天然從何想得坐客大笑。

衛玠姿容甚美。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病。體不堪勞。遂疾發而卒。時以為看殺衛玠。

王仲宣粲。生好驟。鳴死將葬。文帝臨其喪。顧司遊曰。仲宣往愛驟。鳴今應投其所好。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驟聲。聞者絕倒。

王藍田性最急。嘗食鷄子。以牙筋挾之不銜。大怒。舉以擲地。子卻於地圓轉不止。益怒。仍下地以履齒躪之。又不得。瞋愈甚。乃取納口中。嚙碎。即吐之。王右軍聞而笑曰。

絕倒

(頤 解 愁 却)

絕倒

十六

使安期字述父有此性。猶無一毫可取。况藍田耶。

王敦尚舞陽公主武帝女。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用以塞鼻。主謂廁上。亦有下菓。食遂

至盡。即還婢。擊金凍盤盛水。瑠璃盃盛凜手荳粉。因倒香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

婢無不掩口而笑。

唐韓退之于和性閻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詔認為誤。改根為銀。愈見之大

怒痛責之。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乃誤璋為響。曰。聞公有弄響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

東坡詩云。甚欲去為湯餅。各卻愁錯寫弄響書。

昔一人善寫別字。一日有茶食鋪戶。煩寫一招牌。乃中秋月餅。月字竟誤寫曰字。

店主曰。曰字是白字了。其人曰。何說。白字還有一撇。亦雅馴。堪附錄。以佐一笑。

安祿山叛。後每好作詩。以櫻桃與子慶緒。作詩云。櫻桃一簞子。半紅復半黃。一半與

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曰。聖作誠妙。但以末句與三句倒轉。於韻更為穩叶。祿山怒

曰。此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頤 解 愁 却)

黃紫芝閒遊僧寺見一僧露頂莊嚴誦心經。適至無眼耳鼻舌身意。乃曰僧即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不覺失笑。

宋慶厯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殿上問水勢如何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曰如喪考妣上覺可笑乃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并須直說不得文飾。

張伯喈與弟仲喈係雙生貌絕相類難於識辨仲喈妻妝竟忽過伯喈戲曰今日新妝好否答曰我伯喈也婦漸急避須臾又見伯喈復誤告曰向大錯誤到底認不伯喈笑曰我故伯喈婦不覺失笑。

漢先主時天方旱因祈禱禁私釀更於人家索得釀具即論罰適簡雍與先主見男女並行於道語曰彼欲行淫更何以不縛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彼亦有其具先主悟大笑而止。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乃是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

絕倒

(頤 解 愁 却)

經 術

十 八

東坡謫居黃州常與陳季常遊季常自謂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最悍客至每聞詬詈
聲東坡作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季常別號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郡名獅子
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唐裴炎常言人妻有三可畏少年花容美麗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
及兒女孺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至五六十時薄施粧粉或青或
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嘗最大一日入朝李勣從後曳之曰有一言語公道弘為正
事急轉身斂容曰敬聞教勣曰吾想尊嘗斟酌坐得便休何須許大乃爾

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宴桓令即席賦詩不捷者罰酒三升隆初受罰
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妾媵躍清池桓問媵隅何物答曰蠻人名魚桓曰詩何以作
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僅做得一個蠻府參軍那得為蠻語舉座大噱

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公卿州郡至黃綬各有差崔烈入錢五萬為司徒問其子
鈞曰吾為三公外議如何曰論者但嫌其銅臭耳

(頤 解 愁 鈕)

五代馮道。歷相五朝。偶令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答以道宰是馮名。恐犯之。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道方食。不覺噴飯。

唐穆甯爲刺史。其子己爲尙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加笞撻。一日給事當值。持出新意。以熊掌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甯食之。致飽。意爲行有重賞。及暝。仍杖之曰。有此佳味。何進之晚。打得好給事。自沒得說。

今人奉父。有得喫便好。尙敢求全責備。穆公此舉。洵足風世。

唐龐嚴及第。登科錄。訛本。倒刻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嚴姓者。冒認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及問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詢君何姓。其人怪曰。叔父姓嚴。姪自嚴姓。何更相詰。龐大笑曰。予乃姓龐。君今謬矣。嚴爲余名。何事相攀。爲族。舉子大慙。狼狽而去。

觀此足爲攀宗聯譜者。發一大噱。有一笑話。李與季姓通譜。或曰。貌雖相像。只是多了一撇。答曰。吾正愛其一撇也。亦妙絕。

車武子胤婦妬。武子偶偕婦兄夜歸。宿於外館。與之同寢。適有一絳紗裙掛屏上。婦

(解 愁 却)

續 編

三

疑有私竊出窺之大怒急拔刀竟立牀發彼武子笑曰是阿兄也何為如此婦慚而退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大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鄰壁聽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妻弟王濟求之與不過數日一日因其入直王率少年能食者特斧詣園共飽啖畢盡伐其樹復送一車枝與和曰此何如君家李和得之惟笑而已

喫其菓伐其本復送以殘幹敗葉處儉嗇人第一妙著獨恨王安豐善於鑽核彼時何無人以此法慮之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進奉對曰天時尚煥鰲魚蝦蟇未可致尋當有所上貢帝大笑

蘇竣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公雅相推重然性鄙吝庾頗薄之及食蕪因留曰陶

(頤 解 愁 却)

問何爲云。故可種。陶認爲真。嘆曰。此人非惟風流。兼有治理。唐李林甫爲相。不識杖字。謂章陟曰。詩云。有杖之杜。何說也。陟既鄙其誤。又畏其威。不敢答。但俛首微笑而已。

淮南處士陳貺。有詩名。爲人最厲。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務。不知衣裾之下。卻有此珍美物。事未幾。彼徵。或問赴召將行。細君置之何所。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少年美婦。可不防閑。答曰。鎖閉之矣。又問其如水火。何曰。匙鑰已付之矣。

有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讌僧舍。酒酣。偶咏。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句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小僧却要忙三日。

河南觀察使李庚。有女奴名卻要。巧媚才捷。善承顏色。李四子皆年少風流。咸欲私之。遇清明夜。織月娟娟。庭花影轉。大郎相值於櫻桃樹下。持之求偶。卻要取茵褥授之。給云。可於廳之東南隅。少待候堂前睡熟。當如約。大郎信之。次又逢二郎。三郎。四郎。悉皆調之。亦如語大郎意。訂其各於一隅靜候。三子如其言。屏息以俟。卻要乃燃

(頤 解 愁 却)

總 錄

二十三

高燭向廳。遍照朗叫曰。何物。阿堵。貧兒。爭。問。這。裏。覓。宿。處。四人大驚。各掩面急。走。自。此。不。敢。再。犯。

顏氏家訓。江南有讀誤本蜀都賦者。註解蹲鴟爲羊。竟不知其芋字之訛也。一曰人。餽以羊肉。答書云。蒙惠蹲鴟。識者大笑。

王廝山文恪公鑿之裔孫。偶於舟中會飲時。方九月。忽一女郎。捧文曰。何故此時雀。入大水。則化爲蛤。座中默然未及應。廝山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以雀入大蛤。皆化爲水也。滿舟喧然。至有翻酒濡首者。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極其得意。質之於唐六如。唐故質之不已。士認爲真。再三求。正伯虎曰。文固絕佳。但。繼。玩。能。近。取。三。字。全。不。會。做。畧。覺。偏。枯。些。士始悟大慙。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少而美。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輿則赴。忽一夕聞叩。戶聲。小奚報曰。縣君欲見太監。李急取百忌。歷日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了。改日奉命。何如。閻氏慚怒而去。

會稽一府吏。以能幹。自任。郡守初至。吏曰。諸事畢備。請遍閱之。引入酒室。見懸一像。

(却) 愁 解 (頤)

問之曰。杜康。又入茶室。亦有一像。曰陸鴻漸。全以為解人。大喜。復至一室。案蔬具。悉亦掛一像。詢之。詢是曰蔡伯。暗守大笑曰。此似不必得妙。潭融

柳冕應舉。多忌諱。每謂安樂為安康。樂與落同音。忌落籍之意。榜出令僕探姓名。不得中。還報云。秀才康了。

苗振及弟。召試館職。宴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二十年老娘而倒紉孫兒者乎。既試。果不入格。相笑云。苗公竟倒紉孫兒矣。

先達某公。以所作詩文。示沈留侯。南沈益稱其政事。某公訝曰。某以詩文就正。而君稱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於政事。那有關心檢點。及此。某公甚銜之。

張一山。係少宗伯。午峯公之兒。懼肉特甚。一目忤其婦。以鐵索繫之。柱宗伯見曰。弟當見嫂。請釋。兄急搖乎。低首曰。且慢待。具性過曰。放。怕極勿更觸之。以益其怒。後被責不過。潛逃鄉寺。暫避。婦竟追至寺中。適一僧晝寢。方酣。婦不暇詳視。遽以大杖繫其首。僧驚醒。張目曰。小僧無罪。婦愧甚。踉蹌而歸。

吳中有蔣思賢者。父子俱業傳神。一日父子交寫。皆不像。或嘲之曰。父寫子。真真未

絕倒

三十三

(却 愁 解 頓)

絕倒

五十四

像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明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車上有禮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笑。遙屠亦水至。問知其故。亦大笑曰。此把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菓。定教絃管盡排花。屠大稱賞。遂廣延譽。一時竟爲知名。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現在蘇州。聞者大嗤。

明成化時。大臣俱無作爲。民謠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

孫山老年。以末名得解。有同試者托山探得失。因寄語云。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後因榜成名。有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花郎。又云。幸賴聖明收拾了。這回含笑入黃泉。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

(頤 解 愁 却)

時商輅遂連連叩頭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萬歲閣老

李賊自成即陷京遂登御坐受朝賀一時目眩頭暈見一白衣人長數丈者前立自此不敢登座初鑄永昌錢竟不成字又鑄九璽亦不成文復命改內閣為天祚改六部為政府一切制度任意紛更不匝月而遂敗走

韻談第三

魯哀公宴於五梧鄒重為御孟武伯為祝心惡之曰何肥也季康子曰請飲茲也何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孟武伯名肥康子名故以此相戲

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將適齊謂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則卿可再嫁隗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將就木矣公子不覺失笑

荀鳴鶴名隱陸士龍名雲二人未相識偶會於張茂先名華坐張以其并有大才令對語可勿作常談陸舉手云雲問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青雲龍駭駭乃是山鹿野麋弱弩強是以發遲張

韻談

(頤 解 愁 却)

韻 談

撫掌大笑曰。世有此語。尋之不復。

漢武帝幸尉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若呼萬歲者三。乃禱泰山。白雲出封中。羣臣皆上壽頌功德。又欲自浮海至蓬萊山。求神仙不死藥。東方朔曰。陛下若還宮。靜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悟乃止。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味。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約計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且為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漢鄭玄。字康成。其家奴婢皆讀書通文。嘗使一婢不稱旨。玄怒。使人曳跪汙泥中。須臾。婢見之。戲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答曰。中聖人。達白魏太祖。太祖怒。解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醉言耳。得免罪。後上問邈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持。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頤 解 愁 却)

晉王武子濟與孫子荆楚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滌狎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晉成帝時温嶠與陶侃庾亮攻殺蘇峻羣臣見帝請罪司徒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諒不如是導有慚色。

詔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置酒與之宴謂曰大王雅素佳士第恐非將帥才也答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及至任躬自儉約傾心撫綏大有能名。

庾亮權傾中外在石頭王導在冶城閒坐忽西北風大起揚塵蔽天因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汚人。

桓温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直可到臍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便任。

鄧遐免官後赴山陵見桓司馬桓曰卿此時何以更瘦遐曰既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頤 解 愁 却)

韻 談

二 八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
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顧問云。此詩是誰所撰。答云。周公。夫人笑曰。周公是男子。
想為之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晉顧虎頭善畫。嘗云。畫之一道。手揮五絃。目送鴻鵠。難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
言。

晉陸展年老。置妾恨鬚鬢之白。嘗以烏藥澀之。而根蒂宛然如舊。謝靈運作詩以戲
之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夕。星星行復出。

晉劉伶與俗子相忤。攘臂欲擊。伶徐語曰。雞肋恐不足以安尊拳。其人氣平笑而解。
滿奮性畏風。一日在晉武座。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曰。臣猶
吳牛見月而喘。

晉謝安問諸姪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對。立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其繁茂于塔前耳。安為之首肯。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得。

(頤 解 愁 却)

鳥獸禽魚自未親人。

簡文作撫軍時與桓宣武同入朝更相讓在前桓不得已而先之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文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隋李諤以文體華靡致書選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隋宮人吳絳仙手韻絕倫煬帝視之顧謂侍臣曰昔人云秀色若可餐如絳仙者真可療飢矣。

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謁之其侄報曰大叔方睡清臣因題壁云公子乘閒臥碧櫺白衣老吏憐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云吾知此人久矣乃延入為備東牀之選。

唐韓退之修木居士廟成題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唐伯虎寅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嘗作達摩祖師贊云這個和尚叫做達摩摘蘆可渡江分形示千古一語不投機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是無事討事。

(頤 解 愁 却)

傲。

裴晉公。貌極矮陋。心甚慈善。令畫師圖一小像。戒乃自作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何爲乎將。何爲乎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唐元結自釋曰。結徒家濱灑。自稱浪士。及爲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因呼爲漫郎。及客樊上。漁者更相戲。名曰。整。叟。酒。徒。又曰。公。又。浪。漫。於。人。間。得。非。裴。處。乎。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諫責之。希孟敬謝。後復爲一妓建鴛鴦樓。陸又爲言。謝曰。非特建樓。而且有記。陸素喜其文。不覺曰。記云。何。謝。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亡。也。而。天。地。靈。淑。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于。婦。人。陸默然。

唐崔羣知貢舉。妻勸令置田產。羣曰。予有美庄三十所矣。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而欲避嫌。乃約其子。不令就試。贄若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甚慚。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之爲度支使。南座有褻意處。索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應報道金釵墮。恍惚還因露指尖。唐杜審言疾。宋之問等往省候。笑語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猶壓公等。今死

(却) 愁 解 頭

固大慰。但恨不見有替人云爾。

唐子畏咏秋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粧。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道死花勝活人。將花揉碎在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唐許敬宗性輕率。見人輒忘。或譏其不聰。答曰。如彼所難記憶。若遇曹劉沈謝輩。即暗中摸索亦自可識。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駕叩首。呼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萬歲。僧立應云。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服一日。回御便殿。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個人。上曰。何謂對曰。一個為名。一個為利。上點頭稱善。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康曰。鼻乃面之山。目乃面之淵。淵不深則不清。山不高則不靈。王大歎賞。

梁蕭琛預御筵。醉而俯伏。武帝戲以棗投之。琛驚起。乃取棗還擲上。頓首謝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

(頤 解 愁 却)

韻談

三十二

梁陶弘景隱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君。人問以山中所有。答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梁徐勉爲吏部。執法不撓。與虞曇友善。偶夜飲。曇乘間請求爲詹事。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曇爲之氣阻。

唐王維工於詩。又精於畫。蘇東坡嘗稱之曰。味摩詰之詩。則詩中有畫。玩摩詰之畫。則又畫中有詩。

蘇子瞻通判杭州。新太守將至。一營妓投牒乞脫籍。判云。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媚者。色藝超絕。領袖一郡。聞判亦來援例。子瞻惜其去。不之許。乃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宋蘇東坡夜宿曹溪洞。借傳燈錄讀之。忽燈花偶落。燒去一僧字。乃題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東坡初謫黃州。獨王定國以大臣之子。不能譴交遊。遷置嶺南。後數年。召還京師。是時坡學翰苑。一日定國置酒。與坡會飲。出籠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對。

(却 愁 解 頭)

日嶺南風物可煞不佳。點酥應曰：此身安處是家鄉。坡深歎其語。爲賦定風波一闕贈之。曰：堪羨人間琢玉郎。故教天賦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逐雪飛。炎海起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點酥因此詞一時名譟京都。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下待漏朝房。語及林泉樂事。馮謐曰：唐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所望。但得賜后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足。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衆咸失笑。馮有慚色。

宋時九月九日大雨。康但可在翰林。奉勅撰詞。口占一闕云：重陽日。風雨苦淒淒。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萸潤。黃菊濕。滋滋落帽。孟嘉。筭笠休官。陶令竟。蓑衣兩個一身泥。

宋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相公平氣以聽之。荆公不覺屈服。

方正之言。卻說得如許和婉。便覺其韻。

(頤 解 愁 却)

韻 談

三七四

阮宣子修有令聞。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有異同乎。曰。將無同。王善其言。辟為搯世名。三語搯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衍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又何假於一耶。

王荆公春日出遊。口占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陽永叔曰。謹厚者亦復為此語耶。

稽阮山劉正在竹林酣飲。浩歌。王戎後至。步兵曰。俗物亦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繼越禪師入虎丘禪院。送者雲集。妻東王烟交。時敏。供言利器之可以攻堅者。為某某座客。張靜涵。有王雙白。廷璧。吳幼洪。迺復舉所未備。沈留侯。自靜聽良久。徐曰。譜公言

固然。然未若鬚之絕倫也。世人面皮孔厚。彈章至比之千重鐵甲。鬚能奮迅而出。世之利器。孰可及。鬚乎。烟答諸公。咸為發粲。

或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印印空。玉泉達禪師曰。萬象皆歸古鏡中。

(頤 解 愁 却)

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裏。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又門
廣禪師云。如何是和尙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欸月碧岩深處臥。烟蘿問客來。將何祇
待。曰。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罌子貯。清風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庭已無回信
日路。途空有望。鄉碑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儒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
問。如何是人境兩奪。曰。天地尙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閉門讀周易。弟學士祁。乃張華燈擁歌。姬歡飲達旦。明日郊令
人語之云。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極奢靡。不知還記得。那。年。上元夜。同在州
學中吃齋。煮飯。否。祁答云。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裏吃齋。煮飯。卻是爲着甚的。
進士李居仁。老而多妾。鬢漸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妻忌之。反去
其黑者。未幾。頤頤。潏。禿。適一友過。晤。大驚。笑曰。昔則皤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明高季迪。賀白鬚詩有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欽。觀此亦可爲白鬚
老翁作一轉語。雖然畢竟是無可奈何之詞。

(頤 解 愁 却)

韻 談

三十六

周弘讓答王褒書。倉雁。鵜。鱗。時留尺素。清風明月。俱奇想思。

昔一士家貧。欲以其友上壽。無從待酒。乃持水一瓶。稱觴進祝曰。君子之交。澹如友。應聲謝曰。醉翁之意不在。

黃貞父汝亨作醉翁圖。贊曰。酒酒酒。酒酒酒。誠好友。閉而眼。捫而口。灑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拒五斗。提携域外。乾坤。送人間。卯酉。破除。禹事。總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名之為無漏之仙。而我呼之為獨醒之友。

何敬容在選日。有姓吉者詣之。何戲謂曰。君與丙吉遠近。各笑答曰。一如明公之與。蕭何。

杜荀鶴題兜率寺閑上人詩。有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梁耳邊風。故今人謂言。如不聽聽而不行。為耳邊風。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點。或謂和矯曰。卿何以坐視元稹之敗而不救。和曰。元稹如北夏門。拉攏欲自壞。非一所能支。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善丹青。圖畫尤妙。極每為人寫真。或數年不點睛。人間其。

(頤 解 愁 却)

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全在阿堵中。

明屠赤水。有文名善恢諧。有青衣漸長。一友顧之曰。鬚出矣。赤水笑曰。鬚出。陽關無故人。友方飲茶。不覺大噴。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傳還東。爾時例不給帆。顧苦求之。乃得發。及至破冢。忽遭大風。舟幾覆壞。因作牋寄殷云。地名破冢。真乃破冢而出。猶幸行人安穩。布帆無恙。疎眉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茝。四莖雜蒔。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眉公有詞云。昔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墻。窗糊紙。曲床。小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携得釣竿。筐筥九寸。鱸一尺。鱓。菱。香。美酒。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紀。又有山居四法。樹無行機事。心無機事。

許允之婦。有德無容。允之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曰。妾所不足者容耳。吾聞士有百行。君有幾行。許曰。殆皆備也。婦曰。人苦不自知。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備耶。允之

(頓 解 愁 却)

韻談

三十八

大慚禮敬終身。

周父獲公撫蘇時有報男子生兒者公并不答但曰諸門子云汝輩慎之聞者無不
失笑。

袁石公云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
始出夕昏未下始極其濃媚月光尤爲清絕花態柳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一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此回當載人名園矣錢
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丈許有峰巒亭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酷
肖蓋深山浚溜搏激而成真一佳玩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毛矣。

湯臨川若士才名藉甚所撰四夢膾炙人口先達某公謂湯曰以君之才何不留心
講學乃沉溺於碧簫紅牙隊間豈不可惜湯答曰某講之有素矣中痛不曰其次製
曲乎。

孫子荆年少時喜談高隱語王武子嘗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笑曰流可枕石
可漱乎答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甚嘆服。

(頤 解 愁 却)

崑山歸絮甫有為吳興令。每治事升廳。胥吏環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醮飽。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使灑將來也。

愁中兒韻所是盛世人河。

青州推官劉郭好諧謔。喜歌妓。嘗云。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飲千鐘。座間若無油。木梳。炮鳳。烹龍。都是虛。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云。為何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子忒煞惑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山○中○人○有○行○住○坐○臥○詞○云○行○不○與○人○共○行○出○關○兩○足○雲○生○爲○看○千○峰○吐○翠○踏○翻○古○渡○月○明○住○不○與○人○共○住○茅○屋○松○牕○一○副○門○前○有○鶴○吟○風○戶○外○落○花○無○數○坐○不○與○人○共○坐○婆○娑○影○兒○兩○個○雪○花○撲○面○飛○來○笑○我○北○窗○紙○破○臥○不○與○人○共○臥○葛○被○和○雲○包○裏○孤○峰○獨○宿○無○聊○明○月○梅○花○與○我○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欽爾名爾何主乎文明

(頤 解 愁 却)



豈。從。來。才。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但。又。何。以。
 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母。課。讀。書。非。此。不。行。噫。然。則。我。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
 有。賴。乎。管。城。

韻談

四十

却愁解頤卷之二

趣事第四

山左賈國杞撰

漢長公主抱女於膝上。與景帝共坐。武帝時尙幼。戲於殿前。上問兒欲得婦否。答曰。欲得主。曰。阿嬌好否。答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上與主奇之。遂定爲婚。

漢成帝時。趙飛燕與妹合德。皆姿容絕世。常戲爲卷髮號爲新與。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漢東方朔爲郎官。伏日。武帝賜百官肉。朔獨拔劍割肉。懷去。上怪之。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語。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亦何廉也。歸遺細君。亦何仁也。上笑曰。令懷自責。反自譽矣。誠狂生之言哉。復賜酒肉。令遺細君。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稔。時青州節度使侯君逸奏爲從事。別歷三載。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怨離別。一夜西風。忽執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柳爲番將沙吒利所却。却深爲悵恨。押衙都虞侯許俊曰。當爲君力致之。乃乘一驕。竟造沙吒利第。伺其他出。排

趣事

(却 愁 解 頤)

趣事

四十二

關詐呼曰將軍召夫人遂入携柳上焉飛馳而歸韓柳復合

難得多情韓柳更難得仗義虞侯有此輩趣人遂做出許多趣事詩云佳人已屬沙托利義士曾無古押衙亦嘆其難得也

漢孔融為北海太守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吾始無憂矣晉武帝平吳後怠於政事喜乘羊車遊宴姿其所之即便淫樂宮人欲致其來多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曹操得荊州乘勝下江時劉備依孫權周瑜與操相持乃令諸葛亮督工造箭十萬限以五日完解亮以工料無備刻何能辦明知以此相難顧曰何用五日必誤軍機只須三天足矣瑜曰軍中無戲言亮曰願立軍令狀瑜大喜謂亮中計亮乃候至第三日預選大船二十隻兩旁密列草人手執旗槍乘是早大露迷天對面不能見遂鼓譟而進直抵北岸自與魯肅於舟中歡呼飲酒北軍疑為劫寨走白操令急選能射者三千人不得併力射之勿使近涯日高露散約箭已足遂揚帆順流而返復使人高聲叫曰謝丞相箭越越操始悔悞使連追之風急水溜頃刻飛回江南

(頤 解 愁 却)

衛箭數萬。北軍失箭幾及十五。六萬操頓足大恨。

晉潘岳美丰姿。嘗風月為河陽令。廣植桃李花。遍里閭。春日融和。芳菲奪目。人號河

陽一縣花。

唐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適。而遊遊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

共詣旗亭。美酒小飲。俄有梨園伶官數人會宴。因避席擁爐火以觀。繼有妙妓五六

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曲也。三人私約曰。我輩各擅

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可密覘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多者為優。少焉一伶擊節

而歌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

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唱曰。兩儀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

雲居。適亦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唱曰。奉帚平明宮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見

歌不及已。詩。因謂二人曰。此輩皆巴人裡詞耳。陽春白雪之句。俗物豈敢近哉。乃指

諸妓中一最少而絕佳者曰。待此姬所謳。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

題事

四十三

(頌 解 愁 却)

趣事

四十四

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揄柳二子曰。田舍奴。予豈妄哉。因大歡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何此歡噱。三人語其事。諸伶驚嘆。競拜於前。并乞俯就筵席。從之。飲醉竟日而別。

伶妓謳歌。却能上。下才士。千秋聲價。每讀此段佳話。令人解頌。又令人氣塞。

唐武后遊龍門。大宴羣臣。命各賦詩。懸一錦袍示賞。先成者卽賜之。宋之問領題立。就且文義兼美。乃奪錦袍衣之。謝恩入席。唐玄宗弟寧王。有妓寵姐。美麗善歌。李青蓮侍宴。戲曰。王有寵姐善謳。今此大會。何不以示衆。王笑謂左右。令設七寶花幃。召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厚幸矣。

唐盧懷慎爲相。清儉自持。嘗召客食。諭庖人曰。蒸爨去毛。勿拘折項。客疑燒鵝炙鴨。已而下粟米飯一盂。及蒸葫蘆一枚。客不覽失笑。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於幕後。任子牽之。得某色者。卽令爲婦。元振牽一紅絲。乃第三院女。貌亦無雙。

(頤 解 愁 却)

唐懿宗開新第賜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金盃。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勅曰。使令戴。飲酒無不為榮。

佛印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富如所請。否則須留玉帶。以

鎖山門。公許諾。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將欲於何處寬坐。公擬議未對。師急呼行者解帶。公笑與之。

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其第。作軟脚。同每人出青蚨三千。以為酒賞。務期盡歡極醉。

我輩閒居無事也。該約三五知己。或旬日。或半月。一舉行之。但恐貧士不能多費。只須每人出其十分之一。青蚨三百文足矣。

唐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為蘇州刺史。過洛。杜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詩。韋醉甚就寢。中夜始醒。見二女侍側。驚問其故。對以席上求詩。并命侍寢。乃贈云。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攬亂蘇州刺史腸。

越事

四十五

(頤 解 愁 却)

越事

四十六

唐明皇時。有獻牡丹者。適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於仙春館。來歲花開。猶有指印紅迹。依稀相映。因名之爲一捻紅。

不知何故而能若此。還是天地化工之巧。抑花神簸弄之奇。

滕王者。唐高帝少子。武德中出爲洪州刺史。最喜山水。酷愛蝴蝶。尤工書畫。妙音律。暇日即泛青雀。應就芳渚。建閣登眺。因以名焉。後王勃作文記之。有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李袞行第八。以善歌各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爲盛會。托言予有表弟欲登末席。袞乃敝衣而出。滿座嗤笑。心竊輕之。少頃昭曰。表弟能謳。請一歌相勸。及喉甫嚙。衆大驚曰。是必李八郎也。爭遜上坐。

唐明皇最愛羯鼓。玉笛稱爲八音領袖。春雨初晴。景物明媚。上乃命羯鼓臨軒。繼擊一曲。名春光好。回視柳杏桃李。盡皆含笑。上大喜曰。此不喚我作天工乎。又製秋風高。至穢高奏之。則庭葉飛下。爽氣逼人。

(却) 愁 解 頤

唐天寶中有達奚盈盈者。係貴人之妾。姿艷絕世。會同官之子為千牛者來。心竊喜之。密藏之室。父因失其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令大索京師。無所不至。卒無其跡。因問近仕何處。言貴人有疾。嘗往候之。詔即嚴索貴人之室。盈盈謂曰。今勢不得隱。出亦無害。千牛懼罪。不敢出。盈盈教之曰。弟不可言在此。如上問。向往何處。但言所見人物如此。帶幘帷帳如此。所食物供具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既出。上大怒。詢之。果對如盈盈語。上遂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不答。

虢國室中不少少年。遂為盈盈所影射矣。淫風相煽。一至此乎。

王子猷常寄居空宅。輒令種竹。或云。暫住。何煩爾爾。子猷笑咏良久。直指其竹曰。人何可。一日無此君。

唐明皇與貴妃采戰。即打雙陸將北。惟得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下連。聲呼叱曰。四四。但

見骰子於盆中宛轉。果得重四。上悅。命高力士賜四。以緋。所以四獨用。紅蓋本乎此。

裴恩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遍賞歌姬。云。銀紅斜背解鳴璫。小語

(却 愁 解 頤)

趣事

四十八

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御爐香。

庾亮鎮武昌。殷浩等嘗乘月夜登樓歡飲。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老子興復不淺。因

據胡牀相與談咏。盡醒而別。

陶穀學士世江南。韓熙載遣歌妓以奉匳匳。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飛

鳥道。洛浦之嬌姿自至。月滿鴻溝。韓召妓訊之。是夕適當浣濯。可謂無緣

魏鄭公於三伏之際。輒引賓僚痛飲以避暑。令取蓮葉盛酒。以簪刺其蒂。使與葉通

屈莖輪菌。如象鼻然。持而吸之。名為碧筒杯。

陳仲醇云。箕踞於斑竹林中。徙倚於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較讐四五字。或參

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酒不甚佳。樽亦不瀉。短琴無曲。

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人物。定亦

嵇阮兄弟之間。

周伯仁頭負海內盛名。過江積年。每多愁悶。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謂之三日

僕射。

(頤 解 愁 却)

陳眉公繼儒云。往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幃。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萍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抵錢塘。風順道便。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過佳山水。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隔巾杖履相對。儻然至於風光澹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人果趣人。事實趣事。然唯先生能之。其他皆不可得也。貧士既苦。無貲。翁又苦無。貴官長。老又苦無閒工夫。天清興致。以是碌碌一生。至老死而終不識此味者。比比然也。嗟夫。

宋神宗元豐五年。潞公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魏公韓琦。以司徒致仕。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年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題曰耆英堂。令閩人鄭英繪像堂中。共一十三人。皆七十餘齡。唯司馬溫公。光年未六十。亦得與社。人尤羨之。

宋太宗時。李至善畫。獻牛圖一軸。懸之宮中。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檻內。眾甚奇之。莫曉其故。後僧贊寧見之。曰。無足異也。此幻術所畫耳。日本國有蚌。淚和色。著物。

趣事

却 愁 解 頤

趣事

五十

則晝現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則夜現。晝隱。

有雙盜者。一足蹩。善穿窬。嘗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下之。搜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蹩自付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係之上。果私計曰。貴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實持櫃疾行。至大野。一人曰。稱善偷。今却爲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翁矣。相與暗喜。不知蹩在櫃內。少頃。二賊倦坐道旁。蹩度將曙。又聞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劫我。二人出其不意。無暇審計。惶遽遁走。蹩乃獨得金賞以歸。

明弘治初。京兆尹于景瞻。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咏。時九月中旬。展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鶴窻偕行。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于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君曷賦詩。予當敬和。鶴窻遂賦律一首。于公和訖。澆松而返。翌日。鶴窻復與書反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乩仙術。每吟咏有窘。則叩仙續之。仙乩常携以隨。因請召之。云有所叩。乩卽舞動。鶴窻問仙何名。卽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窻云。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願仙對之。卽書云。跌寶座。

(頤 解 愁 却)

西方古佛丈六金身。二人方驚愕。虬復連如飛。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奉和鶴窻疇昔。湖橋首唱。遂寂不動。二人益相顧稱嘆曰。小小真才鬼耶。昨賦詩頌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

經濟第五

吳敗楚師於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弟夫檠王曰。困獸猶鬪。況於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曷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讓有戰心矣。候半渡而後擊之。得准力驗於此可也。從之。果大敗楚人。

馬隆討樹機。能敵兵勁。皆資鐵鎧。隆於夾道盡磁石。賊行不得前。而隆卒皆躡草履。被犀甲。飛行無礙。遂大破之。

吳越王錢鏐遣子傳瓘擊吳。吳拒之。戰於狼山。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待其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乃使人舁風揚灰。吳兵目不能開。及船舫接戰。復使撒沙於已船。撒沙於吳船。豈為血漬滑不能駐足。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燒。吳人大敗。

楊揆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牛蹠跳。初不過三尺。次至五尺。後

(頌 解 愁 却)

經濟

五十二

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嘗用其法稱爲小子。房後參杜杲軍幕嘗出奇計解安豐之圍。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怨。張孟談進曰。晉陽之役赫無大功。反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五人雖有功。皆驕而慢。今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使天下之人臣皆不敢失君臣之禮矣。

國法之行。唯賞與罰二者得其當。而人心自然折服。可知懲一足以警百。則勸一自足以勵千。禮在功之上。正得禁驕戢慢之法。此宣聖所以深嘉之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曰。寡人不能爲衆分之也。三軍心感。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乃投之於河。令軍士迎流而飲。且諭曰。恐不能遍。犒也。三軍皆爲心醉。

可知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動人心。況加之以深恩厚澤。有不出死以上報者乎。故曰。以威制之不若以恩結之信哉。

(頤 解 愁 却)

周文帝時。韓襄爲北雍刺史。州素多盜。襄至。密訪之。并州中豪右也。佯爲不知。悉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不知督賊。所賴卿等分憂。乃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於是彼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卽某某。具列姓名。因取薄藏之。榜於州門。曰。凡盜令急自首。今月不來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由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取簿對之不爽。仍原其罪。許令自新。盜遂屏息。

漢周亞夫擊吳楚。堅壁固守。吳兵乏糧。數來挑戰。終不出。乃聚兵奔其東西隅。夫却潛使人備西北。已而精銳果乘西北。遂不得入。

聲南擊北。攻東襲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亦是兵家之常法。只對手之人。見到與見不到。勝敗所由分耳。用兵者。慎毋忽諸。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上使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上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開壁門。門更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敬勞而去。羣臣皆驚。上嘆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頤

(頤 解 愁 却)

經濟

五十四

者霸上棘門如同兒戲爾

漢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人至淮南請發兵相應王欲許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以屬之相得兵權因力為守城不聽王而為漢後吳楚敗淮南賴以得安

漢宗人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共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怒誅稷續固爭并誅之秀聞兒殺惟深自引過水嘗自伐昆陽之功每於獨居之暇却不御酒肉衽席恒有涕泣處與人飲食言笑輒如平常更始慙乃拜為破虜大將軍

湖賊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陷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以荊州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之以除心腹之疾然後加兵湖

湘以殄羣盜踰月江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劉續慷慨有大節弟秀隆準日角性勁稼穡畢竟謹厚者每非笑之及舉兵春陵宗

族皆懼亡置及兒秀絳衣失冠始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吾輩不足慮矣

(頤 解 愁 却)

九江王布因隨何說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使二女洗足，召入見。故不爲禮。布悔欲自殺，及出，就館。餼御服，悉如漢王。頤倒英雄使人莫測布又大喜過望。

漢末黃巾賊十萬據宛城。朱雋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爭赴雋，乃自將精兵五千潛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趙鼎將赴川陝，陛辭適劉豫使于麟，以北師寇淮南，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留相朕制下。朝野相慶，鼎乃勸帝親征。喻樛曰：公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辟不震，敵情益驕，我不可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公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深然之，遂召浚知福州。

賈復步將嘗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斬之，復怒，過潁川，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執金吾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乃止。光武聞之，徵召賜宴，俾之并坐，極歡共車，結交而去。

劉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超因先主遇之厚，關畧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

(頤 解 愁 却)

經濟

五十六

字關羽怒欲殺之張飛云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并挾刀侍立直應

超入顧席上不見兩人座且見其直也乃大驚自是不敢復肆
人謂翼德粗莽如此作用何等精細有文理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以劫質惇諸將欲救恐其見傷皆束手相視韓浩勒
兵屯營外勅衆按甲無動遂入叱曰若等兇頑敢劫我大將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
賊甯以一將故縱若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促兵疾擊劫者惶遽叩頭乞貸浩竟摔
殺之惇得免曹操聞而善之因著爲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由是劫質之計
遂絕

魏主龔克宛南陽太守房伯玉拒之因宛城東南有橋伯玉乃使勇士數人穿斑爛
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候魏主過突出擊之久馬驚幾墮水

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久輒壞孝寬臨州勤部內當墩
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後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縣
皆計里種樹

(頤 解 愁 却)

魏秦王禎守豫州。山蠻不時出掠。乃計召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人。以一死囚易服。參其間。禎自射皆中。次命左右射亦中。未及囚不中。立命斬之。蠻相視股栗。又預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因舉目瞻天。鵬望曰。風氣少暴。似有賊入境。然不過十數人。當在西北三十五六里許。卽令馳騎掩捕。尋皆縛至。告蠻曰。此非爾鄉里耶。然作賊合死。命悉斬之。分布號令。蠻亦不知其囚也。益驚其神。從此惕服無敢暴。州遂以安。

魏李崇刺史兗州。舊多盜劫。崇命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使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率。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盜無所循。由是劫者遂息。

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萬抄劫。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內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故以羸卒挽進。以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卒盡奔走。賊驅就水草。解鞍散馬。方欲取糧車中壯士。突出精兵掩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披重鎧。執短刀入。

(却 愁 解 明)

東魏陣戒。勿仰視。第斫人脛。截馬足。以寡勝衆。

經濟

五十八

符堅大舉入寇。詔謝玄率衆拒之。問計於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命出遊山野圍棋賭野安棋劣於玄。是日玄懼。遂爲敵手。

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喬曰。今孤軍深入。當合力齊心。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向。恐大事去矣。乃全軍進發。盡命去釜餼。持三日糧。示以必死。遂大敗漢軍。直逼成都。

唐憲宗時。戎禍亂華。詔下南梁移兵赴闕。將赴師。人作叛。因團集拒命。京兆尹溫造請單騎赴梁。人見止一儒生。絕無軍馬。皆相賀無恙。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固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一日。於毬場中設樂。三軍并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中各於面前索上挂刀劍。而後坐飲酒。方行。忽鼓譟一聲。兩頭齊力。索去地。已三丈有餘。軍人大亂。手無利刀。勇無所施。乃闔門而斬之。梁人震畏。自爾不敢復叛。

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駿。率所部二千人。與臨洮兵合。選奇兵七百。

(頤 解 愁 却)

易胡服。夜變敵營。去賊五里。會前鋒遇寇。輒大呼。噪鼓角。應之。賊驚疑有伏。自相鬪殺。不用劫擊。死者竟及萬餘。

唐主使言於柴世宗。請去帝號。以求息兵。不許。力諂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唐主怒。率衆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閱笠有劍迹者。悉斬之。由是莫敢不盡死。

唐宣宗銜甘露之爭。嘗授旨於宰相令狐綯。欲盡誅官者。而患其窳。且恐致變。乃密奏榜子曰。自今以後。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少一日不必十年。則此輩自無類矣。

回紇逞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稍不稱意。輒爾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者。馬燧請與典辦具。乃先賂其大帥。與約請其旗號爲信。犯令者悉得殺之。燧又取囚人應死者給役。左右小違。令即戮之。部曲大駭。無一敢肆。

唐裴燧之爲同州司戶。年少多才。詐爲蒙昧。不甚理事。刺史李崇義輕之。將州中積年舊案。顧促判決。燧之命吏數人。遞紙筆。須臾剖斷畢。却復中竊。崇義大驚曰。公何忍藏鋒斂銳。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時人號爲霹靂手。

(却) 愁 解 (頭)

經濟

六十

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乃縛蒿為人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疑劫營令爭射之候其矢滿引之而上得箭數十萬非唯得箭並為後計作引甚妙後夜復縋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夜縋而出斫入潮寨焚其壘幕賊大潰亂追殺數里

梁劉鄩守魏州欲襲晉陽乃潛入兵去晉王怪其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旌旗循環往來晉王驚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此必詐也再覘之乃束芻為人執旗乘騾於城上笑曰彼長於襲人短於野戰急發兵追擊可敗而走也鄩果退還莘城

元豐間劉舜卿為雄州守或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錠大之後數日諜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實未嘗亡鎖汝既來呈并命加於門復大數寸并盜釋之譏者大慙

宋真宗時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廷莫知所出王巨請勅有司具粟於京師而德明親自來取德明得旨驚曰朝廷有人不可欺也乃止

宋英宗時曹太后臨朝韓琦請令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詣后覆奏每事稱善乃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立琦即時聲命驚

(頤 解 愁 却)

儀司。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下降。所過輒食男女。人心惶懼。詠召其屬。使

訪之市肆。有人言其事者。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一人。命戮於市。即日帖然。

宋真宗幸澶州。王旦從。時雍王光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還報。權同處分。事且曰。

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偷十日之內。或無好音。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

太子。準等感頓首稱善。

令狐楚除袁州守。時方苦旱。米價甚高。值迓使至。迎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

有幾石。屈指高聲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大可賑救。左右竊聽。

語達於都。富人競發所蓄。爭先出賣。米價遽減。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朱嘉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於民。夏則受粟於倉。冬則

加息以償。歉則蠲其息之半。大荒則全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經大現儲

餘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取息。雖遇飢荒。民不缺血。詔下其法於諸路。名為

常平倉。

(頤 解 愁 却)

經濟

六十二

聽民之便則為常平法強民之從則為青苗法一主裕民一主富國利害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關也為國者慎詳之

熙寧中趙清獻知越州西浙旱蝗米價湧貴飢死者相望諸郡榜示各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愈禁愈長公獨榜通衢令有米悉聽增價糶之商人聞其價貴遠近輻輳一時頓賤

撫州飢黃震奉命救荒但期會富民者老以某日為始聽民炤價買賣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於街市米價遂平

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禁價則近者不賣遠者不來愈遏愈長勢所必然唯其以貴誘之不求賤而求貴多則人爭會集一多則不期賤而自賤其價必然頓減不獨一米然也黃公真曉人哉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歲饑或請乘時發賣曰是急利也或請損價平糶曰是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出所積雇傭除道倘值災年官府宜視此法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滬晝溪入震澤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并

(頤 解 愁 却)

利。

狄青征邕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惶懼。一日。乃集軍卒。祀神請卜。以錢十文。祝曰。此行克勝。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定。復加封譏。俟班師日起。隨設宴犒軍。即日就行。後奏捷凱旋。乃謝神起錢。衆咸爭看發之。乃兩面錢也。

宋狄青起於行伍。會元昊反。在軍數立奇功。韓琦范仲淹皆曰。此良將才也。待之甚厚。因授以左氏春秋。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兵法。後蠻人儂智高反。命討之。廣西鈐轄以步兵八千。乘青未至。犯賊潰於崑崙。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斬之。孫洒余靖相顧愕然。未幾敗賊於邕州。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青曰。寧失智高不致誣朝廷以貪功也。智高果走死。廣南悉平。

呂陶爲銅梁令。邑民龐氏姊妹三人共匿幼弟田產。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弟泣拜。願以半作佛事以報。陶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若非爲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是乃民弟感泣拜謝聽命。

(頤 解 愁 却)

經濟

六十四

明太祖克滁州。威名日盛。滁陽王郭子興。二子忌之。陰置毒酒中邀飲。太祖已覺。佯應諾。隨與偕行。示無疑意。二子喜。墮計。至中途。遽躍起。馬上天。仰若有所見。作問答狀。卽勒馬回。罵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適議上大說。爾以毒酒害我。然否。二子股栗。信以爲實。自是不敢復萌邪意。

明英宗北狩時。承平日久。城外會場草豈堆積。于謙聞敵臨關。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干重大。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候。命適以資敵。非計也。

明寧藩旣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姦意巨測。王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陽明張謙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簡書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付還之。二人感謝。後得終免於禍。賴二人從中維護之力居多。

明王陽明守仁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尙。板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子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尙爲證。意此必王和尙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棹棹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

(頤 解 愁 却)

預誠皂隸。緞黃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棹下出。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為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爾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首。餘一無所問。人咸服其神斷。

韓義毅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遲進失事。乃三更即發。遂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違令之罪。方是恩威並用。按軍法當斬。乃具文請釋云。萬一不用命。而敗處之將奈何。好周旋亦至理。人咸謂得將將之體。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值水災。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所。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育。曰。患其長大來認讖耳。乃闕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遍給內外廂界保伍。

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登記冊籍。書券給付。凡全活者三千八百有奇。

明許達令樂陵。時流寇勢熾。達預築城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居各築牆。高過屋簷。開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守於竇內。餘入隊伍。戒曰。違我號令。

經濟

六十五

視我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悉擒之。

天順初。韓襄毅公雍征廣東峒賊。憂其阻險。新會丞陶魯侍側。顧公微笑。公曰。丞揣我何意。答曰。得非謀賊乎。公曰。然。丞能爲我擊之否。答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曰。軍中無戲言。魯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攻。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能辦。曰。三百人足矣。公驚曰。何少也。曰。兵貴精不貴多。公曰。善。唯所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十五萬。合格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乃爲別將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與共。士咸樂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蠻酋。斬首無算。所得賊穴財帛悉以分給。已無取者。自是賊聞陶家軍。不降卽遁。無敢抗者。

明況鍾。字伯律。由小吏拔爲郎官。三楊特薦爲蘇州刺史。宣廟賜璽書假以便宜行事。初至郡。府胥携文書至。不問當否。使判吏咸藐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自以科目出身。百方凌侮。公絕不與較。旣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呼禮生來。僚佐畢集。

(頤 解 愁 却)

公宣言有敕未宣。今日可開讀。內有僚屬不法。逕聽拿問等語。忱大懼。諸官吏皆驚。禮畢。升堂公座。悉召府胥某日一事。爾欺我。竊賄若干。某日某事。亦如之。羣吏駭服。公曰。吾不耐多煩。命卽裏之。俾隸之強有力者四人。昇之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屍于市。上下股栗。

明嘉靖間。倭寇猖獗蘇郡。劫掠民舟。揚帆過蠡溪之朝天湖。官軍莫敢與抗。鄉民憤甚。有丁大者。急斂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漿潑其船頭。倭不識水性。足滑不能立。村人皆着草鞋。用長脚鑽。蒿及車椿釘。鈎。截。翻其舟。覆溺甚衆。淹死無算。其鋒少挫。虞允文知浙民間歲苦輸丁錢絹。細民生子。卽棄之。稍長。輒殺。允文知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薄。而爲世豪及浮屠所侵佔。乃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民身丁等錢。嗣後有棄殺其子者。如殺人之罪。民皆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之樂。民間因呼爲虞父。

虞父買父之稱。向知人盡樂有其子也。萬不得已。而逼于官逋。苦於飢寒。強以遺棄其心。實有大不忍焉。者。虞公此舉。真有挽回造化之功。德同天地矣。因知近世。

(頤 解 愁 却)

編 濟

六十八

育嬰之說。乃再造之法也。仍得虞父一人留心處置。搜索一項無礙錢糧。以為乳賞。俾得永不告之。洵為快事。更願永制為令。使大下郡縣。咸得舉行。不惟補救民生。亦未必非生聚教訓之一助耳。切切望之。

襄城之圍。張賞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旌。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無算。乃不戰而解。

明流寇犯江陰。縣宰令以鐵菱角布城外。綽土中。縱牲畜于其上。賊爭掠。悉陷刺。菱角痛不能起。生擒數十人。後遂不敢近城。

流賊劉六劉七等。嘗泊舟狼山下。蘇人應募者獻計。用火攻。名火老鴉。藏葯及火于砲水中。發之。又為製形為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連。轉轉船。遂沉。試用之。立破數船。賊大駭。謂江南兵能于水中破船。是神兵也。遂捨舟登山。乃為守兵所蹙。

浙西有大盜屠阿丑。聯艘數十。出入湖泖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叵測。汎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剿。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動。

(却 愁 解 頤)

衆爲乃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贖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母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觔。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賊平後。兩省會勦之策。議猶未定。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着具款。卽命兩吏押令甲入乙家。乙入甲舍。貨物無得動。分書卽交易。兩人更不敢少辨。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汴州相國寺。忽言佛有汗流。人爭往看。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折金帛。以施日中。夫人亦至。起設齋場。由是將吏士民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財不及。因令官爲簿。密計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財巨萬。悉令收貯。以贍軍貲。

范忠宣知襄城。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乃因有罪之民。量情之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之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繭絲參爲天下。

(頤 解 愁 。 却)



却愁解頤卷之三

膽畧第六

(山左賈國杞撰)

(頤 解 愁 却)

韓淮陰破龍目。劓徹說信叛漢。信不能用。卒爲漢所滅。及臨刑始嘆曰。悔不用劓徹之言。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上還洛陽。使捕徹至。詰曰。若教淮陰反乎。對曰。跖狗吠堯。當時唯知韓信。不知陛下。使信蚤從。徹言定不致有今日之禍。上曰。置之。諸呂擅權。劉章忿甚。嘗入侍宴。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爲耕田歌曰。深耕溉種。植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適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起立。斬之。太后默然。

周亞夫乘傳。兵會樂陽。諸侯皆以從天而降。及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絕吳糧道。吳飢數挑戰。軍中夜驚。相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遂定。明蚤引兵突出。吳楚大敗。

漢李廣守邊。嘗與百騎出遊。望敵數千騎突至。見廣以爲誘敵。皆上山列陣。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一走。追射立盡。今吾留彼。疑爲誘。必不敢擊。乃令

(願 解 愁 却)

膽略

七十二

曰前未到敵陣二里所止。復令曰。且下馬。衆曰。敵多且近。倘有急。奈何。廣曰。彼以我走。今乃解鞍以示不走。於是敵兵愈疑。果不敢出。止遣白馬將出探虛實。廣卽上馬。與數騎追奔射死。復還騎中解鞍地。卒令士卒悉縱馬偃臥。會暮不動。敵益怪之。至夜半。終疑有伏。欲乘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徐歸。

漢漢安元年。張綱受命巡行。乃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刻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時皇后寵幸諸梁滿朝。恨綱思中傷之。因廣陵張嬰。寇揚徐間。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爲太守。綱至。遂單車至營壘門。說以禍福利害。嬰感泣請降。

銅馬賊來降。意猶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伍。卽臥軍中。而使降者環寢於帳下。衆皆曰。蕭王摧赤心。置人於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推秀爲銅馬帝。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止曰。紹擁衆十萬。自以爲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一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必破。紹至。果以昱兵少。不肯攻。退去。操謂賈詡曰。程昱不惟識畧。越人卽其膽。亦過于賈育。

(頤 解 愁 却)

趙雲守漢中。曹操率大軍猝至。雲以兵少。難與拒戰。乃自將數十騎視之。操揚兵大出。雲且戰且却。操追至營下。雲疾入營。更大開營門。不放一卒。行動寂若無人。操疑有伏。遽引去。明日備至。視作戰處。大驚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拒不下。操軍乃還。疑鬼疑神。若隱若現。令人不可測識。操惟精於用兵。故不得不疑。不得不怕。如此作爲。非直是膽。須具三十分才。三十分智。三十分勇。畧者方能爾爾。

桓溫來朝。詔王謝迎之。時都下人情惶惑。僉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懼甚。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容就席笑。語移日。時郗超爲溫謀主。因使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竟盡歡而別。

設有不虞。急亦無益。朕到此地。卻身不由主矣。若非具大才畧者。安能怡然若是。王謝齊名於此。不得不分優劣。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晡以檢校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之惡少。竄名伍中。白晝橫行街市。孝德不敢言。秀實請爲都虞

侯。俄而。晡。士。入。市。取。酒。刺。酒。翁。攘。酒。器。秀。實。列。卒。擒。之。斷。首。置。梁。植。之。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負。遣。一。老。控。馬。逕。造。晡。門。甲。者。盡。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衆。皆。愕。然。旣。而。晡。出。讓。之。秀。實。責。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尙。書。悉。卒。爲。暴。使。亂。大。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邪。惡。子。弟。竄。名。部。籍。殺。人。如。是。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故。不。禁。戢。士。卒。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晡。乃。再。拜。曰。公。幸。教。晡。即。叱。衆。解。甲。秀。實。曰。我。未。食。可。爲。設。具。食。已。又。曰。吾。偶。疾。作。願。借。一。宿。遂。留。軍。中。晡。大。駭。戒。卒。擊。析。衛。之。燃。燭。以。俟。明。日。復。盡。歡。而。別。仍。詣。孝。德。所。陳。謝。那。寧。賴。以。衛。安。

杜。頤。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于。嬰。善。處。并。作。鐵。鎖。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王。濬。乃。作。大。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舟。前。遇。鎖。則。燃。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碍。連。夜。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濬。戒。諸。將。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力。處。也。應。直。抵。建。業。王。渾。恐。其。成。功。遣。人。嬰。濬。議。事。欲。以。阻。其。行。濬。

(頤 解 悉 却)

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城。受孫皓降。

宇文泰使達雲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服飾。日暮去營數百步。乃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直入其營。有警夜者。不如法。輒撻戒之。歷遍敵寨。無一覺者。具知情狀而還。

趙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繫纓飾馬。或諫曰。恐爲敵所識。奈何。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唐李愬乘大雪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裴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欲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及愬還軍文城。度悉以蔡卒爲牙兵。或諫之。度曰。吾爲節度。元惡旣擒。則蔡人皆吾人也。聞者感泣。初吳氏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爲悉去其禁。蔡民始知有生人之樂。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頤 解 愁 却)

侯。俄而晞士入市取酒刺酒翁。攘酒器。秀實列卒擒之。斷首置梁。植之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負遣一老控馬。逕造晞門。甲者盡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衆皆愕然。既而晞出讓之。秀實責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尙書悉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邪惡子弟。蠶名部籍。殺人如是。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故不禁戢士卒。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卽叱衆解甲。秀實曰。我未食。可爲設具。食已。又曰。吾偶疾。作願借一宿。遂留軍中。晞大駭。戒卒擊析衛之。燃燭以俟。明日復盡歡而別。仍詣孝德所陳謝。邪寧賴以得安。

杜頂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于安害處。并作鐵鎖。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王濬乃作大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舟前。遇鎖則燃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碍。連夜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濬戒諸將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力處也。應直抵建業。王渾恐其成功。遣人安濬議事。欲以阻其行。濬

(頤 解 惑 却)

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城。受孫皓降。

宇文泰使達雲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服飾。日暮去營數百步。乃下馬潛聽。待其軍號。因上馬直入其營。有警夜者。不如法。輒撻戒之。歷遍敵寨。無一覺者。具知情狀而還。

趙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或諫曰。恐爲敵所識。奈何。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唐李愬乘大雪夜半襲蔡州。擒吳元濟。械送京師。裴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欲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及愬還軍文城。度悉以蔡卒爲牙兵。或諫之。度曰。吾爲節度。元惡旣擒。則蔡人皆吾人也。聞者感泣。初吳氏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爲悉去其禁。蔡民始知有生人之樂。

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惟奕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覺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頤 解 愁 却)

膽略

七十六

蘇峻作亂。庾永時為吳守。單身奔亡。吏民皆散。唯一郡卒。以小船載永出錢塘口。籬
篠覆之時。峻賞募。覓永。屬所在。撈檢甚急。卒乃捨船市渚。因飲酒大醉。還舞棹向船。
大叫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借酒伴狂使人忽略永大惶怖。戰慄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
疑卒狂醉。反不復察。得免于禍。後事平。永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暮名器。少苦執
鞭。恒患不得快飲。今使酒足。逾年我事畢矣。餘無所須。永乃為起大舍。市奴婢。使其
門內。嘗置百斛醇醪。以終其身。而卒自酣飲之外。亦了不與一事。

非。唯有膽。而實有大畧。更妙在功成之後。知足安分。不特達觀其諷見。尤高人之
百倍。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敵騎萬餘猝至。眾寡不當。永欲走。越止之。
為列陣以守。深得李廣之決敵疑不敢前。薄暮乃令士皆下馬銜枚。魚貫而行。戒勿反顧。自
率驍勇殿後。走五十里抵城。敵竟不覺。明日謂永曰。我一動。追躡無類矣。結陣示暇。
以惑之也。次第徐行。目悉下馬。使軍無聲。故得全還耳。永大愧服。
朝歌素多盜。以虞詡為縣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正吾

(却) 愁 解 頤

立功之秋也。及至設三科以募壯士。復令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盜遂駭散。

唐代宗時。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兵不滿萬。乃曰。彼眾我寡。難以力敵。昔與回紇約契頗厚。不若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皆憂。子儀獨單騎至敵營。傳呼曰。令公來請相見。其大帥納葛羅恐有詐。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大驚。諸囚皆下馬羅拜。讓以負盟。吐蕃聞之。夜遁去。

余玠率師平蜀。時利州統制王夔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民苦之。玠主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了不為動。夔賂足夔退曰。不謂儒者乃有此人。玠欲擊誅夔。又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議事。就席斬之。軍民安堵如故。

王庭湊圍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出。朝廷不得已。乃以為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王曰。侍郎來欲何為。愈厲聲責之曰。神策將士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

(頤 解 愁 却)

瞻略

七十八

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宴禮愈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奉命救常州。樞密李徵古忌之。給以羸卒數千。鎧仗俱朽蠹者。將至。復以諸匡業代之。使召克宏還。克宏曰。吾已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奸細也。命斬之。使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連夜進發。襲破吳營。

曹克明。宋真宗時。以累功。官至融桂等十三州都巡檢。既至。敵衆來。請獻葯一孟。曰。此葯凡中箭者。數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答曰。試以雞犬。其効立見。克明曰。當以人試。取箭即刺。獻者股而敷以葯。其人立死。克明曰。是果驗矣。衆大駭服。慚謝而去。

宋孟琪攻金武仙九砦。時積雨。軍士畏避。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遂進兵破九砦。

金主帥大軍臨采石。誓衆渡江。會虞允文奉命迎李顯忠。交代王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

(頤 解 愁 却)

諸將出奇敗之。劉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及還上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襲度。

明秦襄毅公統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甚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滅親藩，憲宗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卽詔釋公繫，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時，巨璫汪直坐西廡，以事至，竊弄威福，聲勢煊赫。他巡撫率屈體以見，公獨與抗，直亦知重公，不爲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益嘉重，因以疏示直，叩頭伏罪，上赦之。

明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兩家各以欺侮互訟，詢之媒從，皆云女實升車，縣官不能決。張昺新之任，偶勘田出郊，至邑界，見有樹大數十圍，蔭占二十餘畝，不堪禾稼，昺欲伐之，以廣田。父老吏率交口諫阻，以爲神之所棲，百姓稍失敬，便致病死。公不聽，卽日率數十壯丁，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見衣冠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已有年矣。幸垂仁見容，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連斫。

(頤 解 愁 却)

瞻略

八十

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怒。乃自斫之。衆不敢逆。顧二百樹方斷。見其巖有巨巢。巢中有三婦。墮地。冥然欲絕。扶而灌之。良久始甦。問何以至此。答曰。去年爲暴風所吹。至身在高樓。與三人。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只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從空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女。正輿中所失者。訟賴以解。以木修公廨。怪遂絕。地復爲良田。

明嘉靖中。謝瑜爲侍御史。彈刻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勳。禮部尙書嚴嵩。兵部尙書許瓚。左都御史黨以平。方炳用。公以四凶刻之。世宗大怒。謂這厮專一誣毀大臣。好生無禮。方欲執筆降旨。忽大雷電震碎擊大柱。次日遂得溫旨。

倔强第七

永光元年。漢元帝將酎祭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大夫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不聽。廣德曰。陛下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使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廣德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漢成帝時。災異疊見。人多言王氏專權所致。上頗然之。乃至安昌侯張禹第。出所言。

(頤 解 愁 却)

示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微弱。恐爲王氏所怨。乃曰。天道深遠。難見。新進亂道。悞人。宜無足信。上遂不疑。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備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爲誰。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勅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柱。檻折大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諫。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漢董宣爲維陽令。河南公主蒼頭殺人。宣就主第。勒取格殺之。以償。主怒。泣訴于光武。上令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方是硬漢子主曰。父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今貴爲天子。乃威不能行一令乎。上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以旌之。

曹操圍張超。臧洪號泣。從袁紹請兵赴援。紹不從。洪怒。與紹絕。及紹圍東郡。執洪。謂曰。今日服也。未洪據地瞑目曰。惜洪力不能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怒殺之。洪同邑陳容。在座力諫。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語也。紹怒。并殺之。

(頤 解 愁 却)

倔強

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八十二

唐武后時。李元絃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主方承恩用事。有司皆希其旨。元絃獨判歸僧。長史饒懷貞大懼。請改元絃大書牘尾云。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卒不能易。

唐韓偓爲翰林。宰相韋貽範母喪。詔起復位。偓當草制。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治事。恐傷孝子心。學士使馬從皓強迫之。偓曰。我腕可斷。制不可草。

唐憲宗時。劉闢反。崔官林蘊苦諫。闢怒將殺之。陰戒行刑者使勿斬。但數礮刃於其項。蘊怒叱曰。豎奴當斬。即斬我頸。豈礮石耶。不怕死便闢見終不見屈。乃嘆曰。忠烈之士也。命拽出之。

內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具子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隋誠宜。廕。子。諶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而去。

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周逢行慕其高致。署爲武平節度判官。稱疾不就。及迫脅。固召之。終辭。逢行怒。放之邵州。竟不爲屈。

(却) 愁 解 (頤)

孔達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者道輔臨席然竟出契丹主酌大屈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答曰不和固無害遂還

唐德宗聽裴延齡譏貶陸贄為忠州別駕諫議陽城奉同官守延英門論延齡奸邪贄無罪上大怒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趨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由是名重天下而城亦得從輕改國子司業尋復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寬恤賦稅不登觀察使讓之乃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應致中下天此易得好官

正德十三年六月復議北巡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召閣臣草勅楊廷和跪諫不聽因稱疾不出上乃御左順門立召梁儲面促草制儲曰勅不可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此則不可從上大怒手劍立叱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釋帶伏地涕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死不致奉命痛哭良久上悟其誠乃擲劍而罷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增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因勸執誼曰主上

(頤 解 愁 却)

個強

八十四

有疾。宜率羣臣請太子監。幽執道。罵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及禁中。畢黃裳勃然曰。我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賈乎。遂拂袖而出。

趙鼎不附合議。秦檜心之。乃徙于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宋仁宗朝。劉太后垂簾聽政。嘗問魯宗道。唐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又問立劉氏七廟。對曰。如嗣君何。乃止。魯公剛正嫉惡。真戚威懾。乃呼之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宋趙普常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後日更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章。擲之於地。普神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妙在不換片紙不更一字太祖悟。卒用其人。

宋真宗力事封禪。羣臣莫敢有異議。惟龍圖閣待制孫奭諫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及以王旦為汾陰大禮使。復上疏曰。今野雞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惑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

(却) 愁 解 頤

陛下何爲而弗思也。

宋宴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語曰：若肯曲意相從。兩府旦夕可至。答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將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秀州判官李定附會新法。稱民甚便。特拜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爭之。言定不由銓者。墮紊朝制。封還詞頭。并落職。天下稱爲熙寧三舍人。

知諫院唐垆奏二十疏。皆留中不發。垆乃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大聲宣讀六十餘條。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侍衛皆相顧失色。垆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大怒。諷閣門糾之。貶潮州別駕。

御史張戢論王安石亂法。并言呂惠卿曾公亮等不宜在君側。疏既上。又申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戢怒曰：戢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亦不少矣。呂蒙正在中書。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可。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所何執耶。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卒用之。果稱職。帝嘆曰：蒙正氣量我不如也。

(頤 解 愁 却)

掘強

八十六

劉安世在諫垣。正色立朝。面折廷諍。屢爲章惇蔡京所忌。連加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遍。羣賢凋喪。安世獨存。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也。

宋時會試鄉進士。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白漕司云。自幼習學。讀程氏易傳。末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明神宗時。南西學憲房某貪污。先伯祖愼吾公鼎恩。爲吏科員將參論。因環亦申相時所得意生。某跪往白申曰。看我面。令彼厚潤以贖罪。公曰。門下掘強性成。恐難從命。遂携疏去。竟劾之。申怒。蜜使揭奉。環落職。公亦降調。

明世宗酷好方術。命駙馬鄧景和入內。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修玄諸臣。猶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不受。但云。使臣洗心滌慮。當效馬革裹屍之報。上曰。和故出不祥之語。宜坐以謗訕律例。姑從寬典。止命革爵。

景泰時。太監金英使江南。公卿郊迎設餞。大埋卿薛宣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語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入。時蘇州饑。民資粟於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遣王文安。斥坐以謀叛。株連五百餘家。瑄抗疏力辨。獲免甚衆。文謂人曰。此老。掘強。猶昔。

(頤 解 愁 却)

嘉靖中鄒懋卿以總理鹽政巡行部邑。勢焰煽灼。其妻從行。裝五綵軒輿。以十六女。卑之。令長迎送。膝行蒲伏。飲若流。主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久容。車騎驅之出境。懋卿怒甚。素聞其清介強項。因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骨鯁。不。屈。因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并落職。

成化時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附已。使孫延款於家。屬題畫。鴛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怒降縣丞。

明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鋐爲腹心之彗。并及二相臣。更做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峭厲。上恚甚。馳驛騎逮至京。下詔獄。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死。王肅敏公廷杞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鋐者。驟遷太宰。高坐執筆。故令校士持公轉膝面之。公遽起立。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今不在我手中耶。公叱曰。汝能殺我乎。我且爲厲鬼。以殺汝。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受人餽。公笑曰。患難相恤。義固當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

又受某某金而薦為副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愈厲。王肅敏乃好言謂馮御史。何絮為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祖宗法。又正色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密論御史。則不可。汪始氣沮乃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履觀者皆嘖嘖稱歎。曰。是真御史始以其膝鐵也。聽其辨口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已而上所使詞事者。密以情聞。得不論。改戍雷州。御史面一鐵。遂足以奪奸邪之魄。落貪污之膽。矧具四鐵乎。四鐵御史較之四其御史。其人品之相去幾何耶。

放誕第八

王以弱冠時詣阮籍家。時劉公榮先已。在坐。籍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便交觴酬酢。公榮果不與一杯。而言語談笑。三人無異。劉亦絕不介懷。後人問阮何意。答曰。勝公榮者。不。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庶可不與飲。

謝安兄奕。為桓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家避之。奕遂携

(却) 愁 解 頌

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師共酌。笑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所存。務適我興而已。

桓宣武引謝奕爲司馬。奕既至。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桓每向人曰。此我力外。言馬也。及飲酣。轉無朝廷禮。桓入內舍。奕輒復隨去。桓乃往。主所避之。公主笑語曰。君無狂。司馬何如。得相見。

阮籍鄰家有婦美色。當釭沽酒。籍與王安豐常從之。飲既酣。使眠。婦僂夫始殊。以爲疑。及移伺察。終無他意。竟無忌焉。

阮嗣宗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素與無親。生不相識。一日酒酣。竟造其家。爲之慟哭。盡哀而返。鄰舍與其家俱甚愕然。

阮籍放縱傲世。文帝甚愛之。任其所欲。常謂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願爲彼太守。帝從之。籍便騎驅到郡。盡壞府舍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任十餘日。便復騎驢而去。位知不是貪。後罰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值校尉缺。卽求補者。時與劉伶酣飲焉。

孔群好飲。王丞相語之曰。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幘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

(却 愁 解 頤)

見糟肉。乃更塊久。嘗以書與親。云。若今年田不得秋米七百斛。恐不了麩糞事。
劉伶縱酒放達。常飲醉。或脫衣裸形。狂走屋內。人見而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梁
宇舍為禪。君何為乎。入我禪窟中。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鱗。糧或問何意。炯曰。今之弄假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
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若無德學而虛叨。朱紫。何以異是。

楊用修在瀘州。常醉。胡得粉面。作雙了髻。滿插時花。命門生昇之。令諸妓捧觴隨後。
遊行城市。觀者擁擠如堵。了不為忤。

張旭善草書。又極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頭髮濡墨而書。時人稱為草聖。與李
白等稱酒中八仙。杜甫有詩云。張旭三杯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烟。

畢世茂卓少傲達。縱酒豪邁。嘗云。一手持海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
生。

趙子固嘗放掉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照目叫絕曰。此是洪谷
子童北苑得意筆也。

1152
108064

108064

却
愁
解
頤

卷三
母

湘
潭
楊
昭
傑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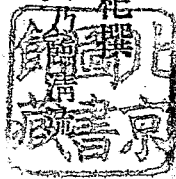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卷之八

高致第二十一

山左賈國紀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讓之巢父。父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汚我耳矣。乃洗之。



漢嚴光少有高名。與劉秀同遊學。及秀即位。乃隱姓名。披敝羊裘。釣於澤中。光武物色得之。因語曰。噉噉。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擊臥不起。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用相強也。竟辭去。耕於富春山。終身不出。

漢嚴光與光武同宿。睡熟。以足加上腹。明日。太史奏云。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上笑曰。朕與嚴子陵共臥耳。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荆釵布裙。乃出。田中曳柴而歸。

漢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

(頤 解 愁 却)

高致

一七六

漢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汝南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之飲食。客問以國家事。默然不答。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正襟危坐。郭林宗泰見而異之。與語甚歡。因留泰宿。旦日殺雞食。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益奇之。嘆曰。卿賢哉遠矣。因揖之。勸令從學。

王莽專政。大夫龔勝。酈原。同日乞骸骨歸。梅福亦知莽必篡位。一朝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士卒。北海太守逢萌。乃掛冠於東都門。挈妻孥浮海。客於遼東。太原王述沉靜灑落。人以爲癡。王丞相導辟之爲掾。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一言。舉座莫不贊嘆。述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曰。子掾不癡。

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宴於龍山。僚佐畢集。嘉時大醉。風吹墮其帽。嘉殊不覺。溫勅左右勿言。良久始取還之。乃令孫盛作落帽詩以嘲之。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初覺。遽起。命開窗酌酒。四壁皎然。因兀坐傍徨。咏左思詔。

(頤 解 愁 却)

隱詩畢。忽意戴道安在剡。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從者驚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興至則雪夜登舟。便行。興已則詣門不晤而返。良由胸次蕩然了無執着。全沒一毫沾滯。人能如此。正是實實受用處。

晉陶潛爲彭澤令。吏請束帶。兒督郵陶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兮辭。著五柳先生傳。居家甚貧。九月九日。宅邊叢菊盛開。苦無酒。乃採之盈把。坐其側。忽望見白衣人。乃王弘使送酒。主就便痛飲。盡醉而歸。

晉吳術好飲。因醉後。詬忤權貴。遂自戒酒。阮宣以拳敲其背。曰。看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耶。術大笑。樂飲如初。

晉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我者不可不與飲。不如我者亦不可不與飲。是我者又不可不與飲。雖終日共飲。故而醉交。自有定情。

阮宣子家無担石之儲。每步行街市。則以百錢掛杖頭。遇精潔酒肆。卽獨酌飲。高歌自適。然自酒家外。雖當世貴顯。亦不肯輕詣。

(頌 解 愁 却)

高 發

一七八

唐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及即位靈武。召至。謁見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同榻。上欲以爲相。泌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何必屈其志。乃止。後與肅宗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謂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旣而曰。服此豈可無名。出懷中勅。以爲泌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固辭乃受。潘師正居嵩山。遙逍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然山中不乏。復何須乎。上甚善之。

唐司空圖。棄官歸隱。屢詔不起。昭宗特遣柳燥徵之。懼而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着放還山不用。

南唐相嚴續。有歌姬。給事唐鏞。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一日二公呼盧。因出姬解帶。唐采得勝。乃酌酒命美人調唱一曲奉別。嚴慨然與之俱去。

宋眞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問卿臨行有人作詩相贈否。對曰。有臣妻一絕云。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爲之失笑。宋袁粲爲丹楊尹。聞郡南有一豪家。頗有竹石。牽爾步往。不願主人。直造竹所。嘯咏。

(頤 解 愁 却)

歡呼主人見其不凡乃出與共飲互相酬酢絕不介意及車騎羽儀候至始知其爲袁尹云。

袁粲疎狂好酒嘗步屣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飲此人以爲被知遇翌日詣門求通袁拒而不見使僕與語曰昨因飲酒無偶聊相共耳勿復爲煩。

王安石素喜俞清老一日謂王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公欣然爲具僧賞約日祝髮過期寂然王怪問之徐徐答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不如且送酒家還債公爲之大笑。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買一舟貿易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答詩曰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宋朱希貞居嘉禾陸放翁往訪聞笛聲自烟波中起頃棹小舟而至拉與俱歸壁間懸琴筑簷前育珍禽皆日所未覩室中簾缶置果實脯臚客至挑取以奉供不復舉煙火。

(頤 解 愁 却)

高致

宋處士魏野。隱居不仕。嘗自詠云。有名。聞。富。真。無。事。敢。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鷓。避。烟。真宗時。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復召。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韓柝胃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力陳以爲必且賈禍。不聽。蔡允定請以善決之。得遜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遁翁。絕不語及世事。

宋宰相葉夢鼎。以世事日蹙。遂乞致仕。單車宵遜。人服其高。

司馬光以新法橫行。力求去位。乞依范鎮例致仕。上許之。光自歸洛。唯以詩書自娛。遂絕口不預世事。

惠遠法師隱廬山。每送客至。虎谿卽止。後送陶元亮。陸修靜。與語道契合。不覺已過。虎谿因相視大笑。世傳爲虎谿三笑。

宋錢文僖留守西京。幕下歐陽修。尹洙。謝繹。皆一時名士也。有郭延卿者。隱于水南。葺亭藝花。足不入市。年八十餘。一日。錢率僚屬往遊。去居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

(頤 解 愁 却)

郭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無若數君者。老夫懷甚。願酌花下。遂進陶尊。錢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胥牙兵列城中。郭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尹洙曰。留守相公也。郭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公又從之。復酌數杯。盤餐禮數。畧無少加。談笑自若。日晡辭別。郭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遠送。示不敢造謝。希勿許其疎慢。文僊登車。爽然自失。翌日語衆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謂宜直抵江都。執取獨夫。以號令天下。密壯其言。遣使召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

直抵江都。得天下之勢。執取獨夫。得天下之情。真勝過衛公。一流見識。使其肯出。必是湊烟。首座惜乎其竟不出也。不知正妙在不中。所謂神龍變化。使人捉摸不定。首見而尾不可見。若洪客者。其真有道之士乎。

屠赤水曰。蓬戶掩兮井徑荒。青苔滿衣履。其絕園種邵平之瓜。門裁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糝灑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

(頤 解 愁 却)

高致

涼風。焚。好。香。烹。苦。茶。忽。見。吳。鳥。來。鳴。樹。間。小。倦。即。竹。床。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梓。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擊。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明都御史高明乞休歸築早閑亭逍遙其中及病草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大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何子平隱居不仕日讀窮究命學作書以傳世爲男女婚嫁畢勅命斷絕家事勿相關白遂從遊五岳名山莫知所終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磨麵去矣乃竟趨入偏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床上惟蒲蓆布被褥而已喜曰御史所擇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

(頤 解 愁 却)

張宗伯天駿居三里橋。郡守訪之。公曰。寒舍離城頗遠。安至。必留午飯。然止肉與腐而已。今老公祖下顧。當宰一雞。勿訝其菲。守欣然。醉飽。去世。兩高之。

信行第二十一

春秋時。有尾生者。與一女子相訂於橋下。尾生先往候之。女子久不至。值水大發。尾生恐失信。遂抱橋柱溺死。但不知此女向後來一看否

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謂曰。吾以此封若。太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佚曰。乃共起為

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為唐侯。

漢范式與張邵友善。春州涼師式謂邵曰。暮春當拜尊堂。至期。光伯白於母。謂設雞酒。

黍。候之。母曰。千里結言。汝何信之審耶。邵曰。巨卿信士。應必。外言未竟。已。到。門。登。果到。

堂拜母。盡歡。累日後。邵疾卒。式夢邵呼語曰。巨卿吾於某日死。某日葬矣。君能來一

別否耶。式醒驚疑。乃更服星夜馳來。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空。而柩不肯進。

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所待耶。遂停棺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

卿也。

(頤 解 愁 却)

信行

一八四

言由中發。信本性生。每怪令人方一出口。便與隔世茫然不相記憶。視此良爲可

恥。曹操破劉備於下邳。獲其妻子。擒關羽。備走袁紹。操壯羽爲人。強之使降。而察其終無留意。因使張遼探其情。羽笑曰。我極知曹公相待甚厚。但我受劉氏恩。誓以共死。不忍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效。乃去耳。操益義之。常恐其成功而去。每不使其臨陣。時值紹遣大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諸將不能禦。乃使羽擊之。執酒相勞。羽不接飲。竟麾刀策馬。斬良於萬衆之中。飛騎而回。其酒尙溫。遂解其圍。因盡歸其所賜。封金掛印。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五關并阻。斬其大將。追之不及。

翟墨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有罪實告。庶或見原。翟入不以實對。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在史職。太子使言皆浩所爲。允拜謝。及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皆臣爲多。魏主欲并誅之。太子曰。此小臣畏法。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之。皆云崔浩所爲。因復詰詢。對曰。臣與浩同罪。理當族滅。少不敢虛妄。相欺。殿下哀憐。欲苟其死。故爲曲全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信行可嘉。遂赦原之人。

(頤 解 愁 却)

問何爲如此。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墨子故也。

晉羊祜在軍中。輒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人。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以酒。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曰。安有敵人羊叔子哉。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之無不流涕。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文吏東莞竺景秀。常以過緊部。一日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見其備加青綃。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憐其言。卽命釋之。卒爲忠信之士。

唐太宗論囚。有應死者三百餘人。悉縱之。使歸家。期以來。就死。至期。皆白詣待命。無一人不到者。上憫其信。盡放之。

唐閻敞爲郡椽。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一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惟存孤孫九歲。嘗聞有錢三十萬寄焉。及長。試往詢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舉以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并無一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誤語。郎君勿疑。

(頤 解 愁 却)

感慨

一八六

後唐主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敢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以藩鎮。存賢仆。唐主乃以鎮幽州。臨行。唐主送之曰。手搏之約。我不食言矣。

感慨第二十三

楚國屈平名原。因諫楚王不聽。乃作離騷。投汨羅江死。後人哀之。弔於江干。至今遂相傳為角黍競渡。

晉公子重耳出奔。從亡之臣五人。路飢。介子推割股以進之。及反國。立為文公。賞從亡者四人。而獨不及子推。或為書懸之國門以諷之。公大悔。因訪求之。子推隱於山。屢請不出。因焚其山。迫之使出。推終不肯出。竟焚死。山中。公痛惜之。下令國中。每歲是日。禁止舉火。民間因謂之寒食。

曹掾看舞竿妓。乃贈詩云。又被兒童促上竿。今番難似舊時難。勸卿著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

偶一失足。每至終身。不可復振。作家處世。一切如是。切要小心。縝密為上。細看此詩。有無限感慨。却有無窮點化。勿草草忽過。

(頤 解 愁 却)

燕太子丹爲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放汝回。太子仰天慟哭。累日不輟。忽見烏頭白馬角生。秦王大驚。卽遣還。

秦李斯爲趙高所譖。二世殺之。父子就刑。臨行嘆曰：吾欲與若牽黃犬出東門。逐狡兔。不可得矣。遂夷三族。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白首老郎。問何時爲郎。至今尙爾。對曰：臣姓顏。名駟。自文帝時起。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及至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棄不遇。

羊祜請伐吳。因議者多有不同。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與人言。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說。乃喜曰：成吾志者也。

李密起兵潁陽。作露布。數勗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唐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外國。致生邊患。上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解釋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

(顛 解 愁 却)

感 慨

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郎。

唐玄宗册楊貴妃。加其從兄國忠御史。銛為鴻臚卿。女弟韓虢。秦三國夫人。上元夜遊。與廣寧公主爭西市門。摔主下馬。駙馬程昌裔被撻。至泣奏。上令決殺程家兒。仍停昌裔官。楊氏轉橫。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莫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甚。鬻舍於鄰。契成。因作詩云。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向園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

無名氏題嚴子陵釣臺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唐穆宗時。宦官崔潭峻。薦元慎。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寮。食瓜菓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徙何來。遽集於此。舉座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唐令齊縉執政。其子瀉。頗納賄賂。時人謂之白衣宰相。瀉亦引避。遂以為營事司直。翟公初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賓朋絕跡。庭可張羅。後復為廷尉。客又齊來。公乃大

(頤 解 愁 却)

書於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蘇東坡生子。作詩云。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只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又弟子由得子。寄語賀之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語云。巧者拙之奴。正是聰明誤人也。惟愚與魯。必多禎福。自無災難。何富貴不可望。

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有幾天晴。相逢且莫推辭醉。唱徹陽關第四聲。又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現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人生有限光陰。百歲無過瞬息。每爲離別死亡。攪得人沒情。沒緒。這段愁魔。何日是了。白公看破機關。不禁無窮感慨。

阮孝伯問王佛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曰。阮籍胸中有無限礧礧。故須以酒澆之。

正德初。大學士劉健謝遷。以論太監劉瑾罷去。李東陽因乞致仕。上言臣等三人。責

(頌 解 愁 却)

感 德

一 九 〇

任同體而獨臣留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東陽祖餞二人歔歔涕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時亦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深愧

唐李錡妾名杜秋娘者善歌一日爲歌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人老珠黃春殘花謝洵堪浩歎所以人當及時又當乘時

唐荆川曰僕閒居偶相宇宙間有二三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盤飯吃其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之祖龍手彼南山煤炭竹木盡皆減價宋馬廷鸞乞罷陛辭度宗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彊嘆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永圖則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聞者憐之秦檜慮人讒已乃以子熹領國史又禁野史大學士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

(頤 解 愁 却)

王之殺爾父乎。檜聞而惡之。黜配吉湯軍。

宋理宗時宮中雜進娼優傀儡。兼之閹妃怙寵。丁大全馬天麟用事。有無名子書於朝門曰。闔馬丁當國勢危亡。

杜默下第。過烏江。至項王廟。抱持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中進士。豈非古今之極寃者乎。神爲之墮淚。

大凡人說到傷心處。恁你鐵石人也要哭。土木人也要哭。項王之不有天下。乃天亡我。非我之罪。觀拔山一歌。真是千秋隱恨。忽得杜公一言點破。弔動滿腔熱血。知己相逢。能不淚落如豈。

曹太后力言新法不便。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顯在側曰。太皇太后至言。帝怒讓之不樂。而曹及鄭俠上流民之圖。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位。因薦韓絳。呂惠卿自代。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人。

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今勝。期成功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之益怒甚。遂成讐隙。

感慨

(却 愁 解 頤)

感慨

一九二

宋徽宗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令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富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為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彼殺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未得罪於後世。聞者笑之。

安民一石工耳。尙知司馬不可列於奸黨。而乃身為大臣。竟諂媚取容。公道何在耶。若安民者。不應笑之。應壯之也。

文天祥字文山。死宋。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心各異。南枝向暖北枝寒。

金圍太原。帝欲遣將救耿南仲。曰。非李綱不可。及以為宣撫使。拜辭不許。或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假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自起處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上手書。襲度傳以賜。及入對上。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忠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甚感動。

(頤 解 愁 却)

金師攻宿州。李顯忠刀戰却之。邵宏淵耻前功不自己出。因按兵不動。且顯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於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顯忠知勢難孤立。嘆曰。天未欲平復中原耶。何阻撓至此。夜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遠楊州。上疏自劾。顯忠納印待罪。帝賜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余安裕謝枋得之甥也。少從枋得學爲國子正字。客有甚談其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勸勿許。曰。伯恭未是係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與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者。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係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客大慚。

明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詩。以爲政治之效。有士人兪琦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若公果肯

(頤 解 愁 却)

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一○時○傳○誦○稱○絕○

感 概

一九四

明○丹○徒○斬○文○僖○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旌○表○下○禮○部○議○議○曹○郎○與○斬○
有○姻○婭○因○力○爲○之○地○尙○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實○爲○匹○夫○匹○婦○發○
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斬○夫○人○旣○生○受○殊○封○奈○
何○與○匹○婦○半○寵○乎○不○肯○與○署○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亦○爲○言○山○正○色○曰○相○
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却愁解頤卷之九

賞鑒第二十四

山左賈國杞撰

漁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狀貌奇之。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季者。有一弱息女。願奉爲箕帚妾。後卽爲高后。后亦善望氣。季嘗失其所。后輒尋得之。季問其故。曰。公所居處。上有紫氣。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詣告子不孝。香到其家。爲陳人儉孝行。元泣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著爲主簿。謂曰。聞在蒲亭。以不罰化陳元。待母少鷹鷂之志耶。香曰。竊以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也。奐聳然曰。荆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年俸資使入大學。

公孫述稱帝於成都。陳豐使馬援觀述。援素與同里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乃盛衛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咸樂留。援曰。天下英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濃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豐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惠意。東方復使奉書雒陽。見光武。上袒幘坐。迎援頓首曰。臣方遠來。

賞鑒

(頤 解 愁 却)

實鑒

一九六

何知非刺客。人而簡易若此。上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歸以語蠶。蠶曰。卿謂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殆不如也。蠶不懌曰。果如卿言。反復勝耶。

馮異始爲赤眉所敗。乃收集散卒。設伏大破之於澠底。光武降璽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遣使乞降。曰。劉盆子來。陛下何以待之。上曰。當待汝以不死耳。

劉備嘗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豆。操煮酒。與備共論英雄。備以袁紹孫策諸人對。操笑曰。彼碌碌者何足數。今天下英雄。實推使君與操耳。備會意。值方食。忽聞雷震。佯爲失驚。七箸盡落。操問何故。答曰。備自幼畏雷。操微笑無語。目此忽之。遂得脫赴荊州。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與徐庶崔州平爲友。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歸。乃親詣草廬聘之。三往始得見。再拜請教。亮出圖懸。不勸備。

(頤 解 愁 却)

先取益州以爲根本。後東和孫權。北制曹操。以定大業。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備深以爲善。情好甚密。關張心不平。備曰。孤有臥龍。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水鏡云。二公得一。可以安天下。玄德乃兼致之。不過僅定三分之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斯言益信。

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甚。強起點視各營。忽秋風吹面。徹骨生寒。因淚下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還臥帳中。遣戒長史楊儀。及後將軍姜維。令軍中不得發喪。亟合一龕。狀如生日。端坐車上。如追兵將近。推車而出。維等從其言。乃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或報懿。懿親率大軍掩至。忽見亮大驚而退。及漢軍去盡。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因按視營壘。及所作八陣圖。輒嘆曰。天下奇才也。魏武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琰代。自提刀侍立。旣畢。令諜者問使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魁梧可觀。然未足爲異。惟牀頭捉刀人。真乃英雄也。王聞急遣騎追殺之。

魏王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此人虺織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

(頤 解 愁 却)

賞 曠

一九八

百○萬○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其○力○所○致○也○

魏○孝○靜○人○日○登○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侍○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

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并○足○稱○詩○人○之○冠○謙○罷○共○嗟○賞○之○曰○

今○日○之○謙○止○為○崔○瞻○父○子○生○色○

晉○庾○亮○元○日○大○會○府○州○人○士○河○南○褚○裒○曰○有○江○州○孟○嘉○否○亮○曰○在○坐○任○卿○自○識○之○裒○

慙○觀○遍○遂○指○嘉○曰○將○無○是○耶○亮○大○喜○笑○曰○既○魯○裒○之○得○嘉○尤○奇○嘉○之○為○裒○所○得○

苻○堅○自○立○為○秦○大○王○呂○婆○樓○薦○王○猛○招○之○一○見○如○舊○友○與○語○時○事○大○悅○自○以○為○玄○德○

之○遇○孔○明○即○以○為○尚○書○左○丞○左○僕○射○

宋○楊○時○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顛○於○穎○昌○相○得○甚○歡○將○辭○歸○顛○送○曰○吾○道○南○

矣○及○顛○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入○省○值○頤○冥○坐○與○游○醉○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

深○一○尺○矣○

唐○太○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奪○乃○賜○之○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唐○太○宗○伐○高○麗○次○安○市○城○將○軍○李○思○磨○中○流○矢○上○親○為○之○吮○血○曾○薛○仁○貴○大○呼○陷○陣○

(頤 解 愁 却)

所向無敵。高麗大潰。乃勅班師。上執其手謂曰。新進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實喜得卿也。

唐太宗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稱美。儉德公權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乃可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實末節耳。上曰。卿有諫臣風采。須屈卿爲諫議大夫。

唐宣宗偶獵於北苑。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親往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未幾。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唐王珪少時。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立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皆公輔才。爾貴不疑也。又太宗爲公子時。嘗同李靖等過珪居。珪妻剪髮供食。密覘坐上數公。皆時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大驚曰。汝等成名。悉因此人。

唐房立齡才識兼優。尤善詞命。高祖嘗嘆曰。立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宛如面談。唐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將至。

(頌 解 愁 却)

賞鑒

二〇〇

侍郎再三解論乃曰。試令爾同列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慮矣。問未坐綠衣少年爲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宰相。

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長細。狀如絲縷。春風一過。搖曳踴躍。帝命植於太昌靈殿庭前。曰。此柳風流可愛。宛似張緒當年。

宋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內有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盡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晉王光義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且不欲官之。他日可留輔汝爲相。及晉王卽位。親試舉人。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之下第。上不說。乃將呂蒙正以下一榜。霽賜及第。

宋李沆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又嘗嘉蘇易簡續輯翰林詩。賜詩二章。并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爲人糊塗。上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却不糊塗。

宋高宗自將禦金師。次平江府。以張浚知樞密院。見趙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

(頤 解 愁 却)

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乃渡淮北歸。劉麟劉猷亦棄輜重遁去。帝謂浚曰。趙鼎真宰相。大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宋王得用已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起復耶帝聞之。即拜樞密。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夫相慶於朝。百姓歡呼於野。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耶律防至。王得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以文富二公爲平章。可謂將相皆得人矣。

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相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乃拜參知政事。宋仁宗時。歐陽修知諫院。遇事敢言。嘗進明黨論。時人目之爲邪。上獨獎其切直。每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僧齊已有咏蚤梅詩云。萬水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請曰。數枝不若改作一枝。似更穩貼。齊已拜謝曰。君亦是我一字師。

軒輓爲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同司寇。請告陛辭。上問曰。昔

(却 愁 解 頭)

賞鑒

11011

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南遷北使至內宴歷視諸軍執語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台相公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也及自洛入朝士民以手加額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勞問既而蘇軾自定州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慎毋輕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帝聞之乃以爲門下侍郎

宋張所爲招討使以岳飛充中軍統領曰爾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探襦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爲武經郎

岳飛大破巨盜彭友于零都度吉平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祭旗以賜之令每出師樹之於前以彰榮寵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令人犯汜水使立功以贖

(頤 解 愁 却)

罪。飛。遂。大。破。之。乃。升。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恐。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用。之。妙。存。乎。一。心。澤。善。其。言。由。是。知。名。

宋張知白最器程琳。劉太后稱制。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怒。擲之於地。知白喜曰。程琳可謂不辱吾筆。

宋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劉子翬學有淵源。宜往從之。乃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主簿。歸。且以窮理致知爲務。累召不起。孝宗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命知台州崇道觀。

羅從彥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如此。幾虛過一生矣。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李侗又從彥學。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而求其所以中者。久而後悟。嘗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則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朱熹投匭上封事。言詞甚切。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稱贊不

默解

1104

置明日除管太乙宮。

策試貢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人賀。上特賜及策。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澹，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勝人多多許。

默解第二十五

齊景公有馬，圉人^怵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彼死不知其罪，臣請數之。王曰：諾。乃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誤殺之，罪當死。汝使我君以一馬殺圉人，罪又當死。汝使我君以馬殺圉人而聞於四鄰，諸侯罪更當死。公曰：釋之，勿傷我仁。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而怒，將致之死。中期出，或爲之說曰：中期誠悍人也，向適遇明君，故若逢桀紂，必殺之矣。王因此言，遂不之罪。

陽虎敗魯人，閉門捕之。虎奔及門，守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戈以傷出之者。其人怨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被罪業死，而反傷我，何歎。虎不答。法旣而魯君聞失貨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捕之，不傷者，咸受罪，傷者獨

(頤 解 愁 却)

蒙厚賞。謂諸人顧繼之。而傷者獨與。鬪也。

漢文帝使田叔治梁事。太后憂之不食。叔至梁。乃盡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詰責之。叔曰。上無以梁事問也。梁王不死。漢法不行。伏誅而太后不食。或生他故。此憂在陛下也。上然之。命謁太后復命。后大喜。立起餐。

漢元帝素不喜太子。適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勝。竊覩太子不哀。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社稷。爲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太子進見。臣切戒屬。慎毋涕泣。致傷君父罪。實在臣。臣該萬死。上信爲然。意乃解。

曹操以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欲廢不立之。一日屏左右。謀之。賈詡默然不對。操曰。卿何不言是非。詡曰。屬有所思耳。操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不煩操悟大笑。遂不復易。

劉瓛。劉琨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密欲加害。石崇素與劉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詣王居。問二劉所在。愷不能諱。答云。在後齋中眠。崇便徑入牽出。同車而去。因

(頤 解 愁 却)

默解

卷六

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今幸無恙。真微倖耳。二劉愕然始悟。

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世。配食太廟。立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稍寤。他日謂曰。朕夢鸚鵡拆兩翼。何也。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者。二子也。若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召還廬陵王。

唐張說有才辨。能斷大事。景雲初。帝謂待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曰。此必讒人謀動東宮耳。若以太子監幽。則名分定。姦膽破。蜚語塞矣。上如其言。郡議遂息。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失。不免箠楚。後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潰。甚將謀爲變。母知之。急出坐廳。事會集。將佐立景讓於庭。大聲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且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諸校皆爲之請。良久乃釋。士衆莫服。軍遂以安。

(頤 解 愁 却)

李綱欲用張所以嘗論宰相黃潛善恐其難之且爲中阻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使獨以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臺下如所之罪執謂不宜今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爲臺諫處要地則更不可不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罪似亦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梅衡湘令固安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卽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呵之負者訴以貧故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不償徐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疾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饗爾子與妻持齏來但我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離離姑寬一日夜歸與訣此生恐不得再見矣負者聞言不勝悲慟中貴亦感泣辭不願徵公起致謝卽爲破券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碁有佃突至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帳耳公曰少待其入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曰想爾不欠和欲來勾簿乎應曰然公卽取簿勾之復與斗米慰遣之至中塗妻子號哭而來問何不死其人以感恩告到家卽氣絕蓋

(却 愁 解 頤)

默解

1108

窮極服毒而來。欲尋釁披詐。乃以無隙可乘而弭。

李衡為丹陽守。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晉氏每諫不聽。及即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無恐。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異於天下。必不以私嫌殺人。君宜自囚。表列前。失明。求受罪。當逆見。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果詔曰。衡以往。嫌自詣司獄。其遣還郡。曹翰被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存活。以祿封衣服一包。願質十千。使回奏。帝開視。乃畫一幅。題曰。下江南圖。太宗因念其父彬有大功於國家。深憐之。即命召還。

此與丁謂一樣筆路。翰獨以父功乞憐。尙有可原。若謂之純乎用詐。豈可與曹翰同而語。

宋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王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之於神宗。荆公在旁曰。此孺子耳。何足大用。當世忿然曰。王鞏亦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鞏生與萬壽節同日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宋英宗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因左右讒間。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

(頤 解 愁 却)

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復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曰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吾心更切也。後琦見帝亦謂太后待之少懸。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而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爲可稱。但恐天下事之未主。父母安有不慈者哉。帝不感悟兩宮之疑遂釋。

雖善爲解釋之語。然實至情至理。不是游說浮談。妙在兩邊壓倒。使他心中已盡冰。渙乃調停事務第一法。

王陽明既擒逆濠。囚於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因有中官誘令陽明釋縱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二宦至浙諭旨。陽明乃責中真具館狀。中官懼事遂寢。後唐莊宗獵於中牟。踐踏民出。縣令當馬而誅。莊宗怒叱斬之。伶人敬新塘走追還。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爾民。空曠田土。以待馳驅罪罔當死。請亟行刑。諸伶倡和。聲韻悠揚。莊宗大

(却) 愁 解 (頤)

笑命赦之。

默解

1100

明江彬等忌王守仁功。流言始與濠同謀。及聞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脫。欲并擒守仁。以爲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罪之意。上悟。乃免。

明永樂間。敵人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至正統間。生養蕃息。驕悍難制。會國有事。將乘機變亂。時值發兵征湖貴寇。盜于肅。懇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犒賞。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永樂中。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贖南藤篋。以餽廷。歐爲邏卒。獲單目。以進。上視之。獨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徐奇自都給事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恐亦不免。今名雖具。受否未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令燬之。

明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喬曰。岩患之。乃命於江南。

拳捧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扎人竈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注氣大阻。所蓄異謀。陰以潛拆自是。不敢復橫。

明薛文清公瑄。因忤中官王振。傳詔詣市斬之。振有老僕。乃於厨下大哭。振問何故。對曰。聞今日將刑薛大夫也。振聞而怒。檜解。會王偉上疏申救。遂得免。

剖雪第二十六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者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解窺。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老世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爲盜耶。遽命釋之。

單縣有田作者。婦餉之。食畢而死。翁疑婦故。陳於官。不勝。筆楚。遂誣服。許襄毅公官山東。天久不雨。曰。獄其有窺乎。乃親歷各邑。徧審獄囚。至餉婦。乃曰。夫妻相守。人之至願。毒醜殺。夫計之至密。焉有自餉於田而殺之者乎。遂細詢其所饋飲食。及所經

(頤 解 愁 却)

割雪

二二二

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分。乃。疑。急。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之。犬。豕。無。不。立。死。婦。寃。遂。白。即。日。大。雨。

西。川。黃。孝。先。以。善。卜。筮。名。世。有。各。王。旻。囚。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先。判。曰。叫。住。莫。住。叫。洗。莫。洗。糶。一。石。穀。搗。三。斗。米。遇。明。則。活。逢。暗。則。死。旻。受。命。及。還。途。中。遇。雨。憩。一。屋。下。路。人。饑。寒。乃。思。曰。叫。住。莫。住。得。非。此。耶。遂。赴。未。幾。屋。覆。衆。被。壓。旻。獨。免。妻。與。隣。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夫。歸。令。洗。浴。暗。中。刺。死。旻。抵。家。及。夜。果。呼。旻。浴。旻。復。悟。曰。教。洗。勿。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浴。妻。怒。乃。解。衣。自。浴。忽。壁。縫。中。伸。出。一。鎗。被。刺。旻。大。驚。莫。知。其。故。明。日。鄰。舍。至。咸。謂。旻。害。妻。呈。之。郡。守。王。明。加。以。酷。刑。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可。恨。者。孝。先。之。言。不。驗。耳。左。右。以。語。上。達。明。沉。思。良。久。問。曰。汝。比。鄰。有。康。七。否。旻。曰。有。明。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衆。咸。未。信。急。令。捕。至。詢。果。服。罪。僚。佐。駭。問。明。曰。教。住。教。沐。二。語。已。驗。一。石。穀。春。得。米。三。斗。豈。非。康。七。乎。遇。明。則。生。應。予。爲。之。白。聞。者。始。悟。

傅。琰。事。齊。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嫗。共。爭。團。絲。詣。琰。告。理。琰。取。其。絲。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野。父。爭。認。一。雞。不。決。琰。出。遇。之。因。問。以。何。物。食。雞。一。云。米。

(却) 愁 解 頤

一云。麥。即命破雞得米。言麥者。作服。

有蘇人作商於外。其妻畜公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雞食之。夫即死。鄰舍疑其有姦。首之太守孫公。鞠無他故。因憶雞。或有毒。乃取其家老公雞。與應死囚食。果殺二人。其獄遂豁。

雞性喜食蜈蚣百蟲。久則毒蓄於首。猶如鶴頂。故養生家。不食老雄雞。與積母雞。又曰。夏月不宜食雞。蓋爲此也。

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指乙。執詣縣。而甲已死。絳勸甲妻曰。汝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隨遣謹信吏。陰跡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與語。絳命收繫。詰其姦狀。即吐實。或問其故。曰。吾見婦容不哀。且與傷者共席前。禱無血。是以知之。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任。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唯小木記在。取之。及至署。令人市布屨。躑不佳。更別市之。果得與印記相符者。即擒鞠之。乃劫布商賊也。又一日方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無此木。惟一古寺有之。但

去城差遠。何由得至。祈悟曰。此必寺僧殺之。埋於樹下。冤魂來告我耳。卽令吏往發之。果得一婦尸。逮其僧嚴訊之。卽款服。

有人從他方歸。見妻被殺。而失其首。奔告妻族。族謂壻所殺。訟之郡王。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王曰。人命至重。須緩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讎計。存屍而藏其首。必有不明。請爲更讞。王從之。從事乃遷。係其人於別室。遍勘伴作行人。各令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復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舉事。其中曾有可疑者否。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其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似覺無物。見在某坊。隨往發之。果僅得一婦首。令訴者驗之。則言非是。遂收豪鞠之。嚴拷具服。乃是豪與婦私好。故殺一奶子。僅函首葬之。反以婦衣衣奶尸。而置婦家。易婦以歸。藏之別室。其冤頓白。

穎州有富室兄弟同居。皆苦無子。已而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恃強。盜取爲己子。爭訟三年。刑官不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次婦恐兒驚傷。因放與之。而心甚懷愴。霸遽曰。此弟子無疑也。

(頌 解 愁 却)

責問果服

張昺知鉛山。有賣薪者性嗜鱸。一日市歸。妻烹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大執送官。考究無他據。獄不能具。公至。疑中鱸毒。召魚人捕鱸百觔。遂置囊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得七條異之。召婦烹。出死囚與食。遽呼腹痛而死。遂出其婦。安重榮爲武德節度。有夫婦訟子不孝者。重榮不加詰詢。即拔劍授其父。曰。有子不孝。汝自殺之。父泣不忍。舉手其母。從旁詆夫。奪劍。逐其子。究之。乃繼母也。因此其母出。遂從後射殺之。

江淮游平章顯恣。爲政清平。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鄰家認得。鄰不服。爭鬪。適游行至。詢其故。嘆曰。一蒲團所值幾何。致失兩家之好。乃杖蒲團數下。棄之。可也。及舉杖得銀。星遂責其鄰。

有徽商甚富。偶悅一小家婦。欲私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許之。歸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十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商來稍遲。見婦已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疑商殺之。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何至見殺。官不能剖。一鄰老訴。云殺

(頤 解 愁 却)

割雪

二二六

或有之。藏首何用。何時有吐夜僧。在街募化。於殺人後。遂不復來。事屬可疑。官悟。乃禁商。使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行脚。因以一人着婦衣。居深林中。候僧過。掩面作女人聲。呼曰。和尚。還我頭來。僧心虛。大驚曰。頭在汝上。三家肉舖。鈎上。衆出縛之。解至僧。知語洩。款云。向夜見其門啓。初欲入盜。因見婦盛裝泣坐牀側。求淫不得。怒而殺之。携首出掛舖架。復拘其家。至曰。有之。懼禍。及因移掛在十家門前樹上。又拘其家。至曰。有之。因天明。未便移棄。卽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一有鬚男子。再掘婦首始出。因究此頭何來。乃供十年前斬讐人某。竊首埋之。於是二人皆抵罪。祝知府又嘗勸農出郊。適有兩家牛鬪。一牛竟死。牧者訴之。公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共亨。生者同耕。時人嘆服。

成都有姦獄。一曰和姦。一曰強姦。臬長不能決。申之郡守魯永清。公曰。易辦耳。令隸之有力者。盡去婦衣。不許留絲寸。於是諸衣盡去。獨存視。婦抵死。自持隸。竟無如何。之。何公大笑曰。和姦無疑矣。婦苟守貞衣。且不易去。况可相犯耶。子以死故無不責令信強姦之說具款。果遂供服。

(頤 解 愁 却)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鬻官有女。見一生韶美。悅之。有賣婆在旁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何如。因罪訂定。乘夜而來。女付物爲信。婆歸。以女意誘生。不從。婆有子無賴。知其事。乃逼母信物。假生夜往。女不及辨。就之一日。其家舍二客。因移其女。而以女榻寢焉。夜忽有賊。斷其雙首而去。明日聞於縣。以爲其家殺之。而囊橐無有。殺之何爲。因問榻向臥誰。曰。是我女兒。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詢曰。汝姦夫爲誰。可速供出。女懼曰。某秀才也。逮生至。曰。婆語有之。實未至其家。極言其枉。令見生少年秀稚。狀貌敦朴。頗有疑。又問女云。秀才身上可有甚記驗。否。曰。左臂上有一大痣。視之無有。因沉思曰。婆有子乎。曰。有。急拘其子。驗痣果然。曰。殺人者汝也。刑之輸服。供云。其夜再往圖姦。因黑夜捫得一首。以爲女復有他好。怒而殺之。願抵罪。父與生因得白。

大凡獄有可疑者。其中必非無故。是承問者一時任性橫加拷掠。嚴刑之下。何事不承。以致覆盆盆難白。此今既聰明。又寬厚。平心靜氣。轉輾推求。何憂不得其情耶。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任。夢一虎帶三矢登舟。覺而異之。曾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

(頓 解 愁 却)

割雪

二二八

事。案有疑。以女子許嫁。庠生。某。女富而夫貧。女家恆周給之。生甚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圖婚而無策。後貧士迎親時。彪與之偕行。謂之伴郎。途中生遇盜殺。生父疑女家嫌其貧。故謀殺其子。欲以女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計娶其女也。訟之官。問者強按其女有姦。故謀殺夫。蒙混成獄。驥呼其父母。又極稱寃。因謂生父曰。汝子交與平昔。誰爲最密。曰。有一周彪。驥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暫收之禁。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誌。而彪名在焉。既至。設饌飲之。酒半。獨召彪入後堂。握手屏人曰。人言汝謀殺貧士。而欲求致其妻。吾憐汝有學。此獄一成。不可反覆。汝當吐實。吾好救汝。彪出其不意。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驥錄其口詞。潛令人緝至。同謀者一訊成獄。以彪抵罪。立雪其女。一郡驚爲神異。

(却 愁 解 頤)

却愁解頤卷之十

弘度第二十七

山左賈國杞撰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之。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懼而起。公曰。吾聞食馬肉而不飲酒者。必殺人。乃以醇醪。以次飲之。殺馬者皆慚感而去。居三年。而晉攻秦。公被圍。食馬者相謂曰。今應出死以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奮擊晉師。無不一以當百。公潰圍而出。因以致勝。獲惠公而歸。

漢劉寵入相告歸。出京師。欲息驛亭。吏拒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爾不可得也。公竟不言而往。

光武攻王郎。斬之。破邯鄲。得將佐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絕不檢閱。悉令燒之。曰。使反側子自安。

吳程普以周瑜位出己右。數侮之。瑜絕不與較。更折節下之。普後敬服。嘗語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令人自醉。

晉謝萬石與蔡系論朝事不合。蔡推謝墮。牀冠幘傾落。謝徐曰。遽爾幾壞我面。系曰。

弘度

二一九

(頤 解 愁 却)

弘度

三三〇

本不爲卿面計。嗣後俱不介意。時甚稱其度。

隋鄭譯爲上柱國。而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詔除名。下制曰。譯若留之於朝。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市。入地爲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人熟讀。仍着奉母同居敬養。婁師德謂弟曰。有人唾汝面。當何如。曰。勿與爭。弟拭之。師德曰。此所以爲我憂也。人唾汝面。方且怒汝。若或拭之。是益其怒。唯有笑自乾耳。

唐大將軍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太宗更賜絹以媿之。胡頴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心。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竊準與王旦不和。數短旦於帝。而旦專薦準。中書有事送僧院。遣詔格準。卽上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密令送還。準由是慚。謝後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吾素不受私請。宰相豈可求得耶。準甚憾之。已而竟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薦。準始愧歎爲不可及。

唐高祖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進。上詰之。對曰。未有奇才。上曰。君子用人如器。當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惜才於異代乎。德彝慚。

(頤 解 愁 却)

開元中。頤陽邊軍。續衣出於宮製。有兵士於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其誰眠。此袍經手製。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身緣。兵以詩白。帥進之朝。玄宗命遍示六宮。曰。作者勿隱朕不罪。汝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憫之。遂以配得。詩者笑謂曰。吾與汝結今身緣。邊士皆感泣。

唐魏徵好切諫。太宗殊憚之。一日謂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畏卿。曠故中輟耳。又嘗自臂伴鵠。望見徵來。急匿懷中。徵知之。奏事故久不已。有是君方能。是臣鵠竟死懷中。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鬻於連帥。於頤家。郊思慕不置。因寄詩云。公子王孫屬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頤偶見之。即召崔携婢而歸。

光武時。有人告馮異威權太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陳謝。乃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焉。

唐陸宣公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苦旱。以關可不必賑。贄曰。帝王懷柔萬

(頓 解 愁 却)

邦惟德與義。寧人貧。我無我貧。人上深然之。

弘虞

三三三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圍爐使諸妓把琵琶捧觴侍立而一千戶適調邊還即召入與談邊事甚悉大喜曰爾寒矣須飲熱酒即手酌金卮賜之復談益快命絃琵琶侑觴即并金杯與之已而又談更樂甚乃指妓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効死積功至都指揮使庸人亦非

王越值邊人叛夜襲其營將至暴風驟起塵且翳目衆惑欲歸忽一老兵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人不覺何物老兵歸而卒遇人掠者還而據上游皆是風也越聞之不禁下馬拜服真虛心真度量真愛才及成功推卒為千戶

平蔡乘雪奪崑崙乘雨而皆以夜進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之謂也

唐盧承慶考中外官有一督運官遭風失米判云監運損糧考下下見其人容色自若重其雅量改注云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亦無喜容又改云寵辱不驚考上上劉宴於楊子置場造船每艘給以千緡或言其所用不及半請損之宴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宜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

(頤 解 愁 却)

完。若遽與屠屠計較。安能保其久行乎。異日必有滅之者。滅半猶可。過此則不堪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奏滅其半。及咸通中。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宋太祖微時。嘗依隨州刺史董本宗。其子遵誨。每侮之。一日謂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蛇化龍飛去。是何祥也。太祖不答。及即位。召諭之曰。卿尙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上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乃以爲通遠軍使。

宋韓魏公琦。出鎮中山。有門客夜半踰垣出宿娼家。公知之。乃作種竹詩以警之。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客聞而自愧。亦作詩云。主人若肯憐高節。勿使狂枝受斧斤。公感其言。乃置一女奴贈之。

南漢主劉鋹。苛斂奢淫。宋太祖聞之曰。我當救此一方民。乃命潘美等伐之。師克雄州。鋹降。至汴。封恩赦侯。嘗從遊講武池。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捧杯涕泣。帝曰。朕本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卽命取餽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大慚謝。

宋太宗與趙普論桑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上問云何。曰。愛錢耳。上曰。苟

(却 愁 解 頌)

弘度

三四

用其長。當護其短。被窮措大眼。孔小若賜。以十萬貫。則塞破其屋子矣。

宋呂蒙正素貧賤。及拜相入閣。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

郭曖尙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主恚入奏。子儀聞之。囚曖入朝待罪。代宗曰。不呆不聾。作不得阿家翁。兒女閨中之言。勿聽。宋仁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望意。及還宮。謂嬪御曰。渴甚。可速進茶來。嬪曰。官家何不外面詔耶。致久渴耶。上曰。屢顧不見。苟問之。必有特罪者。故忍而歸。左右皆頓首動容。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言此地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遂捐作學基。即今蘇州府學是也。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范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亦意解。卒議相符而退。

藩州刺史陸象先。政尙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源。何

(頤 解 愁 却)

憂不治

屠瀟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公子。沿途騷動。人以告公。意必加譴。公但呼語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今後慎。毋爲此。

溫公有老僕。顯貴二十年。只稱司馬秀才。一日子瞻來謁。因而教之。乃改稱大叅。公公驚問。以實告。公笑曰。好一僕人。却被東坡壞了。

平湖陸太宰允祖。初爲漕令。有富民枉坐重辟。相沿數年。官以其富。恐涉嫌疑。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卽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上。臺臺使曰。此人素以富名。奈何驟出之。陸曰。但當問其事。之枉不枉。不必問其家之富不富。果不枉。夷齊恐無生理。如枉。陶朱亦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不揚在垣中。以專權劾之。落職辭朝。遇孫公。揖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衙門。囑托者多。不專何以申公道。孫沉思曰。誠哉。吾過也。卽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遂得起復。

金徒軍合喜。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李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之。

(頤 解 愁 却)

狠毒

二二六

帳中責曰。將軍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調兵分進。破之。金兵退。剛中馳歸。謂李燾曰。將師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為督戰而成功不居。剛中度量過人遠矣。

光廟年甫十三。經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鶴下轉東面西立。一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待曰。移銅鶴可近前些。衆皆嘆服。

狠辣第二十八

曹操征袁紹。軍中缺糧。管運官王粲來稟。操曰。姑以少斛支散可足。粲曰。倘軍心不服。奈何。操曰。我自有處。粲果如操言。操密探諸軍。盡出怨言。乃呼粲曰。當借汝首。以壓衆心。妻子我厚撫之。粲曰。臣有何罪。操曰。我固知無罪。但事已如此。不得不爾。遂令塞其口。題其背云。故行小斛。竊盜兵糧。特按軍法。斬首示衆。傳徇各營。衆始無語。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疾苦。對曰。苦為河伯娶婦。豹詢其故。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與河伯娶婦。因與巫祝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令沐浴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帳牀。

(頤 解 愁 却)

席居女其中。卜日浮諸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云。卽不爲河伯娶婦。終爲水來漂溺。於是人家多携女遠竄。故城中以空。豹曰。及其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之。至期。豹乃往。會河間。鄰三老官。豪右。里長。父老。咸集。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一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旣見。顧謂巫視三老曰。其女恐不佳。煩大巫。爲人報河伯。更求好者相送。嫗未及答。卽使吏卒共抱大巫投諸河中。頃曰。嫗去。何久。更命弟子趣之。凡投入三弟子。復曰。是輩皆女子。想不能白事。須煩三老入達之。三老戰慄。不能出聲。復卽摔三老於河。豹自簪笏。鑿折。嚮河拱立待之。良久。旁視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久不還報。奈何。不若使廷椽。豪右各一人。疾入。再趣之。衆相顧失色。皆叩頭流血請死。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視衆如死灰。然豹乃投簪大笑。曰。廷椽輩起。河伯不娶婦矣。吏民震懼。其風遂絕。

獨其禍者。巫與三老。此外。不過因人取利。殺其尤者。已足取其餘。罪分首從。煞有分曉。○昔吳相傳上方山五侯。好酒喜財。更兼愛色。亦往往有娶婦之說。卜筮爲之判斷。巫祝爲之攝鼓。愚人因而疑信。自春徂冬。遊船鼓吹。繹絡不絕。甚至有借

(頤 解 愁 却)

狠毒

二八

債者祈福者禳禍者保患者招魂叫魄者舉國若狂紛紛不已。歷千百年如一日。洵是蘇城一大弊。清康熙乙丑秋中州湯中丞公諱斌者撫吳。特命移像付之水火。改廟宇為伏魔聖殿。并禁止民間款待花筵等項。而民竟相安如故。亦絕不為崇。其亦與西門公同一卓識歟。

司馬懿夫人張氏有智畧。懿懼曹爽謀害。托病瘋痺不起。一日晒書於庭。忽暴雨至。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氏。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石崇豪富。每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不盡歡。使黃門立斬美人。王道與敦常共詣之。丞相素不能飲。輒勉強至。醉及到大將軍前。固辭不飲。以觀其變。已斬却三美人。顏色曰。若不飲如故。丞相不忍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家事。崇為氣奪。令不復行。

隋文帝時。雷州總管趙訥貪虐不法。狸獠多斃。夫人鄭氏力諫苦爭。了不知改。將至。賊壞因不得已。密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陳訥罪狀。上置訥於法。即敕夫人掌州事。招慰叛亡。乃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遍州郡。述下意。所至皆感泣降服。及歸。

(頌 解 愁 却)

仍諫守訥喪不復視事上雅重之詔封爲誠敬夫人命其子襲爵。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若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李世民欲反恐父淵不從先令襲寂以晉陽宮人侍寢謂曰二郎欲大舉正恐事覺坐誅耳乃乘間婦人說令起兵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復說淵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李林甫性險刻善排陷人而人不之知嘗謂李適之云華山有銀鑛采之可以富國曷不爲上言之適之信果爲上言問林甫對曰臣知之已久但華山爲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謂愛已而罷適之。

盧杞惡顏真卿乘李希烈陷汝州告上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敬信真其人也上以爲然詔下舉朝皆失色及往果爲希烈所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夷爲侍御史二人隨其所欲鍛鍊成獄時謂羅

鉗吉綱。

武后既立。乃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之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越數日而死。

雖極狠毒。然較之呂后投戚夫人於廁中。還覺乾淨有韻致一笑。但未知后與妃平日酒量何如好飲與未。今有酗酒生事者。當以此法處之。令其心醉。使其骨酥。

唐李振舉進士不第。深嫉縉紳之士。乘朱全忠爲亂。進言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領之。乃聚朝士裴摠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其屍於河。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信服。抱貞因往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實。可乎。僧應諾。復謂曰。但詭言擇日鞠場焚身。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以相出。僧信從之。遂陳狀聲言。乃命於鞠場積薪貯油。爲七。日。道。場。晝夜香花燈燭。梵唄雜作。復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吏兵將士。羅拜其下。以俸入壇爲施。堆貯其旁。由是遠近誼傳。士女駢集。捨財億萬。計滿七日。遂聚薪發火。煙焰蔽天。大衆澆壇。鑿鐘念佛。抱貞密已遣。

(頤 解 愁 却)

人填塞地穴。俄頃僧薪俱灰。所得資財悉輦入軍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安厝焉。張敞爲京兆尹。將去任。使椽絮舜按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治事。敞聞之怒。遂殺舜。後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歲餘冀州盜起。復爲刺史。盜賊屏息。

宋眞宗得瘋疾。事多決於劉皇后。丁謂力譖寇準。貶知相州。帝不知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左右畏謂威。皆莫敢對。後復議貶爲雷州司戶。必欲致之死。乃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相州。衆皆惶懼。準方與郡官飲宴。神色自若。使人謂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宋眞宗自澶淵還。王欽若深憾寇準之功。私進曰。陛下謂準有社稷之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州之役。是也。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願準寢衰。遂出知陝州。

宋仁宗朝。石介奏記於富弼。勸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以傾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摹成。遂改伊周爲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甚信。而

(頤 , 解 愁 却)

狠毒

三三二

彌等懼不自安。皆請行邊。介亦求得外補。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取禍。乃與張俊謀殺之。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訐告。號鵬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頗有銜恨。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謀以張憲王俊。皆飛步伍。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庶帝不疑。乃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赴樞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承俊手目具獄成。告檜。檜即矯詔。使召飛父子證憲事。拘詣大理獄。遂誣飛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及韓世忠等。皆詣詰其實。悉不聽。卒殺之於大理卿獄。

死於大理獄。與死於東窗下。同一死耳。不見秦家夫婦至今存也。爲之三嘆。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真。因謂婦曰。若子法當死。後得母悔乎。答曰。惡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婦市棺。爲殮屍具。而陰使人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密語。頤之。果抬一棺至。傑命人捕道士前來。嚴刑鞠詢。實與婦私。而碍子不得逞。因

(頤 解 愁 却)

而合謀訟之者。傑乃杖其婦。卽殺道士。綱之棺。

明嘉靖時。松江一監生。博學有日。而酷信丹術。有丹士來投。先以少試。取信。乃大出其金。一日。盡爲竊去。生甚慚憤。欲爲廣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待啓齒。卽邀飲肆中。懇懃謝罪曰。吾儕得金。隨手質去。雖與吾計。總無所補。今洞庭山。有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卽便舉事。奈急不得來。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特易耳。生急於取銀。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偕至其家。執師禮甚恭。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謂師在無慮也。居數日。復竊金遁。因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具剖。所以僅得釋歸。親知見其髮種種。莫不訕笑。生益愧恨。杜門不敢出。

嘉靖中。胡宗憲誘汪直投降。直與胡皆徽人。遂相信。因以銀十萬。托胡餽嚴嵩。不惟免議。且冀授指揮之職。嵩受賄。欲擬投降。冒死。錫銜示勸之旨。會三司法官持議甚堅。而外論又復籍籍。竟票旨。汪直梟首。其黨葉宗滿。王汝賢等。旣稱歸順。發邊遠充軍。

(却 愁 解 頤)

猴 癩

五三四

明景泰丙子。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卿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天下壯之。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等名益起。

明萬曆中。京師有三婦人。僱驛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一少婦欲下。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卽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驛曰。我腹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少憩道旁。候與偕行。不想少婦已反走久矣。是日三驛俱失。

失金。悞於財。失驛。悞於色。甚矣財色之害人也。計雖狠。亦由貪癡所由耳。

呂夷簡子公弼爲成都守。治尙寬厚。人多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當杖。傑悍不受。曰。寧以劍死。不甘受責。公弼曰。罪止於杖。不應至死。但杖者國法。劍者自請。乃杖而後斬之。軍府爲之肅然。

(頤 解 愁 却)

至十二三各有令譽。魏文帝召見。鏡面汗出。會却無汗。帝問其故。鏡曰。悚。悚。惶。惶。汗出如漿。會曰。戰戰慄慄。汗不致出。上大奇之。

魏文帝與曹植異母兄弟也。忌植才名。欲中以法。乃令七步作詩。不成治之。植應聲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覺感泣。遂釋之。

王右軍十歲。大將軍敦甚愛之。恒置帳中臥。敦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入。與敦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便言逆謀。右軍覺。因聞所議。知無活理。乃嘔吐污穢。詐作熟睡。敦語甫半。方意及右軍。大驚曰。不得不除之。急開帳。見其縱橫狼籍。信爲眞睡。於是獲全。

唐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與汝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用爲僕射。如徘徊願望。當殺之耳。乃以爲疊州都督。世勣預知其意。甫受命。不至家而去。謝仁祖尙年八歲。父鯁宴客。時尙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歎曰。此少年。實一座之顏回。尙曰。座中無仲尼。安得有顏回。

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淡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聯句。

(頤 解 愁 却)

聯 讀

三六

一如孤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曹操西征得隴。西追兵漢中。劉備拒守甚嚴。操意欲還。適庖人進雞湯。操視之。連呼雞肋。宣令官乃遍傳各營。楊修便令束裝。入問何故。曰雞肋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丞相殆將歸矣。已而果然。

楊德祖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立棖。王出看題。一活字於門。便去。修急令改之。人問故。答曰。活在門內。嫌其闊也。或餉酪漿一甌。王噉少許。寫一合字於蓋上。以付楊修。修即令人分食之。衆不解。修曰。一人吃一口也。

吳呂蒙不學。孫權勸之讀書。後魯肅遇之。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矣。蒙曰。公何小覷人耶。士三日不見。即當刮目相待。

吳諸葛瑾。面長似鰐。孫權大會賓客。使人牽一騾來。題其面曰。諸葛子瑜。瑾子恪。年方數歲。亦在坐。見之。請筆願續二字。權許之。遂書之。騾二字。權驚異。遂以騾賜之。

鍾繇子毓與會。小時值父晝寢。共偷服葯酒。父時已覺。托寐竊視。毓拜而飲。會獨不拜。既問何以有拜。有不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會曰。偷本非禮。何以拜為。度年

(頤 解 愁 却)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失路士衆惶惑管仲曰吾聞老馬善識途可使以問路乃放馬於前面衆後隨之果得道遂越淺而渡

楚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令索卦占之曰是爲陽語陰將爲人作媒介冰泮婚成會太守田豹求張公徵女使策執柯果仲春而姻聯

秦王欲侮齊襄使人送一玉連環曰齊人多智能解之乎君臣無策君王后聞之即出取椎擊碎之謂使者云歸謝秦君已解之矣

韓信請爲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躡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禁信之自王乎王悟佯曰大丈夫卽爲真王何以假爲遂封爲齊王

楊修九歲聰慧過人孔君平坦常詣其父父不在呼兒出迎菓設楊梅指戲曰此是君家菓修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曹操與楊修至江南道經曹娥碑見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薤白操不解問修知否答云知之操曰姑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忽悟乃令修解之答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乃女之子薤白受五辛之器是隱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

(頤 解 愁 却)

聯 愁

三三八

坡云輕風搖細柳。淡月映梅花。妹云。任矣。猶未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淡月隱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黃曰。然則妹將何說。云。輕風扶細柳。淡月夾梅花。二人撫掌稱善。唐李泌七歲。便知文。玄宗以神童召見。上方與張說圍碁。因以方圓動靜試之。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枰。圓若子。動若生。靜若死。泌應曰。方若行。我圓若用。智動若逞。機靜若得意。上大異之。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令。一時為詞臣之冠。世號文場元帥。李嶠幼富才思。八歲為鳳閣舍人。文冊號令。多出其手。前與王勃楊炯接跡。中與崔灝蘇味道齊名。人號文章宿老。

唐王勃多才思。每屬文。輒先磨墨數升。酣飲盡醉。引被覆臥。及寤。授筆立成。時號腹藁。

唐李賀工詩。每旦出。乘駿騎。從小奚。背一古錦囊。遇所得佳句。即內入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必至。嘔出心肝。乃已。

陸九齡。累世同居。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與兄九淵為師友。世稱為二陸。九淵方三四

(頌 解 愁 却)

歲問父賀曰。大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學者號象山先生。

劉宴八歲。以神童爲秘書正字。玄宗召入樓中。楊貴妃抱置膝上。爲之巾櫛。施粉黛。上曰。汝爲正字。止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一朋字未正。上默然。爲之動容。

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移檄州郡。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器。又曰。一塚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后見檄詞。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后曰。噫。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時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人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兄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事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以爲隱已。情好遂疎。讒言以息。

庾亮以南頓王宗。與蘇峻善。殺之。而帝不知也。時成帝尙幼。一日問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下。身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眞作賊。將何如。亮懼變色。

(頤 解 愁 却)

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逾出恒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為贛州監郡文章政事。刻慝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進謁。全時賓朋滿座。頭戴青梅一枝。行酒。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席客續之。衆未及對。劉歛衽進曰。能容妾措詞乎。全曰。甚妙。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心酸。留意兒難牽捨。全大稱賞。遂納為側室。後兵興。子仁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謂有神耶。無神耶。景裕曰。有諸。浚曰。若果有之。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盧不能答。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談。張玄之顧愷是中外孫。年并七歲。在牀邊戲。於聞語時。神情不相屬。向暝於燈下。見二兒共叙主賓之禮。畧無遺失和喜。乃越席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虞韞妻趙氏始女。臨去勅曰。慎勿為善。女曰。不為善將為惡乎。曰。非也。有心為好。則人必忌之。善尚不可為。况其惡耶。

(頤 解 愁 却)

宋張詠有詩名。有曰。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楚材曰。太平無事。而君反恨之。可乎。宜改幸字。詠大稱善。曰。子吾一字師也。

宋王有疾。夢河中水乾。謂君乃龍象。無水則死。恐不能活矣。卜之宰輔。對曰。河無水。是可字。陛下之病。其痊可矣。王悅。果即愈。

宋岳武穆在襄州。與金戰。大勝於朱仙鎮。忽夢二犬對談。殊以爲疑。白於一僧。僧曰。二犬加言。乃是獄字。避之乃吉。不然。恐有縲紲之禍。未幾。果爲秦檜所陷。

宋韓侂胄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已。飲未一杯。壁已昇去。敖知必爲韓所廉。亟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疾搶而入。問敖上舍在否。應曰。正在酣飲。亟亡命走閩。及韓

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突入馬文升謂野獸來禁城。請嚴備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不在備盜切宜慎火。人莫曉其意。未幾禮部不燬禁中亦火。焚乾清宮。或問傲古出何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爲能。火郡中須謹火燭。果燒官舍民房十有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

(却 愁 解 頭)

聰慧

二四二

不意其竟驗乎。聞者大服。

明姑蘇相城人姚廣孝初爲僧。有異術。嘗請於燕王曰。殿下用臣。當送一白帽子與。太王戴後之燕。求爲伴。一日侍宴。天寒甚。王出對云。天寒天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及靖難兵起。令擇日。至期風雨大作。王不悅。姚曰。殿下是個龍正。安如此。方助得勢。頭起。忽風吹一瓦碎之。衆皆以爲不利。姚曰。是天欲殿下易黃瓦耳。王大稱善。衆心亦安。

弘治爲東宮時。每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命坐陳說。及畢。則語云。先生吃茶。扇丞張牆以爲太過。東宮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明于肅愍公謙幼時。母梳爲雙角。就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應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異之。公回語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乃束髮爲三角。古春又遇復戲云。三角如鼓架。公笑云。一禿似雷。古春大駭。請其師曰。此兒長成。必救時之相也。

古例七月七日。謂乞巧佳期。人家悉出書文曬之。欲得秀氣。郝隆年七歲。乃出日中。

(頤 解 懋 却)

仰臥或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耳巧

尙書吳洪爲南京刑部郎中時其子山隨父之任年方十二偶同羣兒出遊過操江毛瑄衙門值瑄出儀從整肅羣兒驚散山獨不動瑄見訶問曰何物小兒敢爾唐突官長我出對與汝能對則已否當懲戒汝因指壁上所畫麒麟曰獬豸當門昭法臺之體統山應聲曰鳳凰出世顯奕代之文明瑄大奇之卽以女許字焉山後舉進士官亦至尙書

成化末四川人鄒智生而穎敏年十二能文章遊泮宮居龍泉菴掃樹葉聚焚以照讀書丙午領鄉元郡人聚觀乃於馬上口占云龍泉菴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大相驚

(頤 解 愁 却)

聰
慧



二
四
四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卷之十一

譎詐第三十

山左賈國杞撰

燕破齊。盡有其地。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圍之。莒人曰。安平之戰。田單以鐵籠得全。因立爲將。以拒燕。適燕昭薨。惠王立。單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畏誅不敢歸。假以伐齊爲名。齊人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毅。毅奔趙。單暗令城中人。食必祭祖先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遂舉一卒師之。每事輒拜。於是牧牛千餘頭。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于尾。鑿城數十穴。夜燒其端。而縱之。牛熟怒。奔燕人。觸之盡死。大潰敗。殺騎劫。一夕。齊七十餘城皆復焉。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于齊。齊使孫臏爲帥。田忌爲將。以救韓。臏直走大梁。涓聞之。棄韓而歸。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籠。又明日爲五萬籠。明日爲二萬籠。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已過半矣。乃倍道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因斫樹白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夜火舉而發。涓至樹下。見書果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

師大潰。涓自刎。乘勝大破魏軍。虜太子申。

秦太子妃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趙不之禮。因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太子愛華陽君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就居。不見幸。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爲子西遊。謀立子爲嗣。可乎。異人曰。果如君策。秦國當與君共之。不韋乃厚賞見夫人姊。因以戲於夫人。且譽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且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後。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使不韋還報。異人變服逃歸。更名楚。不韋乃自娶邯鄲少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故與異人見之。異人爲請。不韋陽怒。因而進之。旣而生子。政嗣楚。立爲秦王。後并六國。爲始皇帝。不韋遂權傾中外。復與夫人通舊好。論死棄市。

秦趙高欲專權。恐人議之。乃先設驗。持鹿以獻。曰。此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陰中言者以法。嗣是人莫敢言其非。

(頤 解 愁 却)

楚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進見。使佯驚曰。吾以爲亞夫使耳。乃項王使。急令持去。更以惡草進。使歸報羽。果疑亞夫。

漢桓帝時。宦官張讓。權傾中外。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傾囊相結。奴甚德之。問何所欲。陀曰。無他。惟願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謁讓者。車馬填門。陀一日詣讓。壅不得行。奴望見。爲牽諸奴拜迎於路。共轡而入。衆犬驚。咸謂讓厚陀。爭先納款。旬日積貲百萬。

楊修爲曹操主簿。欲謀立曹植爲世子。丕患之。以車載廢籠。納吳質與謀。修走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明日復以籠載絹而入。以搖之。修復白操。推驗無人。操疑始釋。由是出入無忌。

曹操攻漢中破之。有意歸。司馬懿進言曰。今既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入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乃引還。

陳羣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我。我其爲周文王矣。及病革。遺令分香賣履。絕無一語及禪代事。且語衆曰。孤始於樵東。築精舍。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待天下清平。

(却 愁 頤 解)

講 詐

二四八

方乃出任。及被徵立功。亦不過欲題墓道曰。漢故將軍曹某之墓足矣。孰意爲國討賊。身爲宰相。位極人臣。意誠過望。設朝廷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強盛。言有篡逆之意。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捐軍務。竊恐已離兵柄。人爲所禍。此身一敗。則國家亦至傾危。是以不敢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會河南尹李勝將蒞任荊州。來候。懿乃使兩婢侍立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湯。從頤流出。沽濕胸臆。勝曰。外間傳公瘋疾。偶發。何意乃爾。懿微舉聲作呻吟狀。問新任何方。勝曰。荊州。懿故曰。君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得相見。雖有二子。皆不肖。願以相托。勝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懿復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荊州也。懿乃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遂倒身偃臥。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爲慮。于遂不設備。尋果爲所殺。

晉祖逖將韓滔。與後趙將曹豹。分據東川。相持四旬。軍士乏食。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左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亦苦飢。謂敵軍豐飽。

(却) 愁 解 (頭)

大懼宵遁。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滑腹垂過膝明皇戲指曰此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惟有赤心耳每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嘗與妃共坐祿山入先拜妃上問何故曰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義府狡險忌刻每言必微笑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能害物稱之爲李貓丁謂竄崖州家寓洛陽常作家書致洛守劉燁祈轉付家因戒使者伺守會僚衆時當堂呈達燁得書不敢隱卽以聞帝啓視其語多自刻責敘述愛國厚恩無由得報戒家人切勿怨望帝爲之感惻遂得改徙雷州

虞詡爲武都守羗寇率衆數千遮於陳倉詡停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羗聞之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籠日倍增之羗疑不敢逼或問之答曰敵衆我寡徐行則易爲所及見籠日增必謂郡兵出迎孫臏示弱我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羗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弱弩羗謂矢弱不足畏并兵急攻乃使二十強弩合力共射發無不中

講 義

二四九

(却 愁 解 頤)

語 詐

無。不。倒。菴。始。震。退。復。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門。出。北。門。入。西。門。出。南。門。入。貿。易。衣。甲。迴。轉。數。週。菴。不。知。其。故。更。相。恐。怖。詔。計。賊。當。退。潛。遣。五。百。人。間。道。設。伏。候。其。走。路。菴。果。奔。還。因。掩。擊。大。破。之。竟。不。知。兵。從。何。來。亦。不。知。其。多。少。菴。大。畏。服。永。不。復。犯。

宋太宗初即位。微行過街市。遇一丐者。登一富民之門。乞錢未滿。罵詈不休。觀者靡不忿忿。忽人叢中一軍官躍出。刺丐者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執問。邏卒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爲証。坐富民罪。既讞獄。太宗問某服乎。曰事已至此。何云不服。索刀閱之。遂納之室。召有司曰。此吾刀也。向實我殺之。奈何輕易枉人。因罰有司而釋富民。復詔諭訊獄無疎濫。

宋高宗時。京師忽缺現錢。市肆皇皇。秦相檜知之一日。忽呼一傭工。櫛髮以五千錢。當銀二錢。檜之戒曰。此錢有旨。數日。卽不使。可早。用去。工遂出。傳不三日。而現錢頓出。又值都下貨塞。苦乏現銀。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呼而來。諭曰。適已有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糶。進呈。將廢銀不用。矣。約翌午事。

(頤 解 愁 却)

畢院官唯唯而退。急命工連夜爲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錢。爭買帛貨。物價頓昂。銀溢於市。

范宗伊既去。秦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奈無相位。不可行也。語聞。高宗信爲然。遂以爲尙書右僕射。

秦檜爲相時。都堂左廡前。有石榴一株。每結實。乃默記幾枚。一日偶少其二。佯爲不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去之。有親吏在傍。倉卒告曰。其實甚佯。斫之可惜。檜笑曰。盜食吾榴。乃是汝耶。吏大驚服罪。自此下人罔敢作弊。

宋米元章有潔癖。周仁軌性巧詐。與之交契。一日芾言得一古硯。非世間所有。殆天地秘藏。周詭曰。公雖名博識。然所得之物。或眞膺各半。特善誇耳。曷借觀之。芾喜。發笥檢取。周隨取水滌手。以巾拭者。再着敬觀狀。及出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但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試之。急未至。周卽唾涎磨之。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硯已污矣。永不可用。乃擲棄焉。他日再往。遂袖之而歸。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監郡。初至任。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白曰。下馬常例。王

講 詐

三十一

公見之。以為汚已。佯作怒容。便欲具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畏懼。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錢物納其中。對眾封緘。真於廳側。且戒曰。有一小犯。二罪俱發。由是吏民警策。課息俱備。比任終。榮歸登舟之日。吏白。廳櫃奈何。公曰。尋常果有定規。須有文牘。速取驗視。吏齎文案至。公曰。既有往例。受之無害。俾即昇櫃於舟。載之而去。眾始愕然。

明方士監道行。以術術得幸於上。世廟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壇中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汚穢。不能格真仙。後中官竟以密封授之。使其自焚。道行乃為偽封付火。而匿其真跡。私啓示所答。具如旨。上益以為神。而信之愈甚。後嚴嵩用事。因假神仙之說。謀去之。廷臣咸賴其力焉。

慈頑第三十一

漢靈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善作家。居無私蓄。乃開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又作列肆於宮中。使諸采女嬪妃。更相盜竊。爭鬪。自著商賈服。從之宴飲為樂。又於西園弄狗。看進賢冠帶。又駕四驪。躬自操轡。京師相為倣效。縣價遂

(頤 解 愁 却)

與馬齊。一日問侍中楊奇曰：我何如桓帝？奇曰：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此後必復致大鳥矣。

後漢劉禪降晉，封爲歸命侯。一日預宴，司馬文王問曰：還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私語曰：何如此言？若再問，須泣告曰：先人墳墓遠在蜀中，無日不思。庶得邀恩放歸。會王復問，禪如正言。因詐爲哭狀，苦無淚，乃閉其眼。王笑曰：何乃似郤正教語耶？禪驚曰：誠如尊命。王自此不疑，竟得令終。

李文禮性遲緩，將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文禮倉卒見之，便大慟哭。吏曰：是長史姊也，何爲哭之？李乃悟曰：我固無姊，向亦怪道。

東晉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畧不敢忤，但勅虎賁不得進。大荆於私心自喜，以爲得計。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賊圍城，不敢詣廳視事。文符須發者，則於窻隙中出入，鎖閉宅門，不放入。行動及賊登城，乃身入櫃中，戒其奴曰：掌匙鑰，賊來慎勿與。

王戎性儉嗇，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既富且貴，每吃蔬，缺堂，與夫人

(頓 解 愁 却)

聽頭

晝夜執牙籌會計。

晉惠帝爲人鸞駭。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大饑。百姓餓死。近侍以告。帝曰。何不食肉糜。

陳主聞隨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敵軍。豈能飛渡。仍奏妓縱樂。賦詩不輟。遂亡。

齊後主言語澀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狎。未常交談。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齊主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以何事爲樂。對曰。多聚蝸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最樂。帝卽命試之。喜曠不已。因撫綽臂。讓之曰。既有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北史庫悉連。性愚魯。居室常患黽。乃呼守門吏杖之曰。汝所司何事。乃故放其入來。隋煬帝性暴。然復敏捷善悟。自知所爲。非保國之道。嘗引鏡自照。嘆云。可惜好頭顱。不知爲誰人斫去。

唐開元苗晉卿王選。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爲選首。安祿山言於玄宗。乃

(願 解 愁 却)

召入面試。爽手持試卷。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孫銍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懼不知所出。銍獻一策曰。願得陛下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攻。庶可待救兵之至。帝曰。璽不足惜。願公之行。能了事否。銍俛首思之良久。徐曰。但恐不易耳。

唐薛昌緒拘謹迂腐。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奴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高談虛論。久之。茶畢而退。或欲就宿。必先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始入。俗傳一人性迂腐。將有事於細君。必曰。予非爲好色。而然也。將爲祖宗綿血食也。欲再則曰。將爲朝廷添人丁也。欲更再則曰。將爲天地廣化育也。其亦薛公之流亞歟。附載以佐一笑。

唐主善音律。故寵伶人。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優名李天下。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莫敢出氣。

宋主昱嘗直入領軍府。見蕭道成畫臥裸袒。令起立。畫的於腹。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乃更龍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

懸 願

(頤 解 愁 却)

慈 瀆

二五六

宋仁宗時尙美人楊美火得幸。數與郭后爭。一日尙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怒。批其頰。上自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后之議。宋明帝奢費無度。府藏空虛。乃私令小黃門於殿內掘地埋錢。以爲私藏。軍國有事。不輕動支。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爲人迂矯。居京師。偶種罌粟花。俗傳須口說穢語。則花開。必茂。退夫撒子密誦云。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不絕。忽有客至。命子畢之。子執餘種云。家大人已曾上聞。予小子不敢再賣。

宋有愚人得燕石。悞爲玉。什襲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往觀之。主人端冕發寶。客見而掩口胡盧曰。燕石也。主人大怒曰。盲瞽之言。藏之益固。守之益謹。不復更以示人。

明漢王高煦反。宣宗親討之。勢窘。出降。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降爲庶人。至京師。鎖禁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良久。方有寬恤之意。庶人乃出不備。伸一足勾上僕地。上大怒。命壯士昇銅缸重三百觔覆之。庶人有九頂。負

(頤 解 愁 却)

而起。乃積炭繞缸。如山燃之。逾時。火熾銅鑪。化爲灰燼。

已卯八月。王守仁雖擒宸濠。捷音急。猶未至。上欲假親征爲名。以遂南遊之志。遂下召南征。出師駐涿州良鄉。守仁捷奏甫到。上令退回。待駕至南京。另奏。梁儲等屢請回鑾。不聽。遂下江南。守仁奏言。請獻俘闕下。而江彬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侯上親與決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因與共謀。始信永無他志。卽以濠付之。上已至南京。復命張忠等。統領邊軍萬餘往江西。搜捕餘黨。窮求微隱。羅織平民。濫肆誅戮。沒入貨財。不勝繁擾。忠奏復矯僞詔。趨召守仁。因不卽赴。卽讒於上前。言其必反。永聞之。乃密遣人報知其疾。來以釋。上疑聞召卽行。忠等復拒之於蕪湖。使不得進。守仁無奈。因入九華山僧房晏坐。永勸上遣使覘之。乃曰。守仁學道人也。召果卽至。安得反乎。命仍還江西。照舊供職。正德好養畫眉。日令光祿進子鵝頭數十。以作食少。卿楊璋上言。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得許多子鵝。且傷殘物。命有乖好生之義。上怒。命中涓詰責。并着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褶跪午門外。傳旨降三級調外。遂謫知瀘州。

(頤 解 愁 却)

愁頑

二五八

明大啓中。崑山有一富翁。酷好丹術。遂爲丹客所欺。盜去千金。忿甚。乃懸百金爲賞。以物色之。踰數日。或報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密偕覘之。果然。索賞而去。主怒。急入肆。止欲發話。客笑容可掬。欣然起立。遽携主人手。止之曰。方與衆有約。勿揚吾短。君物具在。且飲三杯。當即奉還。主人喜而信之。坐與劇飲。連喚酒肴。雜沓而至。客起小便。伺間逸走。候久不來。問同席者。皆云。偶此羣集。初不相識。詢之店家。云。彼來說。是你請他。訂此相候。鈔自公出。其人無奈。只得算還酒價。始悟報信者亦其黨。因貪重犒。并來設騙耳。衆詢其由。皆爲一笑。

始騙其銀母不奇妙。在并騙去賞物。更妙在復騙他自出酒錢。弄得他腳踏空。巧極趣極。總是貪之一字使之。擊由自作。怪不得別人。天下利之所在。往往如斯。不獨丹術一輩誤人也。

天啓四年甲子。獲山東妖首王好賢。好賢父森。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用。以招人。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嚮應。森死。遺贖百萬。好賢以此購募勇。敢欲爲變亂。密約景州于宏志。濟州徐鴻儒三方并起。徐以他事。先敗。詞連好賢。王

(頤 解 愁 却)

拒捕逃去。後爲揚州捕役所獲。鴻儒旣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二十餘年。不意一日至此。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若更遲數日。吾輩橫行天下矣。

己卯六月。江西寧王宸濠反。用鄉宦李士質。舉人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詐傳武宗遊恣不道。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等。飭兵待旦。給三司巡接入謝就宴。擒捉相顧。惶遽。獨孫燧許逵正色辨論。極言不可。濠怒。謁武士縛出。惠民門斬之。時當烈日晴朗。忽然陰。愴。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各官悉枷鎖下獄。奪船順流而下。攻南康九江諸郡。七月。提督南贛軍務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逆。星馳入南昌。濠解安慶圍。奔還救。至鄱陽湖。督師與戰。大敗。就擒。初濠將反。婁妃獨號泣力諫。不聽。旣就執。監車北上。與監押官追談往事。卽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今日至此。悔恨何及。

嘉靖間武定候郭勳恃寵肆惡。臧賢論其假威逞虐。勳疏辨。上猶優詔答之。己而六科都給事李鳳來等。交章劾奏。勳疏求去。上允之。命給以勅賜還第。勳故不領復疏。自陳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曰。勳語如此。不遜。強悖。

(却) 愁 解 頭

懸頭

二六〇

無禮。著逮捕。勘究。於是工科高時等。盡發勳奸邪事。坐殺人律死。斃於獄。
嘉靖壬寅。上幸曹妃宮。宮婢楊英等。瞰上與妃睡熟。乃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覺之。走告太后。馳救得免。詔并曹妃殺之後。上以妃亦在寐間。當不知情。常憫念其冤。

明末闖賊破京。懷宗狗難。弘光聞變。卽位應天。乙酉春。祭先帝於雨花台。誓衆出師。人心忿忿。號泣震天。及馬士英阮大汙。嬉笑自如。歡飲竟日。惟談房事。無一語及國事。觀者咸解體。

有李公者。人號迂仙。嘗出。遭酒漢於道。觸之見毆。但又手聽其揮拳。絕不發一言。亦不遜避。見者奇之。爭問何意。曰。倘或斃我。彼自償命。我正欲其爾爾。○又嘗被酒大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閤人呵之。曰。何物狂生。向人門戶泄瀉。迂仙睨視曰。還是汝門。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我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對汝口。迂仙指其嘴。徐徐答曰。想老子此口。頗亦有年。○又家有一坐絕矮。迂仙每坐。輒嫌其低。必取甌片支其四足。殊以爲煩。一日忽思得策。呼人移置樓上。及就座。低如故。因悵

(頤 解 愁 却)

曰人言樓高乃浪得名耳。遂命毀樓。○又久雨屋漏。夜救徙其牀。卒無就處。妻兒交訴。急呼匠修治。勞費良苦。工甫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迂仙日夕仰屋嗟嘆曰。命劣之人。好不湊巧。纔爾葺屋。即便無雨。豈不乾折了也。

惜儻第三十一

晉簡文嘗出遊。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答云是稻。帝深以爲愧。還宮三日不出。云甯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晉王濬治水軍。作舟艦。蔽江而下。吳彥請增建平之兵。以塞其衝。吳王不聽。乃爲鐵鎖橫斷江路。自喜曰。鎖截江面。北軍豈能飛渡。

趙飛燕爲皇后。比婕妤時。寵少衰。女弟合德絕幸。勅爲昭儀。居昭儀儀陽宮。后居別館。無聊。多通侍郎官奴。成帝了不知之。劉向爲叙烈女傳。以進。欲冀一悟。終不知省。漢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立贇乃止。曰。吾兒爲帝。亦復何求。李驥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宜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否則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斬之。及威弒贇。乃哭曰。悔不聽

(頤 解 愁 却)

體 謹

二六二

忠臣之言。以至於此。遂更名旻。卽位於晉陽。

梁主好談玄。聞魏兵至。尙講老子於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及王城急。反者開門納魏師。乃焚古今圖書四十萬卷。嘆曰。讀書萬卷。乃有今日。文武之道盡矣。遂降。

安祿山生日。明皇賜賞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三朝洗祿山兒。用襪裹之。令宮女舁之。而行。喧笑之聲達外。上問何故。左右以洗祿山兒對。上往觀之。大喜。因賜妃洗兒金銀錢。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醜聲頗著。上并不疑。

唐主酷信浮屠。募人爲僧。及萬計。每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經。拜跏手。足成贅。宋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辨者。爲僧粧往見之。與論因果。性命之說。唐主敬重聽信。謂之一佛出世。不復以治國守邊爲事。

武三思與韋后通。中宗不知。一日。韋與三思雙陸。而中宗居傍。自爲默籌。

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之。經月。城中食盡。時供御僅有糲米二石。每伺賊休息。夜縋人出城。採青蕪根以進。嘗遣一健卒出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賜襦袴。上求之不獲。竟憫慰。而遣之。城將陷。李懷光。李晟倍道入援。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泚賊遁歸。長

(頤 解 愁 却)

安。廬。杞。恐。懷。光。入。朝。禍。及。於。已。乃。說。上。曰。若。令。懷。光。乘。勝。攻。長。安。可。一。舉。滅。賊。因。詔。引。軍。屯。便。橋。與。李。曷。刻。期。進。取。懷。光。等。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甚。悞。悞。而。去。至。中。途。頓。兵。不。進。表。廬。杞。罪。惡。衆。論。譴。諍。上。不。得。已。貶。爲。新。州。司。馬。

謝安石年少時。請阮光祿裕造白馬論。裕爲論以示謝。謝不卽解。重相咨詢。阮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宋徽宗。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善妖幻大言。帝喜甚。加寵賚。自是大興道教。紛創殿宇。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宋度宗卽位。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見。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之爲周公。

宋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怙寵弄權。宜賜遠竄。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語愈懇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

(頤 解 愁 却)

懣懣

二六四

侍請更衣帝卻之曰勿易留此以旌直臣翌日盧航奏禾狂言竟貶禾監信州酒稅
既知其直衣且不易而卒貶之眞懣懣極矣

崑山周汝礪字用齋性絕駭爲諸生時常處館值黃霉日見主家曝衣問何故曰凡
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晒書囊及束修衣服館童知其愁乃竊去數件周
訝其少童給云想爲烈日所消耳周竟不究但連云不曬得也罷可惜可惜偶舟行
見來船過訝其快驚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
不妙哉後成進士吏部過堂令通大鄉貫誤爲大鄉官遽對云敝鄉有申瑤老狀元
吏部知其愁磨使去出謂同人曰尙有王荆公未言適見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
初任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簽書怒曰狗賊奴纔想得一佳破爲汝攪亂矣及
居家適婁東王元美遣先司馬之難往弔之誤詣王荆石學士宅時學士以省親在
告錦衣出送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云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尙未知尊
公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云得毋弔鳳洲乎周始悟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
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一生懣懣多類此

(却 愁 解 頤)

張士誠晚年全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又崑聽王敬夫、蔡彥夫、葉德新三人用事。時作十七字謠譏之云：丞相故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日西風起，乾癟切。蒲結

劉鬢二子俱進士。長媳入京，公送之登舟上跳，以手援之。郡守來送，見而徵。晒公曰：府公笑我乎？若不相扶，倘跌入水，更可笑也。後次媳入京，時公臥病，呼至牀前，謂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諸親友畢集，忽呼次媳曰：勿忘昨夜枕上之囑。衆皆愕然。媳為面赤，迨述其故，無不撫掌。

匈奴使韓邪入朝，自言願婚。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復上書願保塞上，復以為便。郎中應侯以十策論其不可，乃使將軍許嘉諭止之。單于謝歸，載昭君出塞去。稱之為明妃。號胡闕氏。音烟支郎 皇后也

明天啓元年辛酉，陝西會寧縣關寡婦家，黑牛產一犢，光焰四起，渾身綠鬣，遍體斑文。婦以為怪，擊死棄之野。凡四閱月，絕不臭腐。府守始知為麒麟，具憲以聞。

莆田陳音，字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從者不聞，竟引鑿歸舍。師召謂至其家，升堂周覽，曰：何此居境界全似吾家。又觀壁間畫，曰：此我家。

(却 愁 解 喧)

懼 懂

二六六

物緣何掛於此。既見家僮出。叱曰。汝何故亦來。此僮笑曰。故是我家師。召悟曰。怪道是相像。○一日浙江楊文卿。是刑部郎。招師召飲。竟至戶部郎山西楊家。去時尙蚤。楊猶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不見。酒着。乃曰。觴酒豈肉足矣。無勞盛饌。楊愕然。莫知所以。強應之。只得入告家人。使爲設具。俄而浙江楊家使人至。白以主人候久。始悟曰。乃汝主耶。我悞矣。遂一笑別去。○又嘗隔宿具饌。延客。明蚤竟忘之。反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速柬。談甚久。客無奈。反治具留款。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邀怒謂之曰。汝請去。我主人我待何如。家人道所以。乃廢然。遂拉之同去。

嘉靖十三年。田家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事聞下督撫議。蘇厚賂營寬。因議曰。兩江人苦兵革。邦相逐母凌下。蘇爲衆殺。怨除暴。其弗問。官之如故。諸土官增贖。嘆曰。殺人不罪。弒主無刑。吾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於是悉解體。

嘉靖癸卯。陶仲文以箕仙術得幸。賜名秉一真人。旋加少傅。少保。復加禮部尙書。兼少師。尋加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復蔭其孫敏爲國子生。

(頭 解 愁 却)

崇禎十二年九月。特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尙書。督師討賊。賜上方劍。先斬後奏。并督師輔臣銀印一顆。給金四萬。賞功牌一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陛辭。宴於平臺後殿。手觴三爵。賜詩。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十三年二月。復給金萬兩。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剿。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悉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出師之隆。恩遇之厚。莫盛於此。然亦竟無成功。

會稽天寧觀。有何道士居東廊。栽花釀酒。好延賓客。一日有道人貌甚偉。善談論。款門求見。何欣然款留。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謀亂。卽前道也。何亦坐係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絕。忽又有一道士。亦美豐姿。多伎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罵鬪扇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噩。旋得上幸。賞動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闕。官至蕊珠校籍。父母俱得榮封。而何老以嘗罵。故日夕憂懼。惟恐禍及。會若水以書慰之。道林不爲介意。始得稍安。

(頤 解 愁 却)

憶
憶



二
六
八

7.52
105264

82

103064



却
愁
解
頤

卷一
册

總
潭
楊
昭
僕
題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卷之十二

破疑第三十三

山左賈國杞



孔子居陳去適蒲會蒲人公叔氏以邑叛止孔子謂曰苟無適衛當出子因魯之盟遂出子於東門竟至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者神不聽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疑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君之何而察之崇曰饗江芋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芋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遂預爲之謀得不廢

曹操追劉備至江陵將順流東下乃遣孫權書曰將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權乃召周瑜定計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當爲天下除殘况操舍陸登舟自來送死可近之耶權拔劍斫案曰再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於是與瑜畫計破曹於赤壁

晉樂廣遷河南尹有親久不來詢之答云前蒙留飲見杯中有蛇影懼而待疾時廳事有漆角弓懸於梁間影如蛇射杯裏因復置酒前處曰有所見否曰如初乃告以

破疑

二六九

365156

(頓 解 愁 却)

破疑

1170

故客疑始。病遂豁然。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林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誼傳聞於郡邑。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且驗其事。有侍吏張駱。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駱潛入僧房。見地有穴。暗通佛座。乃令謙立於佛前。駱即由穴入。佛中厲聲具說。僧過。即擒魁首。上聞戮之。唐傅奕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術。能咒人死。復咒能令立生。上試之頗驗。奕曰。僧若有靈。宜令咒臣。乃奉勅咒奕。奕竟無恙。而僧忽自仆。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你却不疑。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師云。人言學士曾讀萬卷書。果是否。渤曰。然。師曰。心如椰子大。萬卷從何着。落。渤悟。首肯而退。唐時車駕幸汾陽。狄仁傑奉使供頓。并州長史李冲哀以道出。妒女祠。俗稱有盛服車馬過者。必致風雷。應別開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後果無恙。

程瑜知冀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立祠。海南道出冀。珣詰之。答曰。比過海。

(頌 解 愁 却)

溥守不信。投之江中。乃逆流而上。守懼敬禮。璠曰。請更投以試之。則順流去。羣疑始釋。其妄遂絕。

宋立壽王元侃爲太子。廟見澤宮。京師民喜躍曰。此少年天子也。太宗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於何地。寇準曰。此正社稷之福也。上悟。延準同飲。極醉而罷。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令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至。詣其寺。曰。吾聞石佛每歲現光。有諸否。僧曰。然。顥曰。今俟其現。必來先白。恐職事不能出。當取首就觀。自是不敢惑衆。

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有子皆貴顯。爭養其母。各不肯讓。以致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弟問母所欲。歸可耳。遂一言而定。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卽休。何有遺機何隴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如鐵鉞塚間矣。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姦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姦曹之鬼。掄抑矣。

(頤 解 愁 却)

破疑

二七二

觀。光。人。起。輦。轂。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故。知。奸。曹。之。屍。并。不。在。七。十。二。塚。也。但。自。惜。其。骸。骨。如。此。又。慮。後。人。之。必。起。其。屍。而。戮。之。又。如。此。則。其。用。盡。機。謀。原。知。不。滿。於。天。下。萬。世。心。虛。又。如。此。何。不。稍。留。餘。地。使。人。過。其。墓。而。動。容。聞。其。發。慨。之。爲。愈。也。嗟。夫。

明太祖與群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傅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晴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無疑。

陸貞山粲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侯王。陸病甚。卜者謂五王作祟。家人感信之。請祀焉。粲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王侯。而挈母妻就人飲食之理。且脅詐取人財者。太上所戒。人道尙以爲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魃木客耳。令與之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若三日不死。必毀其廟。舉家惶懼。至第三日。病反稍瘳。乃命僕撤其廟。焚其像。後竟無恙。其家遂累世不祀五聖。

奇異第三十四

(頤 解 愁 却)

黃帝時有兄弟二人。長名神荼。次名鬱壘。善能殺鬼。後人至東海。度朔方。見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神。并執葦索。以繫不祥。卽此故。世俗於除夕。造桃符。著戶。并畫像於門。謂之門神。取其辟厲也。今人謂桃爲樹妖。又爲仙木。其果食之。可以潤顏。其幹植之。可以祛邪。

有窺后羿善射。堯時十日并出。焦禾殺稼。帝患之。使羿仰天射之。落其九。偶得神藥。服之。輕舉。其妻竊吞之。遂飛身入月府。名曰嫦娥。

扁鵲過齊。齊桓公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不信。曰。寡人無病。後五日復見。則曰。疾在血脉。再五日見。曰。疾在腹胃。桓公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如此。欲以不疾者爲功。更五日見。公而退。走。公使人問其故。對曰。病入骨髓。湯熨針石。酒醪之所不及。雖司命無如之何。臣是以無請也。又五日而病作。使人召鵲。鵲已逃去。果不治。

春秋時。吳王闔閭死。葬於闔閭之西七里。石槨二層。銅棺三重。水銀爲池。沼金玉爲

鳧雁中藏弓矢。槃郢魚腸二劍具。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騰。化爲白虎盤踞其上。因名爲虎邱。

昔管輅路遇一童。熟視疾走。其父怪之。追叩其故。輅曰。此子當天。父懇爲救。輅曰。奈數已定。不容逃也。既汝度請。須於某月日。敬治鹿脯醇酒。持詣某山中。見二翁對奕。惰置其側。偷問所以。勿與明言。但拜求之。庶或可解。因如其語。果見二叟下棋。將酒脯暗進。二人興酣忘懷。飲啗局竟。始知一童在旁。詢問何爲。惟拜而已。一叟曰。彼既以酒脯獻。必有所懇。一叟曰。此兒合癆。乃係定數。何可強也。一叟笑曰。今已擾之。理應如其請。遂索冊查檢。見其年止十九。因以筆別轉。童子謝歸。壽竟至九十而歿。南斗職生。北斗掌祿籍。司死。先一叟乃南辰。後改注者。卽北極也。

以此言之。則人之應死者。得神仙相救。便可挽回造化。耶。不知待遇真仙。卽有一數。或者此子原不應天。因得管公指点。未可知也。否則連管公亦不獲遇。將奈之何。

月林國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臟腑。謂之仙人鏡。人有疾病。往照之。輒

(頤 解 愁 却)

得其形。從而療治。無不立愈。

那得有此仙石。使天下醫生各帶一塊。照照省得一味。莫不是將病人作試金石也。

漢壺公賣藥。懸壺於肆頭。日沒則跳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曰。子能從我遊乎。因隨入山。於羣虎狼中便獨處。又於空室以朽索懸巨石。壓其頂。石上復有蛇鼠嚼其索。長房不爲恐。公曰。子可教也。然復令食廁蟲。長房惡其穢。公曰。子幾得道。惜於此未破。尙不能成。遂遣歸。令其廣爲遊學。并與一竹杖。任所之一夕。偶投於葛陂。忽化爲龍。遂乘之飛去。

欲求大道。必須掃空百擾。斬斷萬緣。不要說名根利網。情重苦心。一念魔頭。有妨善路。卽好潔一念。便有我相。執着何堪。証果。壺公此意。便是宣尼絕四之旨。異語而同歸也。

漢永平七年。明帝夜夢一人。身長丈六。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空至殿。明日問傅毅。毅曰。臣聞西域有佛。輕舉飛昇。具大神通。今應此夢。帝悟。卽遣羽林卽蔡愔。博士秦

(頤 解 愁 却)

奇異

二七六

景王遵等十三人望蔥嶺。西天竺國。迎求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國。得遇迦葉摩騰。及竺法蘭二梵僧。圓頂方袍。相貌奇異。各乘白馬。携釋迦真像。并四十二章經。望東渡而來。即與回朝時已永平十年也。帝喜。躬親迎奉。委鴻臚卿彩畫圖像。頂禮於清涼臺。因建立白馬寺。請二尊赴寺設法。至冬值旱。五獄道士賀正之。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各相語曰。帝棄我道。崇尚釋教。心甚不甘。乃率衆持經詣京上表。願與比試。其真僞。帝勅尚書令充庠。引入長樂宮前。宣曰。道士與僧。就元宵日。集白馬寺南門外。設立兩壇。至期試驗。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止存老子道德五千言。及清淨經一卷。其外皆係杜光庭所撰。東壇燒佛像并四十二章經。纖毫不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花。仙樂競振。歎未曾有。太傅張衍謂諸道曰。既試不勝。可盡皈依佛法。賀稽等深有愧惡。皆自氣死。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悉冠擲笏。拜投出家。漢顯宗時。王喬有仙術。爲縣令。每朔望來朝。上怪其速。乃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不見有車騎。臨至。只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舉網張之。但得雙鳧。詔上方視之。則所賜尚書履也。

(頤 解 愁 却)

後漢楊震好學明經。有崔擘三鱸魚集講堂。都講進曰。鱸者卿大夫之象。數三香法。三台也。先生自此丹矣。後果爲太尉。

欒巴有仙術。上賜酒不飲。乃南向嘆之曰。成都有火災。須噴以救之。上不信。使人馳驛問之。果然。雨有酒氣。火賴以熄。

晉鮑靚爲南陽太守。常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

晉毛寶見人釣一白龜。買放於江。後二十年。守邾城。與石虎戰。敗。投江。有一物躡之。至岸。視之。乃所放龜也。雖至江心。猶數回顧。

晉時有酒保。姓辛。賣酒江夏。自道士嘗就飲。見其風概不凡。三年不與。索錢。一日飲畢。以楮皮畫雀於壁。以筋招之。卽下舞。由是貴客皆就飲。把玩。辛以致富。乃建黃鶴樓於江渚。甫成。道士卽騎鶴而去。

辛保原有具眼。又有度量。所以得爲富翁。但三年酒債。償之已透。而樓亦借此玉成。此鶴豈能久駐人間。道士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妙殺。

晉阮瞻不信鬼。常作無鬼論。一日忽有客來訪。坐與語。議論風生。以爲鬼所必有。瞻

以爲必無爭辨不已。容笑云。吾卽是鬼。君何不識。因起立。披髮吐舌。示現鬼形。警然不見。瞻乃大驚。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阮公未免執於偏見。故鬼不惜現形點化。

李固行古楊下。忽聞彈指聲。聽之。空中語云。吾柳樹神也。已將柳汁染子衣矣。若得籃袍當以糝糕祀我。因大駭異。未幾果及第。

唐李衛公靖徵時。於郊外閒行。適玉帝降旨。封一小金瓶。着東海龍王行雨。王適他往。限時甚迫。舉宮惶遽。河伯計曰。須得一大富貴人。卽可代行其事。命夜叉出訪。遇靖大驚。挾之以歸。靖罔知所以。隨告以故。尋牽一白馬至。令乘其上。教將瓶水徐滴。馬首鬣領一拂。遂散爲雨。因戒其瞑目端坐。任其行止。切勿開視。言畢。忽然大風驟至。騰空直上雲霄。靖乃如其所囑。耳邊但聞風雨之聲。少傾。因自計曰。雖云如此。不知身在何界。乃微微開眼。正在所居府治。見苦旱。今權在我手。何不大肆傾注。以相救濟。遂傾其瓶。不覺狂雨翻騰。淹禾壞屋。雨竭回宮。龍君已歸。謝而咎之曰。重勞鼎力。幾成大功。可惜行雨過限。破損人財。只好將功折罪。爵位僅於公侯止耳。仍令夜

(頤 解 愁 却)

又引出海波。將身一推。復還本處。倏然一驚。汗流浹背。悞悞而返。

唐玄宗召方士張果。問壽幾何。曰。堯時丙子年生。賜之酒。曰。臣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簷而下。飲一斗一醉。又逼之飲。酒從頂出。冠墮地。化爲酒盞。乃集賢院中盞也。賜號通京先生。

唐玄宗御案。墨名龍香劑。一日見墨中。有小道士。如蠅狀。行其上。帝叱之。呼萬歲。奏曰。臣乃墨之精。名黑松。使者。凡世人能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隨之。帝以爲神。遂以分賜掌文翰之臣。

巴印人偶剖糲而食。中有二叟。約畧經寸。在內。戲棋。一叟曰。君所輸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輛。某日於青城草堂。還我。巴人以爲奇寶。密藏之。俄而化作二龍。飛騰而去。

唐太和初。鄭仁本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睡。呼之起。枕襪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其凹處常須補修。職其事者。計有八萬三千戶。予亦其一也。因開襟。有斧鑿數事。隨以玉屑飯授二人。曰。君有緣。請分食。雖不足以長生。然可以一生。

(頤 解 愁 却)

永無苦病。

奇異

二八〇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多怪。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於厨下看火。婢驚白。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犬代喚之。又曰。此犬能代我勞。乃孝順狗也。又嘗獨坐。見羣鼠拱手。直立其前。又曰。鼠餓來就我求食。乃能成禮。令以食飼夜中。又有鸛鳴其屋端。家人惡欲弮之。又止之曰。彼晝不見物。故爾夜飛。此天地所育。何足爲異。後聞鬼語云。此忠厚長者。將來必大富貴。不可戲也。怪遂永絕。

歐陽文忠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態韶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一蜀僧見之。曰。此人前世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因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未之信。後問妓曾誦過法華經否。答曰。失身塵垢。所未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成誦。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大奇之。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兩龍於壁。不爲點睛。或問何意。曰。點之。恐其飛去。衆以爲妄。因戲點其一。須臾雷電大作。風雨頓起。破壁隧去。其不點睛者猶在。

唐蕭志忠爲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覓羣獸。哀懇於九冥使者。使者曰。爾輩無恐。

(頤 解 愁 却)

我令滕六降寒雪。一起風則蕭使君將不得出矣。明日果風雪大作。蕭公輿阻。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巨西南。中有白氣。氣將散。復有黑氣圍繞。右正言任伯雨以爲臣下於上之象。不可深思遠慮。又有狐升御榻而坐。都城男子育而誕兒。朱氏女生髭。長至六七寸。

宋仁宗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一時罷相。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宋恭帝時有二星闕中天。一星隕時北軍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其漂沒而潮次五日不至。竟穩渡無恙。

咸平中王顯爲定州帥。一日有道士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謂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按查冥籍。皆應死於公手。但亦減算十年。王叱之。忽不見。未幾契丹引三萬騎。獵於境上。顯率兵襲擊。大破之。斬首果二萬級。朝廷以功高徵召赴京道卒。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初定天下之時。忽見有穿黃袍者。立於前。且言曰。先生幸善書之。公悟。持筆起跪曰。陛下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頤 解 愁 却)

奇異

二八二

三代而下。太宗亦可爲盛世之主。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卒不免於穢德之貶。君人者可不鑒此。而爲修身齊家之計歟。

宋處宗常買一長鳴雞。置窻間。後雞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每有疑難。互相辨究。由是學業大進。因名爲雞窻。

宋范文正公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其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滾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栗。文正曰。想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而來。以尋槌耳。乃令純仁取槌擊之。其鼓立破。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今人稍見妖異。即便因邪入邪。遂至風鶴皆驚。觸處并鬼。良由見得不透。相隨心起耳。觀此可爲猛省。

淳于棼醉寤夢。入大槐安國。王謂之曰。屈鄉爲南柯郡守。凡二十載。棼欲歸。使者送出界。遂覺。乃古槐下一蟻穴。旁一穴直上南枝。卽所謂南柯郡也。

溫嶠渡牛渚。聞其水中有怪。乃燃犀角照之。見牛馬獅象。魑魅魍魎。形狀不一。夜夢神語之曰。幽冥異路。何相逼之甚。

(頤 解 愁 却)

王方平號總真真人。度括蒼民。尸解去。經十年還家。云。七月七日。當同王君來。須作一百石酒。以飲侍從官吏。其日果至。因召麻姑。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龍餽鱗脯。非人世所有。

劉裕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擣葯。問何爲。答曰。吾主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卽散不見。裕自此益自負。元順帝正統二年正月朔。天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又詔開黃河故道。先時有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賈魯果於黃岡陵掘得一石人。止一眼。而斬頰之。兵起。又有狐從宮中出。順帝悟。遂北歸。

鄭友路逢一塚。絕無樹木。僅有翠竹二竿。因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時嫋嫋。忽聞塚中有人讀云。下有百年人。常眠不覺曉。

周生有道術。夜與客飲。月色方瑩。謂衆曰。君輩欲以月爲戲乎。我能梯而取之。置懷袂間。衆不信。因出繩數百丈。駕之而上。俄以手舉懷袖中。出月寸許。寒光逼人。迴視銀漢。爲之掩色。

(却 愁 解 頤)

奇異

二八四

干寶字令升。父有婢嬖之。寶母至妒。父死葬時。因推之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頃之漸有氣息。興還家。終日遂蘇。述寶又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言之悉驗。平復數年而卒。寶因作搜神記以誌之。一日爲劉眞長叙其事。劉笑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

舒尙書應龍子宏志。弱冠中鼎中。持齋禮佛。爲方外人。未幾而天。一日有徭者舉子。視其背有紅文。招知書者讀之。列宏志名。并父母妻子之名甚的。徭者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之。撫爲己子。若非舒公夫婦抱持。則號哭不止。具舉止與宏志初生時無異。方四歲。令之出見錢侍御。因奇其事。歸而誌其詳。并時爲人述之。

此事出謝起龍鶴林玉露補。雖近於怪。然大地之大。何所不有。第未知夫公何意。而爲此不解之事乎。但既已茹齋佞佛。而反有此幻惡姻緣。令人爲之氣塞。更可恨者。惜未詳此子向後結局。又是若何。予不能無耿耿於懷耳。

徐國宮人孕而生卵。以爲怪。棄之。有黃犬名鵠倉。啣之而歸。有老母以爲異。護腹暖之。生偃王。長而貌奇。宮人復取育徐君之嗣。即以襲位。後鵠倉臨死。生一角九足。化

(頤 解 愁 却)

爲龍偃王收葬之。題其塚曰狗龍。

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爲美酒給道客。一日有仙人四輩。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其不凡。乃欲取他藥雜之。仙云。我亦有仙藥。乃各出藥相較。謂曰。卿藥陳久。服之無效。可服我藥。子高從之。遂隨飛去。

明太祖與陳友諒。方鏖戰於鄱陽河。劉伯溫基在御船。忽躍起大呼。止驚顧。但見基揮雙手。連聲叫曰。惡星過。可易舟上。悟急與更船。未半。响御舟遂爲敵砲擊碎。周顛者有仙術。舉措詭譎。每見明太祖。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覆以糞。積薪煨之。火熄。啓視。端坐晏然。後隨征友諒。上問此行何如。應曰。好。上曰。彼已稱帝。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行不三里。果起大風。直達小姑。

明太祖患熱病危甚。諸醫不効。俄有赤脚僧詣闕。云天服尊者。遣周顛仙進藥。一名溫涼劑。一斤。一名溫涼石。一塊。服之即愈。

明初有澤場張者。名三丰。每食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營赤身臥雪中。人

(頌 解 愁 却)

奇異

二八六

問以仙術。輒不應。或與談經書。則津津不絕口。太祖聞其名。下詔求之。不得。僅得其徒邱京清。

明憲宗十二年。京師黑背兒時有一物。負一片黑氣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數日。遍城驚擾。有兒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如大狸。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云。青來。忽大亂。兩班亦喧騰。上急欲起避。太監懷思接之。頃之乃定。

袁珙字柳丘。精通相術。道衍嘗遊嵩山寺。遇之。輒曰。寧馨。胖和尚。何乃爾耶。目似三角。形如病虎。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奇之。後佐燕。薦於文皇。托名勾軍。召至。先使飲於酒肆。王乃易服。雜衛士中入店。珙一見。即趨拜於前。曰。是他日太平天子也。王大喜。館於道衍室。時與謀議。故世爲之語曰。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文皇登極。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酣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吃酒。有人問汝根由。道是永樂皇帝好友。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山西大同女。年十七。忽化爲男子。隆慶二年。戊辰。陝西民

(頤 解 愁 却)

李良雨倏變爲婦人。

明有土竹泉敕。歷城人。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爲侶。每朝。取白石炊熟。相携山頂。採頤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乃自齋頭出。爲開門。僧訝之。乃曰。吾從裏間道來耳。後舉鼎甲。官翰林。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試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使疾驅數十里。視雲落處。掘之。得白石。瑩如雪。輦之以歸。令饗之。切細片煮爲腐。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衆問何物。曰。此雲母也。

正德間。南海人黃蕭養。貌甚陋。一目眇。有智數。坐盜。係獄踰年。所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枝葉。同禁數商。一商謂曰。此祥瑞也。囚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於飯筩中。夜半破鑿。扭越牆而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萬人。攻州破郡。擒殺總兵王清。僭號紀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明張昺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澆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嗥。竟死杖下。

(却 愁 解 頤)

奇異

二八八

崇禎十七年六月長庚星見東方。或言是蚩尤旗。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且條大條小。忽短忽長。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又榮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時。忽見大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有槎浮來。不遠時刻。乃資一年糧。乘之到一處。見婦坐織。丈夫牽牛飲渚。次因與一石。問是何物。曰爾歸問蜀中嚴君平便知。其人歸詢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囊有客星犯牛斗意。即是君耶。一云漢使張騫奉命窮河源因至天河所見如此二說未知孰是

昔人有居草菴中。每歲除夜。遺約一帖。令盛以囊浸井中。至元旦。取水置樽。名屠蘇。酒合家飲之。可以却瘵。或董勛屠蘇必自少者先飲。以次及老。此是何意。曰少者得歲。老者失年。故東坡有詩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效豐侈飲屠蘇。

雲溪有異僧。盛冬客至。不設薪火。但焚香一柱。滿室春生。人因號之爲暖香室。又謂之溫香精舍。

蔡經居姑蘇城之盤門外。里名仙人巷。嘗有神仙來往。有望仙。迎仙。昇仙等橋。於冬月延客。天寒甚。翁曰。貧不能人人具爐。請覓火以其致煖。即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

(頤 解 愁 却)

滿室皆熱。坐客皆脫衣舉扇。

崔元微月夜獨坐。見青衣女伴曰。黎氏。李氏。陶氏。又緋衣曰。石醋。皆殊色。告曰。苑中每被惡風所虐。當求十八姨相庇。煩君作一簷立苑東。崔果爲立之。一日東風大作。而苑中花。各下動。崔悟。諸女乃衆花之精。十八姨卽風神也。後一夕。女伴各裹花漿。數斗來謝。云。承君雅意。服之。可以却老。

杭州舊名武陵。有靈鷲寺。前有一山。玲瓏秀巧。非他山可比。一日忽有僧見之。驚曰。靈鷲有十二峰。近失其一。不意其飛峙於此。因名爲飛來峰。

餘杭縣一名禹航。屬杭州府。有山名餘杭山。千仞高峰。中通一穴。名大滌洞。內黑而微濕。以燈火照入。越半里許。復有石門緊閉。門有小隙。望之明亮。另一洞天。前輩爲予言。向傳此門可以開闢。有緣者度此。便成仙去。後爲孕婦所到。遂不復啓。山中有一殿。高敞壯麗。爲宋理宗所建。名無塵殿。俗傳下有拂塵珠。經年累月。不用拂拭。纖塵不染。又一泉。長約六尺。闊約五尺。四圍石壁。下係沙底。貯水數寸。清潔異常。名撫掌泉。人在旁拍手。則沙中洵眼騰湧。漸漸漲起。滿可至一二尺。住手

奇異

(頤 解 愁 却)

奇異

靜觀。卽徐徐退淺。仍復如故。真奇觀也。若此境界。頗勝天竺西瀾數倍。他如惠山之泉。清冽香甜。取之不竭。虎邱之茶。無色而香如豈花。徑山之茶。色綠而香如蘭。蕙可天壤間。無所不有。特不能身到眼見。惜乎錯過耳。

二九〇



(却 愁 解 頤)

却愁解頤卷之十三

滑稽第三十五

山左賈國杞撰

齊景公煩於刑多喜別人足國有鬻踊爲業者民甚苦之一日晏子侍公問曰子居近市知物價孰貴孰賤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悟爲之省刑

齊晏子使荆荆王謀欲辱之方與立語有縛一人過土前王曰何人對曰齊人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顧晏子而笑曰齊人故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樹江北則爲枳何以故其地氣使然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荆地故若是乎王語左右曰彼未可與戲也寡人徒取辱焉厚禮而遣之

晏平仲使楚楚人因其矮短乃作小門於門側而延之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竇而入臣今使楚恐不當由此門儻者無詞更請大門而入及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對曰齊命使各因其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王大慚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上命左右肢解之且言敢諫者死廷臣嘿然相

滑稽

(頤 解 愁 却)

滑稽

二九二

顧晏子挺身而前左手按頤右手持刀仰而問曰古來聖帝明王欲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即便辭行王曰先生曾不少留乎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調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臣今食玉燃桂因鬼見帝復何益乎王曰謹聞命矣

秦始皇欲議大苑囿優旃在旁曰善夫但須多縱禽獸於其中寇來好令麋鹿觸之始皇悟笑而止

秦大夫優旃善滑稽二世欲漆其城郭旃曰信哉漆城蕩蕩冠不可上二世聞言大笑而止

漢高初崩匈奴冒頓爲書遺高后曰兩主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后怒欲擊之及季布諫乃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單于以和親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酒仙飲之得不死漢武求得之東方朔竊而先飲焉上怒欲誅之朔曰陛下殺臣臣必不死臣若果死酒亦不驗帝笑而釋之

(却 愁 解 願)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曼倩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望濟第將去時，但屢回顧上，慎勿有言此。」或可冀。萬一乳母至上，命就刑，乳母乃如朔語。朔笑曰：「汝何太癡耶？帝今已長，豈復顧汝乳哺活乎？屢顧亦無益也。」上凄然，即勅免。達毅與王達同爲郎官，偶簽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輒以公之上爲我之下，毅應曰：『書不云乎？君子上，達小人下。』」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祭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故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矣。』聞北朝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

呂布在徐州，使陳登從曹操求爲州牧，不得，大怒，拔劍斫几，謂登實已。登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布擲刀笑曰：「曹公知我也。」意遂解，待登如初。

劉先主初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爲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入見曰：「聞將軍翟行恭將刑，願付屍一看，立德怪而問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色，生平未曾。」

(頤 解 愁 却)

識故欲借觀耳。立德悟乃得免。

滑稽

二九四

吳使張溫聘蜀。後漢主設宴待之。百官皆集。秦宓獨後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答曰。學士秦宓。溫詰之曰。名爲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盡知學。何況於宓。溫曰。誠如尊言。敢問天有頭乎。曰。有。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不云。乃眷西顧乎。溫曰。天有耳乎。曰。有。詩不云。天高聽卑。又云。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乎。溫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不云。天步孔艱。無足安能步乎。溫曰。天有姓乎。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溫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實沒於西。溫乃嘿然。無言可答。宓應對如流。一座盡驚。

晉王導妻曹氏悍妒。導密置妾於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懼。遽命駕短轅車。以白玉塵尾柄。自爲驅牛而進。司徒蔡謨戲之曰。朝廷將加公九錫。導不知爲謔。謙讓不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牛長柄。塵尾耳。導大慙。

晉武問孫皓。聞江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之否。皓正飲酒間。因舉觴進勸曰。昔與爾爲隣。今與汝爲臣。上爾一杯酒。願汝壽長春。帝頗慚悔。

(頤 · 解 · 愁 · 却)

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江北無好臣。百歲易一主。魏主甚慚。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音經語嘲之曰：是何商人。賚持重寶。思道卽以經語答云：忽遇惡風。飄墮羅刹鬼國。魏主大慚。

唐高宗出畋。遇雨。謂諫議谷耶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畋。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戰慄。思解之。黃幡綽會意。曰：此非錯喉。上曰：云何。對曰：噴帝上悅。又嘗侍玄宗登苑北樓。遙望渭水。見一人醉臥岸傍。上問何等人。左右不知。黃曰：想是個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若一轉便入流矣。上大笑。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木以詢其名。對曰：皆芭蕉也。上詰何說。德曰：花木取諸四方。道里跋涉。至上林。悉已焦矣。上笑而止之。

賈黃中與盧多遜同在政府。京中有蝗。盧戲曰：某聞所有皆假蝗。虫賈應聲曰：予亦

(頤 解 愁 却)

滑稽

二九六

不聞傷禾。但盧多損耳。相與一笑。

僧貫休有才辯。羽士杜光庭恃其學識。欲挫其鋒。一日遇於塗。適貫休所乘馬墜糞。

杜呼曰。大師數珠落地。應曰。是大還丹。

包山寺有天僧靈者。博學通文。機警有口。一士嘲之曰。請問工人。禿字如何。寫答曰。

敢告居士。將秀字掉轉尾來。就是。

唐狄仁傑。見同郎官盧獻乘馬而來。戲之曰。足下配馬。即便爲驢。獻曰。中勞明公。乃

成雙。狄曰。狄字犬傍火也。得毋謬耶。獻曰。這愈不佳。犬傍着火。却是煮熟狗矣。因

相與大笑。

唐歐陽詢。爲人瘦小。寢陋而聰敏絕倫。巧於戲謔。一日太宗宴近臣。令互爲嘲笑。長

孫無忌。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

連背煖。嚙襠畏肚寒。祗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上笑曰。殊不畏皇后罵耶。

錢穆如爲如臯令。會歲旱蝗發。大興令詒郡守云。縣界無蝗。已而大發。守詰責之。令

辭窮。乃言本縣實無。悉是如臯驅至。仍乞檄縣嚴捕。毋令侵及鄰境。守信之。果爲發。

(頤 解 愁 却)

檄穆如得文判牘尾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既是敵邑驅去却請貴縣押來守見之
大笑稱善。

唐末有劉訓者京師富人也京例春遊以牡丹為勝玩訓邀客賞花而繫水牛累百
於門左客共笑曰此乃劉家黑社丹也。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殆無有及之者石動簞曰臣詩較勝一倍上不怡曰那見勝處
對曰簞遊仙詩云青溪一千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
一倍乎上大笑。

五代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朴朝士多笑之一日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數反願
贊曰道願何為岳曰想遺下兔園册子耳。兔園梁孝王苑名王卒景帝令民耕籍其租
稅以供祭祀其簿册皆但語蓋譏其鄉氣也

五代楊光遠自幼病禿婦又跛足後舉兵反或勸之曰曷不且休從古及今世豈有
鬚鬚天子拐脚皇后者耶。

石動簞嘗詣國學問博士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衆曰經傳未載
那得而知石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四書上便記着冠者三十未冠者四十二衆曰

(頤 解 愁 却)

滑稽

二五八

何以見之。石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衆大笑。一日或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石曰：始而習文，向後都學了武。或曰：此據何書所記。答曰：豈不聞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和大性褊急，馮道同在中書，一日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計錢五百。和遽怒，詰其僕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五百。和不觉失笑。

冀州崔瑛年九歲，應秀才科。時陳元方爲州刺史，戲之曰：卿宗於崔杼，遠近瑛遽答曰：一如明公之與陳恒。

宗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爲何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忽燥，殘雪中覆壘一簍。臣連嚼數莖，自謂仙厨之鸞脯，鳳胎，殆不及此。上笑而然之。

王介甫衣穢，不勤洗滌。一日與王禹玉同侍朝，見一蟲緣襦領而上，直至其鬚。上顧而笑，安石不知也。及退朝，禹玉指告將去之。禹玉曰：未也。願頌一言。介甫曰：云何。禹玉曰：是蟲也，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遭際之奇，何可殺也。權其處置之法。或曰：放。

(頤 解 愁 却)

焉衆稱妙

荆公常作字解穿鑿杜撰劉貢父問曰牛體壯於鹿鹿行速於牛今犇字從牛蟲字從鹿意甚相反何也王不能答東坡亦問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問坡字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笑曰然則滑乃水之骨乎忽一日謂公曰鳩字從九可知有意公認爲真欣然請問坡笑曰詩云鴈在桑其子七豸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公大慚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惡之乃吹笛於內以亂之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愕然

東坡與佛印閒談戲語之曰向讀古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古人以鳥對僧良有深意佛印笑曰信然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公無以應

泰和間給事曾拊與工部郭愷飲宴拊嘲曰汝乃犬羊之羈乎抑虎豹之羈乎愷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頤 解 愁 却)

滑稽

三〇〇

蘇子瞻與姜制之曾飲。姜舉之令。安席上一物。按一約名。乃指東坡云。蘇。于東坡笑。曰。君非夏。即是厚。朴。衆不解。爭問。答曰。若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咸稱香。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借詣蔡。語良久。乃問曰。卿曰。謂何如夷甫。答曰。不如二人相目而笑。曰。卿何處不如。答曰。想夷甫處。必無君輩容。

宋以寇準知天雄軍。會契丹使過大名。謂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省中不必須人。且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使深信為然。

宋司馬溫公夫人。元宵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何須外看。夫人曰。兼看遊人耳。公曰。我是鬼。

元魏高祖有四子。名恂。愉。悅。懌。崔光有三子。名劭。勗。勰。一日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名畔咸有力。光曰。是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劉貢父居與三衛相連。諸帥玩一水精球。問何物而瑩潔若。是真父應聲曰。此多年老冰也。諸人嘿然。

諸葛恢與王丞相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優劣見矣。恢曰。譬言驢

(頤 解 愁 却)

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相與大笑

陳亞知潤州上官弼爲幕任滿將別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只宜簡慎調謔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王丞相戲枕周仁伯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實空洞無物然能容公輩約可數百人

明永樂欲征倭國彼遣使晴嘿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其風俗答詩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盞藟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怒其不恭欲加罪因其遠來姑贖之

明穆廟辰已間海公瑞撫南直蔡君國熙備兵意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動輒控縣鳴冤濫准詞訟人心惶惶時有投匭名狀一紙諷海海悔悟訟燭少息其詞甚奇云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勢宦伯夷叔齊兄弟鬪姦倚父孤竹君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黑來首告惡心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某月日挽出黑兄柳下惠捉某締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烙極刑瀝血首隄齋田二百餘畝有契無忒崇倭虎

滑稽

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尙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如此窮兇。非大莫勦。激切上告。

奢華第三十六

平原君趙勝。使人於春申君黃歇。皆渡玳瑁簪。筵館之上。舍趙使聞楚有刀劍室。悉以登玉飾之。乃請命求兒。春申君見趙使。隨列門客三十。盡身披錦繡。足躡珠履。使見之大慚。

晉武帝嘗至王武子家。供饌并用琉璃器。婢子百餘。皆綾綿綺羅。以手擎飲。食獻蒸肫。肥美於異常。帝怪問之。對曰。從幼以人乳飲之。故爾。帝心甚不平。食未畢。便去。嘆曰。奢侈至此。恐王愷石崇所未之作。

有一笑話云。一富翁謂客曰。人家子女。凡乳母撫養白。長來必肖其壯貌。因從幼食其乳。氣相感也。客笑云。果如尊言。想公必是食乳餅大的。頗甚有味。附識以佐一笑。

石崇與王愷鬪富。武帝每助愷。常以禁中珊瑚樹。高一尺許者賜之。愷以爲罕有之物。特以示崇。崇舉鐵如意擊碎之。愷怒爲嫉己之寶。崇笑曰。不足爲恨。令左右悉取。

(頤 解 愁 却)

其家珊瑚樹陳列於庭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曰悉聽揀取愷甚媿駭石崇廁嘗有美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登廁後又與更新衣方始令出客多惡其太多每不敢如其廁王大將軍敦往乃脫故服着新衣色殊傲然了不爲意羣婢私相謂曰此客將來必能作賊

晉石崇豪富有愛妾數十人嘗以沉香屑爲塵和象牙牀上令羣姬踐之如無跡者賜以珍珠百琲爲五十粒一琲圍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肌那得百琲珍珠

晉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皆富於財競尙奢靡愷以糶也冰糖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作步障四十里崇卽作錦步障五十里崇以椒

塗壁愷以赤石脂務期必勝

晉何魯性侈每日一食費近萬錢猶云無可下著處其子邵尤甚每食必極四方珍饌一日之供必以二萬爲限人以爲奢侈太過未幾子孫有爲乞丐者

暴殄天物上蒼所忌每見奢靡過度者不報於身必於其子孫信哉予嘗書座右銘曰惜福可以延生積德可以培後能止自得安閒知足自多樂境

(却) 愁 解 頭

奢華

三〇四

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建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每夜飲使諸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採其麗者被以新聲又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爲常

齊後主大起宮殿以麝香塗壁名爲香室後宮服御極選奇珍鑿金爲蓮瓣帖地使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嘗呼潘妃父寶慶爲阿父兄梅蟲兒爲阿兄

隋煬帝營顯仁宮築西苑窮極華麗宮樹冬月凋殘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月夜縱宮女遊幸作清夜遊曲令於馬上奏之復令諸邊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執麻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後入禮都市貿易先令人整飾店肆珍貨充積凡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索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例不取價人咸驚嘆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嘆曰中國亦有貧者何如以此物畀之纏樹何爲

楊國忠子弟上元夜各置千炬燈圍光耀過於白日又韓國夫人與秦虢兩夫人各置百樹花燈互相照耀爭長競秀窮極豪華觀者填塞街市

唐玄宗精曉音律特置左右教坊自教法曲於梨園名爲梨園子弟又嘗生日宴百

(頤 解 愁 却)

官於花萼樓下。丞相張說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又嘗御九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率所部音樂。咸集樓下。以較勝負。又教舞馬百匹。每與貴妃宴飲。輒令銜杯上壽。後皆爲安祿山搜捕去。明正德好遊玩。宮中籠鳥甚多。尤酷愛畫眉聲。或進言曰。畫眉以進出鵝腦飼之。則聲巧而善鳴。遂勅光祿寺。日進乳鵝腦三百。作畫眉食。

畫眉聲最巧韻。宮幽院蓄之以娛清聽。頗亦不俗。但天下一日萬幾。豈堪爲此。昔賈似道好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豈軍國重事耶。吾於此事亦云。

唐睿宗元夕。於安福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令宮女數百人。衣羅綺曳錦繡。并長安民家少婦美女千餘。燈輪下踏歌。三日夜。復命朝士賦詩作文。以紀其盛。踏歌聲調。鑑鏘悠遠。直入雲中。南炎山有火鼠。以其毛爲布。浣於火。振之如雪。貢於武帝。帝以賜梁冀爲衣。一日會賓客。伴作爭酒。失杯汗汁。乃解以付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令人曳之。燦然如舊。衆咸驚詫。嘆未曾有。

唐李德裕尙奢侈。每食一杯羹。約費錢萬計。必雜以金玉屑及珠砂等物。煎汁和之。

過三烈。卽棄其滓。另易以調。

宋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每夜張樂設飲。縱游湖上。理宗憑高望之。見西湖燈

火異常。輒語近侍曰。此必似道也。

羊琇冬月釀酒。常令人抱瓮。須叟復易人。一日數更換。酒速成而味特美。

至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苦無曠地。乃買地作埕。編錢作籬。

匝地埕埕。時號爲金溝。

段文昌精究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曰行饜館。有老僕掌其法。指受女奴垂

四十年。凡閱百婢。止得九人。嗣其術。因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

却愁解頤卷之十四

英風第三十七

山左賈國杞撰

齊威王不治政事諸侯并侵淳子髡說曰有大禽飛集於王庭三年不飛不鳴王曰此禽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於是會諸縣長較其賢貪烹阿大夫封卽墨奮兵而出鄰國震恐皆返侵地。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欲之使人謂趙願以十五城相易趙使藺相如奉璧入秦秦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詐言請璧示瑕遂使人私持璧完趙自守待命卻立柱下怒髮衝冠曰王所以令行天下者止以信耳今受璧而不償城臣首請與璧俱碎以頸血漉王王義之加禮以歸。

秦始皇併六國乃收天下兵聚於咸陽鎮之鑄爲金人十二又慮人知書史恐其爲亂因搜集群書焚之有道儒語者卽坑以徇自以爲德高三皇功過五帝遂號爲始皇帝謂自一世二世傳至萬萬世因以世紀年復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謂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役

隱宮徒形及七十餘萬人。

始皇巡北邊會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讖曰：「秦者胡也。」乃築長城自臨洮起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震匈奴。

陳勝字涉少有大志。傭工隴上。悵然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曰：「君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勝與吳廣爲屯長會兩失期。召徒屬曰：「公等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從之。勝欲假鬼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卒買魚得書。又令廣止野祠夜作狐鳴曰「陳勝王」。衆皆信之。遂立爲楚王。

楚將項燕子梁嘗殺人與兄子籍字羽避仇吳中。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教以兵法。遂同起兵於吳。

劉邦字季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生產。初繇咸陽。縱觀秦皇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值單父人呂公好相術。見季

(頤 解 愁 却)

狀貌奇之。因妻以女。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壓之。季却自疑亡。慙。碭。芒。山澤間。呂后求得之。季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如紫蓋。從而往。輒得。季後為酒上亭長。送往驪山。徒多道亡。乃悉解。縱去。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多有從者。父常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季拔劍斬之。後過蛇所。見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令為赤帝子。斬之。叱之。忽不見。季益私喜。自負。後殺沛令。起兵以應陳涉。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令力士操鐵椎。徂擊秦皇帝。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獲。令天下大索十日。終不得。

以始皇之殘暴。而輕於一擊。留侯似覺盪浪。但看其求之弗獲。且十日大索而終不得。則知其謀有素。定計出萬全矣。帝師王佐之器。即此已見一斑。習術果出於天生歟。抑得力於圯上之傳歟。老人亦正為此故。不得不加一番造就耳。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因召項莊入舞劍。佐酒。欲殺沛公。項伯曰。劍須有對。亦拔劍起舞。嘗以身翼蔽沛公。張良曰。項莊舞劍。其意在沛公。

也。急告樊噲。噲擁盾入衛。瞋目視羽。曰：壯士能飲乎？對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乃賜噲酒二斗。一生彘肩。噲拔劍割肉，生啖之。顧謂羽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竊為將軍不取也。羽不能答，須臾，良以日視沛公，公悟，遂起如廁，招噲間行，疾趨霸上。

漢酈食其衣儒服，謁軍門。沛公使人謝曰：未暇接見。儒者食其按劍叱曰：吾乃高陽一酒徒，非儒人也。沛公聞之，遽命延入。

漢高祖還沛，常置酒高會，悉召故人。父老飲酣，擊筑浩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泣謂衆曰：遊子悲故鄉，朕自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無所與。

漢班超有大志，家貧，常為人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當效傅介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服西羌，封定遠侯。

漢班超使西域，知北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乘夜以火攻其營，斬其使。後李邑譖之曰：超擁嬌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詔聞之，即去。

(頌 解 愁 却)

其妻章帝知其忠乃令邑詣超受節制超仍遣歸京師徐幹曰前邑毀君何故遣還超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起自書生嘗嘆曰大丈夫不能立功異域安事此喋喋章句為哉每投筆有萬里封侯之志有相者曰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及久在西域年老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人玉門關上憐之因召還賜爵關內侯

馬援征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陲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偃臥牀褥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亮為烈士當如是矣時年已六十二復請征五溪洞蠻光武憐其老未許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生曰嬰鏢載是翁及行以書戒二子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不得將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劉玄德為曹操所逼依於劉表一日在坐慨然流涕表驚問答曰備常身不離鞍韉皮皆消今久不復騎脾裏肉生日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舉坐皆為之歎息

孫權被曹操於赤壁。劉備乃從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乃當世之英雄。關張實一時之豪傑。而又有諸葛以爲之輔。必非久屈人下者。若與以荊州。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備聞之。嘆曰。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昔孔明諫孤。莫行意。亦慮此。權不聽。表備荊州。牧復以妹嫁之。

漢昭烈爲吳敗。退守白帝城。病篤。召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泣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謂太子禪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維賢維德。可以服人。丞相忠誠。以父事之。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言訖而崩。

魏武討馬超。超請單騎會話。意欲突出刺之。於時惟許褚相從。超忽憶褚勇。疑隨者必是。乃問曰。聞公有虎癡。將今安在耶。操顧褚曰。是卽我之虎侯也。褚瞋目盼超。超不敢動。遂各回營。

劉先主在荊州。孫權以妹嫁之。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婢女百餘。咸執刀帶劍。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謂婢請去。婢稟曰。新郎怯甚。願且撤去。妹笑曰。半世相殺。漢尙畏。

(頤 解 愁 却)

兵刃耶既爾心不穩姑暫爲君却之。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操每欲殺之則愛其才欲置之則不堪耐於是

選百餘女一時并教之少時果有一人聲與之等者遂將惡性者殺之

司馬師謀誅曹爽慮事露陰養死士三千散處民間及舉事一朝而集竟莫知所自

來人以爲神

王處仲酒後輒咏魏武帝樂府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

如意擊打唾壺壺口盡缺

撫時感慨觀物心傷總是酒後血熱英雄烈氣所使一刻也忍不住處予見之每

不禁搔首躊躇撫膺頓足

晉桓温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所種柳樹皆已十圍慨然曰木且如此人何以

堪乃拔枝執條泣然流涕

桓温常從墓邊過詢左右曰是誰塚答云王敦遽起嘆曰可人可人

桓温陰蓄不臣之志常夜臥撫枕嘆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崛起坐曰大

却 愁 解 頤

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英風

三二四

桓温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中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温凜然作色曰諸君不聞劉景升否常有金牛重千觔噉芻豈十倍於常贖乃負重致遠恒不若一羸悖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於是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盡駭袁為失色

雖曰成事在天然而謀事必須在人所謂天居其半人居其半也若但委之氣數未免隨波逐流與世浮沉豈不悞事

庾亮弟翼字穉恭常有平中原之志將謀伐狄率軍入沔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襄陽乃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吾之此行如此射矣乃三起三疊徒眾屬目歡呼震天勇氣十倍

晉王敦字處仲始欲下都先遣參軍告讒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曠日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字敦小何敢不遜摧攝面去須臾不爾將三千兵梁脚令上敦聞之急退去

(頤 解 愁 却)

晉諸名公嘗遊新亭宴飲周顛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公等當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南郡公桓京溫之子也資其才地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衙無事輒朝誦百變於齋外募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晉元帝過江後猶酷好飲王導等見其依舊嘗流泣切諫帝許之則命酌酒一酣從此遂斷

晉王處仲世有高上之目常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答曰吾乃不覺耳如此易甚乃開後門盡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左任其所之不問去向時人感嘆其豪俊

晉劉毅於東府聚衆種蒲凡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并黑犢以澤惟劉裕及毅在復設局再擲得雉也紅點大喜因呼衆曰非不能慮不事此爾裕惡之因拊晉那摠起也五

木穀子也古只五口老兄試爲剗答而四子俱黑一子在盆固轉未定裕厲聲連喝云

奕風

(頭 解 愁 却)

英風

三二六

盧盧果即成盧。遂拊殺肩。大笑曰。這回卻道如何。盧黑六也。得之為勝。故賭博者呼。

王猛字景畧。初詣桓温。與論時事。捫麈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以温為不足論。拂袖而去。後歸符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玉駿。常瑩其蹄角。主武子謂曰。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錢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怡然許可。令武子先射。一起便中的。卻據胡牀叱令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嘗一臠。便去。君夫恍然有所失。宋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曰。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料矣。

隨越公楊素。守西京。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不拜。曰。天下方亂。英雄并起。公為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謝之。時姬妾星列。內有執紅拂者。殊色。獨目靖。將去。而執拂者臨軒。給吏曰。相公使問處士行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默識焉。夜將半。覩家人感熟睡。乃更男子衣。紗帽籠頭。越營而去。邏卒詢詰。以警夜。告抵隋旅。乃抵聲叩門。啓視。則一紫衣紗帽人。手杖奚囊。問之。曰。楊家。

(頤 解 愁 却)

紅拂女張氏也。延入脫衣去帽。遽向靖拜。靖驚答。細叩。來意曰。妾侍司空久闕天下。人多矣。曾未有如公者。故來相就。托終身耳。靖曰。司空何如。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無成。去者甚衆。諒亦不遂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畏。觀其儀容。辭氣。宛如天上人。靖喜。懼交集。越數日。微聞追捕聲。乃與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次靈右旅舍。既設床。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橙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客。形貌甚古。赤髯如虬。策蹇驢而至。投革囊於驢前。取枕欹臥。而看張梳。靖怒欲發言。張熟審視。以身映客。亟搖手令勿怒。疾梳畢。歛衽而前。問客何姓。臥而答曰。姓張。卽曰。妾亦姓張。合是兄妹。遽再拜之。復問行幾日。第三亦問妹第幾日。居長。姑喜起曰。今日幸逢一妹。張乃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靖亦驟拜。遂環坐。問煮何物。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我亦正飢。靖出市胡餅。客拔腰間匕首切肉共啖。復索酒。於是開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頭并心肝。肺腑曰。此是天下負心人。銜之十年。昨始得獲。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此。麗人靖不敢隱具以實告。曰。然吾固知非君所能致也。今將何適。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望氣者言彼有干氣。吾亦將訪之。靖因言州將李淵之子卅民。

漢風

三十一

(頌 解 愁 却)

英風

三二八

非常人也。各與靖期會於汾陽橋。竟乘驟疾去。及期往候。果已先在。層樓巨室。富擬王侯。相見甚喜。靖詐言有客善相。因友人劉文靜得見公子。知為真大子矣。廢然而返。遂邀請夫婦至家。令妻出見。酒肴極奢。杯盤皆黃白。因傾家財付靖。文簿匙鎖共二十牀。曰。聊贈李郎。佐真主。以立功業。予即從此逝矣。與妻戎服躍馬。一奴後隨。倏然而去。數步。遂不復見。靖益駭異。恍然若失。後以佐命封衛公。遍訪之。終不得。

衛公之來。已突而奇。紅拂之奔。又突而奇。虬髯之忽然而至。警然而去。益更奇。突一派奇人。作出許多奇事。令人捉摸不定。真覺可駭。可怡。或曰。張公有志於天下。得李公子而心折。遂不敢與真主爭衡。乃棄家越海。入暹羅國。為王語云。寧為鷄口。毋為牛後。若虬髯者。亦可謂自立門戶。不屑屑傍人簷下。作生涯者矣。洵英雄哉。

唐太宗駕幸靈州。勅勒諸部請內屬。上喜。為詩以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復命勒石紀功。永誌盛事。

唐武后朝。嚴挺字定之。歷臺省。有詩名。娶裴氏。纔二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

(暈 解 愁 却)

髯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旣娠生子。其狀異常。挺乃愛其子。而疎其妻。時武方八歲。詢母云。大人常厚賞我。未嘗省慰阿母。何也。母曰。汝父薄倖。嫌我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遂納袁英。甚相親密。武默識之。候父出。見袁英方睡。乃持鐵椎。擊其首。死之。及定之。歸視。英已斃。呼武謂曰。爾何戲之甚耶。武正色曰。焉有朝士厚待其妻。困置兒母乎。實擊殺之。何謂戲也。挺大驚曰。是真嚴定之子也。後二十二爲黃門侍郎。

事似不可訓。但八歲小兒。能爲母洩恨。奮然一擊。足見英雄本色。

唐史思明攻河陽。李光弼分遣將士。自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敵手萬一不利。諸君戰死。我當自刎。決不令諸公獨死也。將士感泣。奮勇先登。遂大敗思明。

彭城劉裕。負奇氣。僅識文字。以賣屨爲業。好樗蒲。爲鄉間所賤。孫恩反。命劉牢之討之。并表輒行。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卽趨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斫。裕奮長刀。仰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劉敬宣怪其久不返。引

(頤 解 愁 却)

俠烈

三三〇

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因共嘆息。隨之進擊。竟大破之。

蘇子美客外舅杜祈公家。每夜讀書。以斗酒爲率。密覘之。見讀漢書張良傳。至使客
徂擊秦皇。撫案曰。惜乎不中。遂滿飲一大卮。又讀至良曰。臣始起下邳。輿上會於留。
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卮。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
一斗不足多也。

劉錡沉毅慷慨。有儒將風。守順昌。金主南下。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
姓名以對。獨問至錡。則莫有應者。

宋曹彬生周歲。父母羅百玩具。以試其所取。彬右手提干戈。左手執籩豆。須臾取一
印。後爲樞密使。出將入相。封武惠王。

俠烈第三十八

趙襄子漆智伯之顛。以爲飲器。智伯家臣豫讓。欲爲報仇。乃詐作刑人。挾匕入襄子
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捨之。讓又漆身爲
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謂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

(頤 解 愁 却)

子所欲爲。顧不難乎。讓曰。旣委質爲臣。而又誅之。是二心也。凡我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橋下。囊子出。馬忽驚。獲而殺之。

專諸。吳人。吳公子闔閭欲謀繼位。乃圖殺其兄太子僚。因揮金以結諸。而陰使刺僚。僚性多疑。每與人言。不使近。諸無奈。乃乘其宴會。遂僞充庖人。預覓匕首藏於魚腹。佯爲進魚。恐其見疑。赤身而入。因得近。刺之。死。左右急救不及。因立殺諸。闔閭乃收其骸骨。盛之棺。葬於闔閭內。城東南許迺。今姑蘇有專諸巷。及墓在。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不爲禮。丹怒。亡歸。欲圖報之。乃遣荆軻入秦。刺秦王。取秦亡將樊於期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進。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以送之。至易水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復爲羽聲。慷慨。衆皆瞋目。髮盡上。衝冠。因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白虹貫日。燕人畏之。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見秦王。佯爲呈圖。方欲行刺。圖窮而匕首見。王驚。環柱而走。軻逐之。拔劍斬軻。事遂敗。

(却) 愁 解 (頤)

夾烈

三三三

荆軻死於秦。其反高漸離欲爲報讐。因秦土好擊筑。遂以擊筑見秦王。而陰圖以筑擊之一日。舉筑奮擊。亦不中而死。

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力索之。家客公孫杵臼與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我爲其易。汝爲其難。乃取其兒匿山中。令嬰出。謬謂賈曰。與吾千金。我告以趙氏孤處。賈即使人隨往。殺杵臼及兒。而真孤反在。嬰所及武長。具以實告。相與攻賈。亦滅其族。復武田邑如故。而忽自刎曰。將以報杵臼與趙宣孟於地下。武爲之服。斬衰三年。終身祭祀不絕。

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聞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不受。曰。老母在此。身未敢以許人。及母卒。仲子乃使刺累。殺之。政因刮面皮。抉服珠。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坐往哭之。曰。是軹里聶政也。以妾在。故自重刑以滅其踪。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伏劍死於尸旁。

項羽至垓下。兵少食盡。敗入城。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得我楚乎。遂悲憤不勝。起飲帳中。命虞姬起舞。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

(却 愁 解 頭)

兮。可。奈。何。處。兮。處。兮。奈。若。何。遂。奮。勇。潰。圍。而。出。至。烏。江。亭。長。鱧。船。以。待。曰。江。東。雖。小。猶。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我。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且。大。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我。何。渡。爲。遂。自。刎。姬。亦。自。殺。

漢。高。大。風。歌。豪。而。俠。楚。項。拔。山。歌。壯。而。悲。俱。是。英。雄。本。色。第。有。遇。有。不。遇。耳。大。凡。烈。漢。子。硬。語。激。他。必。不。轉。軟。語。勸。他。必。不。受。江。東。可。王。正。是。提。起。傷。心。速。其。死。也。韓。信。滅。齊。齊。王。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及。漢。高。卽。位。赦。橫。召。赴。行。在。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二。客。亦。自。刎。餘。五。百。人。在。島。中。聞。之。同。日。皆。自。殺。

人心至不齊。況死生之際乎。能使二客及五百人同時盡死。豈皆忠義所致耶。亦平日之深恩厚澤。有以結之也。

漢高帝過趙。趙王敖執子壇禮甚恭。上親罵之。趙相貫高等心不平。說赦殺之。敖不從。高等私壁人於廁中。欲謀殺帝。帝心動不宿去。高怨家上告變。於是逮赦及諸反者。趙平等自殺。高獨指長安。郎中田叔孟舒皆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我。

(頤 解 愁 却)

儼烈

三二四

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剝。畧。無。完。膚。終。不。復。異。泄。公。曰。此。固。趙。國。立。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往。詢。高。具。道。王。不。知。狀。公。還。報。上。乃。赦。敖。而。賢。高。欲。并。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死。不。恨。遂。仰。天。絕。吭。而。死。上。召。田。叔。等。與。語。漢。廷。諸。臣。無。出。其。右。者。

南史姚玉京。態美而聰慧。始笄。嫁衛敬瑜。三月。溺死漢水。父母逼令改適。玉京斷耳。自誓得免。所居有雙燕葺巢。一日爲鷺鳥獲其一。一燕孤飛悲鳴。仍依梁獨宿。玉京義之。數月。秋風忽起。孤燕將歸。玉京乃以紅線繫其足上。撫而祝曰。明春定來。作伴。來年此燕果至。前縷猶存。因爲詩云。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去夏來。越七載。京以疾終。燕來訝其無人。徘徊哀叫不止。姚族泣謂曰。玉京死矣。墳在城南。燕遂悲鳴飛去。竟死墓所。時人奇之。因瘞之塚側。後嘗見玉京與燕同遊於漢濱。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卷之十五

警悟第三十九

山左賈國杞撰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問何道可以長久。答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固其宅舍，守其命門，乃可以長生。

武王入殷，殷有長者往見之，問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及期弗至，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真長者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即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王頓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曰：「堪笑人生事，有如花開謝，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詰田被他人耕，馬被他人跨，妻被他人戀，子被他人打，以此慟傷心，相看淚不下，世人笑我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世事若還哭得轉，我亦千愁淚，萬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彼且儼然寢於巨室，我則噉噉然從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不達於理，故止也。」惠子聞言大笑而去。

山簡聞土戎之言，乃大哭而別，以其亦情重人也。惠子聽莊生之語，竟大笑而去。

警悟

(却) 愁 解 頤

以其為忘情輩也。志趣各殊。見地各別。故也。

發悟

三二六

蘇代為燕說趙云。昨生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鵜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鵜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鵜。兩爭不捨。相持不下。漁者見而并擒之。語曰。鵜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君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知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不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此智者所不為也。

齊國有老翁無子。而家甚富。性最鄙吝。飲食不過蔬腐。鄰一蒙師極寒素。每遇節。輒以館穀。市佳穀美醢。與妻歡飲。翁聞而羨之。謂婦曰。彼尚不肯自苦。爾何恁。曷不効彼一次。婦曰。善。乃買酒肉恣啖。夜夢神責之曰。爾何擅盜府庫錢糧。翁曰。生平謹守何敢非為。神曰。日間所費。非庫中物耶。翁曰。鄰人甚貧。每輒自樂。我知自掙何乃去。然神曰。彼自天生福分。你不過代人看守。何得妄動分毫。上帝有旨。着汝夫婦三

(頤 解 愁 却)

旬不能飲食以補其數翁驚醒語其婦婦猶未信明日果并患吐瀉經月始愈後沒家貲盡爲宗族分散

章惇惡蘇軾謫爲雷州司戶不許其占官舍遂賃屋以居後復以強奪民產誣之遣使究治以儻券甚明乃得免後二年子厚亦謫雷州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所陷幾至累我破家今不可也惇大悔曰昔以弊人今卽自弊天理報應何速如之

漢高帝有疾臥禁中詔守者毋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見上枕一宦者股泣曰陛下與臣等初入關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奄奄而臥抑何憊也且閉戶深居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蹙然而起

漢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洽牆垣人問何意曰後人賢師我儉不賢毋致爲勢家所奪

漢文帝弟淮南王長犯不軌詔徙蜀不食死民爲之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兩人不相容帝聞之大悔恨

(頤 解 愁 却)

慧悟

三二八

漢武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已極。至末年。乃忽頓悟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飲食。服葯餌。差可少減病魔。故宋人劉潛夫有方士傳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漢宣帝時。霍氏驕橫。徐福上書請抑制之。不報。後霍敢告者皆封。獨福不與。或爲上言曰。客有見主人之竈。直突旁有積薪。請更曲其突。而徙其薪。不然將致火患。不聽。而失火。鄰里共救得息。有致焦頭爛額者。乃殺牛置酒。以酌救火之人。而不及前言客。或謂主人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帝悟。乃厚賞福。

漢成帝嘗與張放宴飲禁中。皆引袖浮白。談笑大噱。時乘輿握坐屏風。畫紂王醉踞。起已作長夜之飲。待中班伯久病。新起。上指謂曰。紂之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詩淫亂之戒。其源實起於酒。上喟然曰。吾久不見珥生。今日復聞讒言。

後漢馬廖疏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髻。四方且盈尺。城中好高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殷仲堪素有名望。請必阿衡。剔蚊及黜爲東陽太守。意甚不平。赴郡至晉陽。慨然歎。

(頤 解 愁 却)

曰。看此山川形勢。定當復出一孫伯符。乃與桓胤合謀。造反前數日。曉起照鏡。忽不見頭。大驚悔悟。俄而難及。

晉書翟莊少以釣弋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公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去。漁自物來。未能頓改。姑節其甚者。

貪餌吞鈞。豈自我主哉。魚死於食。士死於祿。皆貪也。觀此則知貪之一字。乃喪身亡家之本。

晉潘岳父爲瑯琊太守。孫秀爲吏。岳數侮之。後秀爲中書令。岳內省遇之。喚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知不免。會秀憾石崇中傷被收。并株連逮岳。崇赴東市。岳亦旋至。崇曰。安仁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爾。岳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今日可謂白首同歸矣。先是岳有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晉石崇潘岳與賈謐友善。及謐廢懼見危。乃與淮南王謀誅趙王倫。事泄收崇。并及岳。初岳母誠以止足之道。及被收。與母別。泣曰。負阿母矣。崇赴東市。嘆曰。吾罪不至。

(頤 解 愁 却)

警 體

三三〇

此。不。過。奴。輩。利。我。財。耳。今。日。見。殺。富。實。害。之。行。刑。者。笑。曰。蚤。知。財。之。為。害。何。不。預。歎。崇。不。能。答。

有人問殷浩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浩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聞者大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破財孰若不積財而無患人以爲名言

梁有異僧竺生者於虎邱說法聚石爲徒天花亂落如雨頑石俱爲點頭一夜聞鬼嘯絕生公云爾何不爲人去長嘯何爲明晨見石上大書一絕云做鬼今經五百

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生寄死歸總活百年到底一場大夢無論貧賤終身了無意趣即沒齒富貴於我

亦有何與咏此詩者煞有理會并生公亦看不入眼所以敢於狂嘯畢竟鬼耶仙耶抑亦得力於生公之說法者耶予以爲此鬼比生公見地更高

杜河南藏書萬卷每卷題云清俸買書手目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墮之鬻之爲不孝

(頤 解 愁 却)

此可謂遺子孫以正者矣。第不知其後能遵之否。李德裕戒子母以平泉花木與人而沒未幾。竟爲烏有。魏徵之宅。大唐撤殿材成之。少間卽至易姓。蕭瑀之宅。改爲薦福寺。馬燧之宅。改爲奉誠園。郭汾陽之宅。改爲法雄寺。遷易廢興。倏如傳舍。可慨也夫。

堪笑世人每因尺寸之地。爲子孫計。以致雀角鼠牙。豈非大夢。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爲是不二法門。摩詰視而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於幃幌之屬。則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名。非時召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云。臣聞堅則易斷。剛則必折。萬事忍爲最上。和爲最樂。上甚善之。

白樂天將卜居。因作詩云。莫嫌地窄園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白樂天有云。親故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予謂豈惟官爵。凡多積而不善。爲

(却) 愁 解 頭

驚悟

三十一

我。用。者。徒。為。他。人。造。孽。於。已。惟。招。怨。報。耳。

唐雲叟寄霍山秦尊師云。老鶴哀猿共採芝。有時長笑獨遊移。翠蛾紅粉嬋娟。殺盡世人人不知。

史彌遠卒久。一日白晝現形。作詩引咎。朗吟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宋太祖嘗後苑彈雀。一臣叩殿稱有急事。及出見奏。乃當事詰曰。此事何急。對曰。似

急於彈雀。上怒。以斧柄撞墮其齒。因伏地取置懷中。上曰。汝將此齒訟我耶。對曰。臣

則何敢。自有史官書之耳。上怒解。賜金幣慰勞而去。

宋高宗時。金主欲棄燕西歸。左金弓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主悟。遂不動。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為鎮江守。人問其所行。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

三。或數四。以至於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為利人事。因指坐間踏子云。此物

置之不正。則蹙人足。若渴予之盃水。并未嘗有所費。然皆利人事也。惟在隨事以利。之上。自公卿下至平民。以及乞丐。皆可行。要在乎常久。勿間斷而已。

(頤 解 愁 却)

東坡有述懷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似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東坡一日遊西湖妓琴操相隨問云何為湖中景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為景中人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又問何謂人中景曰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大又問究竟如何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因不覺撫掌大笑妓於言下頓悟即日相辭祝髮為尼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令一妓戲之并求詩為贈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休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坡公見之渙為佩服自是即家人在坐亦不嫌避

陸平翁云人生如蝶夢世路總亡羊予晨起偶閱三國志得此二句因思曹劉孫及關張五人方其鼎立真可謂概世英雄金人代屢更江山如舊參寥千載人耶鬼耶以道眼觀之直是蝸牛角上爭雄蝴蝶夢中鬪智可發一大嘆可發一大嘆

(頓 解 愁 却)

警 悟

三四

吾儕處世功名富貴刻不可少及於鐘鳴漏盡時一回想之真如夢幻泡影露滋
電光轉瞬而滅大堪猛省坡公不云乎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困於
周郎者乎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每讀此賦未嘗不為之廢書三嘆也

明尚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
曉諭之俟其來款留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
朝過午運進苦茗使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
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過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
精粗飢則易為食飽則難為味時勢使然耳使喻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飧責人

張晉侯曰急急回頭日焉三譬聖人云能近取譬予雖不敏請事斯語乃作三譬
以自解曰君子有三畏予既非其時曾氏有三省予又無其志予今設三譬更齋
自為計不以此勸人必以此諷世少者壯者不可聞進者銳者莫足喻然則予將
何說乎亦曰聊以安其遇因附錄以質諸善達觀者

上元人姚三老者賞甲閩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有亭假山皆太湖怪石奇崛玲瓏

(頤 解 愁 却)

又有飛閣曲房。葑欄花徑。逶迤周折。耕點如畫。四圍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有狂客王大癡者來遊。姚留之酌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墅價值幾何。三老曰。約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父曾觴咏於此。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已久。初時原索貴價。俟其子孫須用。甚急。至無可奈何時。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劾刻石平泉。垂戒子孫。後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始聞之。勃然怒。少然愀然不樂。既而踴躍而起。引觴浮白。謝之曰。真是達者之言。老憊空爲作牛馬矣。

莫造園。莫造屋。何用經營興工。木造屋。人在堂。折屋。人在腹。不知造時。榮但見折時。辱休占田。休占地。占多田地。增家計。東西南北。恣兼併。誰知戶役。隨田至。生前將爲子孫。謀身後。反爲子孫累。覺隱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觀此真堪醒悟。

明齋子元由翰林外補。十年不得賜環。嘗作僚無聊。遂成心疾。每作輒昏曠如夢。或發譫語。病已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約。鍼灸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

(頓 解 愁 却)

警 悟

三三六

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
 窳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為過去妄想。或爭到眼前。可以順應。却畏首畏尾。三
 番四復。猶豫不決。此為不見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
 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為
 未來妄想。三者忽生。忽滅。乍去。乍來。禪家謂之幻心。能治去其妄。斬斷念頭。禪家謂
 之覺心。故曰。慧不念起。惟不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從何處着。脚。又曰。貴恙久原
 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為外感之欲。夜深枕席貪歡。或成宵寐之變。為
 內生之欲。二者之始。綳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節。則腎水滋生。可上交于心。
 至若思索文義。忘其寢食。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慾
 亦損性靈。若能驅遣。則心火不致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反
 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有為。應作是觀。子元深服其言。乃
 獨處一室。掃空萬緣。斷絕百擾。靜坐月餘。心疾遂愈。

近理切病。對症下藥。乃一服活命丹也。勝過參朮黃之功百倍。但此是人人胎

(頤 解 愁 却)

裏病坐此疾者儘多。知此方者亦不少。只不能如法修鍊。洗心澄慮。不時調服。以致至死不變耳。余願天下病人共遵其法。

明法石田周老景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葯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向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陸文達有歌云。聽聽聽。勞我一生大。理定。若還懶惰。受飢寒。莫到窮時方。怨命虛空。自有神仙聽。定定定。衣食生身大。付定酒食。貪多折壽源。經營太甚。違天命。不如且自安常分。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詢知其情。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飛。兄弟悔服。

夏正夫云。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古云。白日莫閒過。青春不再來。又云。不少壯努力。老大徒傷悲。洵爲名言。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誦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

(醒 解 愁 却)

警悟

三三八

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醒語云。有一言。傷天地之和。切宜檢點。有一事。損終身之福。務應防閑。隨你宦情濃。歸時帶不來。恁你生趣重。死時將不去。反不若隨緣以安分。恬澹以居心。倒是一生受用。弗盡處。

昔一富翁。家資殷厚。吝恤錙銖。忽有僧爲之募緣。與以銀米錢帛。輒不受。必欲化充寶。二錠人以爲狂。置之。其僧端坐門左。三年不去。翁見其誠。姑以兩錠畀之。復遣使密覘其行止。僧大喜。持往。至一野寺。席地跏趺。將充寶。撫摩玩弄。若至愛。惜者。然少間。脫衣包裹。作枕而臥。使伺睡熟。竊歸覆翁。益笑其狂。頃之又至。仍要化充寶。翁曰。適已與汝。何故復來。僧曰。可惜兩個充寶。纔閉了眼。就不見了。翁言下。忽悟。遂棄家隨遊。後竟得道。莫知所終。

(頤 解 愁 却)

却愁解頤卷之十六

吐氣第四十

山左賈國杞撰

漢惠帝無嗣。大臣迎立代王。主渭橋。上璽符。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始即位。太尉周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何用問。為勃乃氣沮。是夕即拜昌為衛將軍。

漢龔遂為渤海太守。單車獨行至府。勸課桑使民賣劍買牛。買犢。路見有帶劍持刀者。即呼諭之曰。汝等皆我良民。何為帶牛佩犢。

漢哀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惡之。上詰之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趙克國年已七十餘。先零諸羌叛。宣帝問誰可將。對曰。無逾老臣。復問度羌何如。當用幾人。答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至設立屯田。誘羌降服。乃振旅而還。

曹操以孫劉和好。欲遣使說周瑜。以離間之。蔣自謂與瑜有舊。請行。瑜知其來意。乃

吐氣

三三九

(頤 解 愁 却)

吐氣

三四〇

盛陳兵衛會集將佐大開營門始延之入復設宴款待酒酣謂幹曰大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令蘇張復生能移其志乎言畢大笑幹竟不能進一語

魏使邢貞拜孫權為吳王吳使趙咨入謝丕問吳王學乎咨曰吳王志存經畧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又問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并州太守韋孝寬守玉壁高歡悉眾圍之孝寬隨機應變以拒之歡無如之何乃使祖挺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智勇俱困遂解去

周楊素多才藝有大志命為詔書下筆立就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也素曰臣本無心求富貴但恐富貴來逼人耳

孫皓降晉賜爵歸命侯設御宴待之賈克謂曰聞君在江南鑿人眼珠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篡其位及姦回不忠者則如此刑耳克與武帝皆默

(頤 解 愁 却)

然深愧。

郭默殺劉胤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命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曰默殺方州卽爲方州若殺宰相卽爲宰相乎導以書答侃謂包容含忍所謂遵養時晦侃大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卽起兵斬之。

李世民伐王世充世充隔水謂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下何也世民應曰四海咸仰威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宜善乎又應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和也至暮卒擒之。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擗數枚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絕民之生寧食我之肺腸遂吞之蝗果不爲災。

唐李晟擊朱泚斬之收復京城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園陵鐘簋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見之泣下曰天生李晟爲社稷非爲朕也。

唐裴度爲東都留生辟皇甫湜爲判官修福先寺將立碑使人求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滌而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乃請斗酒縱飲極酣援筆立就度驚歎曰不

(頤 解 愁 却)

羈之才也。

吐 彙

三四一

曾開晏敦復、尹焯、及李綱等連章諫和議。不聽。胡詮抗疏謂王倫本狎邪人，市井無賴，附會奏檜。孫近、侂中書贊成和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羣。姦共戴天地，書上連貶竄。陳剛中啓書致賀吳師古，餽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人謂澹菴抗疏可與日月爭光，爲中興奏疏第一。

宋范仲淹教尙風節，晏殊深器之，薦爲秘書校理。時劉太后臨朝，仁宗帥百官朝見，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與臣僚同列北面。」殊聞之大懼，詰以狂率。仲淹曰：「辱公之薦，每懼不能稱職，爲知己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

宋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誥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之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懸丁氏門，以謝謂。上歎其忠，卒不能從。張浚使李顯忠帥師伐金，復靈璧及宿州。捷聞，高宗手書曰：「近得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邵宏淵曰：「招討真關西將軍。」

宋趙抃爲中丞，舉吳中復爲御史，未識其面。或問之，答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

(頤 解 愁 却)

薦識面郎官耶。彈劾不避強貴。時稱鐵面御史。

韓世忠圍淮揚金兵。救之。世忠遣人語曰。錦衣驃馬立陣前。看韓相公也。及敵至。連殺其帥。遂引去。

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之入觀。見文彥博於殿外。卻立。改容曰。此非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真天下異人也。

甄琛好奕棋。通宵不輟。嘗令老奴持燭旁立。睡則加楚。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師。若不為終夜讀書。受罰不辭。今以奕故。橫加杖責。不大非理乎。心實不甘也。琛慙為之改節。

差澀第四十一

漢高帝即位。册后立子。而不封及太公。一日來朝。太公乃擁篲掃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為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乃尊為太上皇。

史記。漢王父太公為項羽所得。乃以高祖置其上。使人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

應曰。吾與若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設欲烹爾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果欲烹之。項伯諫曰。吾聞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名。不如捨之。乃得免。

漢霍光迎立宣帝。册后皆擬光女。上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旨。為立許婕妤。曾許氏病。娠光妻顯。欲賞其少女成君。乃使女醫淳于衍。投以毒藥。遂崩。光心知之。猶豫不忍發。

晉衛瓘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一日佯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有所啓。上曰。公有何言。瓘欲語而止者三。因以手指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諺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是不復有言。

唐懿宗時。士大夫深嫉宦官。有事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建州推官葉瓌。嘗與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途。因與馬上相揖。遂謗議喧騰。竟至終身沉廢。唐肅宗殺建寧王倓。李泌引武后事以諷諫。謂武后有四子。長曰弘。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乃作黃台詞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少或作再摘使瓜。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母再摘。上聞。

(頤 解 愁 却)

之愕然

唐李孝本二女。姿容極麗。沒配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諫。上曰朕憐其孤露。收養宮中。警於疑似之間。遽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乃祖矣。

五代李崧曰。宜得重臣鎮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謝曰。爲浮圖者必合其尖。蓋欲其始終成已也。

梁成大賊害忠良。李知孝貪狡諂佞。并爲史彌遠羽翼。然李心竊鄙梁。嘗嘆曰。所不堪者。他日當與大成同傳耳。

蜀簡州刺史安童伯。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者家資鉅萬。以善奕名。伯因召與對敵。却令侍立。每落一子。俾卽退站。牖下俟已算定。乃使之進。終日不下十數。子復不與。飲食鄧旣立倦。且饑甚不堪。連日被召。殊以爲苦。或曰。彼意不在棋。何不獻賂以求免。鄧不得已。從之。托人餽以千金。乃獲止。

康百可云。有一士人。性極貪鄙。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云。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云。然則一介不取。君以爲何如。答云。此則願學而未能力。

(却) 愁 解 頤

卷一

三四六

也。或笑曰：若爾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宋主日臨終，薦竊準自代。帝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對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復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以其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宋真宗深以澶淵之盟爲辱，上欽若請封禪，以誇示外國。帝恐王巨不從，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自古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遂決。卽日召日，飲甚歡。且賜以尊酒，曰：此酒甚佳，歸與妻孥共之。及發封，皆美珠也。日悟上意，且感其恩，遂勉從之。上乃謂羣臣曰：夜半忽有神，臣星官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見鴈尾上。蓋所降書也。因步至承天門，遣內臣升屋奉下。王聖等跪進，帝再拜受之。盛以金匱，王欽若率羣臣以祥瑞稱賀。

宋王欽若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而陳彭年、劉承珪、林特等三人剛和之。時人號爲五鬼。王日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又以上遇之厚，遂巡不忍。因追思李沆之言。

服其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策。陛下有愛民之心。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見之大怒。持之至於手顫。乃自草制。極其詆訶。遂罷。

洪武三年。元主殂。李文忠捷報至。適百官方朝見。遂相率稱賀。劉炳亦在內。上曰：爾本元臣。今日之舉。確不當。賀炳慙謝。

高祖是有人心。語情理俱是。但既肯臣事二君。想亦未必打算到此。况身已在列。賀固不可不賀。又不。敢所以做此等人。最難。

弘光時。吳中某宦之妾某氏。與兵道某通。訂其舟中相會。因寄詩與約。有爲憐。貴客芳心亂。欲訪仙郎帆影遲之句。一時傳笑。

明靖難兵至京。曹國公李景隆開門放入。後以犯法。且得讖云：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令執詔獄論死。景隆見上。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得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至。汝亦開門延之耶。景隆語塞。

頤鈍第四十二

頤鈍

(頤 解 愁 却)

頤鏡

三四八

無鹽者齊之醜女。髮黃肌黑。目深鼻聳。耳歪面凹。聞西施患心痛。嘗捧而擊。人愈以爲美。亦效之。見者欲嘔。年三十而無人與婚。乃自詣齊宣王門。爲陳時政。王大駭服。拜爲后。

齊人有一女。兩家求之。父曰。東家富而醜。西家美而貧。欲東則左袒。欲西則右袒。女乃兩袒。父曰。此是何意。答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

天下無兩全之事。此女見識。真堪絕倒。真可補造化之所不逮。

晉桓玄反。遷帝於潯陽。卽帝位。登御座而牀忽陷。群下皆失色。殷仲文進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唐中宗宴羣臣。祝明欽新中六經科。與宴。自言能爲八風舞。乃據地搖頭轉目。帝大笑。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唐楊再思爲人狐媚。人戲之曰。楊公面若高麗。再思欣然爲高麗舞。或譽張昌宗云。六郎貌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似六郎耳。

袁昂始事齊明帝。曰。昂昂千里駒。淵實有之。今汝名昂。卽字千里。特拜御史中丞。後

復事梁爲吏部尙書武帝戲曰昔齊用卿爲黑頭御史今朕用卿爲白首尙書昂甚慚謝世號爲宗臣

宋山陰公主適戡謂文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何不均之甚帝晒之吏部褚彥回美鬢容一日值宿西閣主夜就之不爲移志主曰公髻如戡何無丈夫意趣褚曰臣雖不敏不致首倡亂階

宋趙師畢諂事韓侂胄一日遊南園山主顧左右曰竹籬茅舍眞乃田舍間氣象但少犬吠雞鳴耳未幾吠嗥叢薄視之乃師畢也衆大笑

窘急第四十三

漢元嘉元年郡臣朝賀梁冀帶劍入省尙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劍冀致謝陵不應卒解之卽刻奏冀宜下廷尉治罪河南尹梁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實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叙今申公憲正所以報私恩也不疑大慚劉秀攻王郎至薊會王子接起兵應郎城中擾亂秀急趨出至燕婁亭餒甚馮異進豈粥又聞郎兵後追從者皆恐抵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漸流無船可渡秀使王霸

(頤 解 愁 却)

窘急

三五〇

再視。霸恐衆驚。詭曰。冰堅可渡。遂驅而前。冰果合渡。畢即解。及至南宮。復遇大風雨。貨粧盡濕。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連夜馳赴信都。

王敦作亂。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與言。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切。及出。導又呼之。顛亦不顧。但謂左右曰。明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最懇至。導不知深恨之。及後呂籍說敦除顛等。敦問導。導不答。遂收顛殺之。迨導檢中書故事。見救己之表。乃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我負此良友矣。

隋楊廣淫暴。文帝可寵陳夫人。旦出更衣。遇而逼之。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曰。畜生無禮。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欲復太子勇。廣遂弑父自立。勇亦被殺。因以同心結賜陳夫人。遂召幸。

唐太中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宇文士及從旁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初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謝。慚懼無所容。

却 愁 解 頤

唐孟浩然與王維友善。一日隨入內署。俄而立宗駕幸維第。浩然不得已。急匿牀下。帝覺之。問爲誰。維以實告。上曰。朕久聞其名。未識其面。詔使其出見。令誦生平得意詩。浩然誦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怨望乃爾。曷不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耶。乃放歸不用。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中方坐抄書。上曰。茶借一杯。濟曰。鼎水方煎。請君自取。上問姓名。濟曰。姓宋。行第五。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無所容。上曰。宋五亦頗坦率。後吏部放榜。聞無濟名。上笑曰。宋五又坦率也。

唐則天朝。武后嘗賜張昌宗集翠裘。令與狄仁傑奕棋賭賽。狄因指所衣紫駝袍曰。臣以此敵。后曰。似爲不等。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狄竟剝裘謝恩而出。

宋神宗嘗謂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宗孟乃不取光耶。只辭樞密一節。朕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也。宗孟戰慄無所容。

(頓 解 愁 却)

著 卷

三五二

宋真宗祥符中。命司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焚樓。搖之不醒。子為張君應曰我醉欲眠君且去紫微大窘。楊大年錢希白戲作閒忙令以誚之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監拂衣入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宋趙普獨相十年。太祖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及送海物十瓶。未及發。封而適駕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即啓之。開封皆瓜子金子。普惶恐叩謝曰。臣實不知。上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流汗沾背。

明武宗時。流賊趙風子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棄官。逃出。僅以身免。賊焚其屋舍。發其墓塚。復取芳衣冠被之。庭樹歷數。其罪惡引劍斬之曰。吾今日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初欲屠城。因尙書馬文昇官在圍中。竟引衆去。

觀此則知惡人何嘗便宜善人。幾曾吃虧。可見賊也。原知好歹。若人不分善惡。未免賊亦不如。

精癡第四十四

(頤 解 愁 却)

漢張敞爲京兆尹。嘗爲妻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尹眉嫵。有司以聞。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情之所鍾。殆有甚于畫眉者。上笑之。

石崇富甲天下。見綠珠之美。卽以明珠一斛買之。後以佐客。趙玉倫見而悅之。使人諷崇。崇不之許。倫怒。乃謀殺崇。欲圖珠。珠聞崇變。卽墮樓而死。

語云。富者衆之怨也。色者姦之媒也。季倫旣以富樹怨。又復以色致姦。易曰。慢藏誨盜。洽客誨淫。崇兼坐其病。安得不敗且死。

晉桓玄詣殷荊州。殷正在妾房晝寢。左右辭不與通。後相與言及此事。殷曰。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玄笑首肯。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戎悲不自勝。山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戎曰。太上忘情。最下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服其言。更爲之動。

晉潘岳字安仁。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或擲以菓。常滿車而返。左太仲張孟陽絕醜。亦復效岳。遨遊。于是羣女齊亂唾冲。委頓急歸。小兒見張。譁然共笑。至以瓦石投之。亦至盈車。

情 癡

(頤 解 愁 却)

情 癡

三五四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交登遐。忽已一週。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詞感慟。中心若抽。王曰。我未知其情。生于文。文生于情。閱之。但覺令人悽然。增伉儷之重。

唐進士崔豸。辭曲江宴。乃以彫轡載歌妓遊觀。為團司所發。崔抗主罰錄事。判云。深慚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既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唐玄宗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皇情不悅。楊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喜。方知迴雪流風。可以旋天轉地。一日上在便殿。覽漢成帝內傳。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書。史曰。是成帝獲飛燕記。因其身輕。若不勝風。恐其飄翥。為造水晶宮。令宮人掌之而舞。復笑曰。爾則任吹多少。蓋謂妃微有肌也。妃曰。霓裳羽衣一曲。似可掩映前古。上曰。朕纔戲卿。便欲嗔乎。

唐楊妃死於馬嵬驛。以紫綉裹尸。瘞於山側。後玄宗幸蜀。過其所念之使。中使具棺木更葬。則見故香囊。猶在懷中。使以聞。上為之流涕。

衛洗馬玠。初度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

(頤 解 愁 却)

誰能遺此

大是蠢然無知者方有福分且極受用一若有情便生出許多感慨予每嘆曰既
是吾生薄命何為生我多情

鄭清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幾百年後化而為士幸見取為酒
壺實獲我心矣

郭璞有異術偶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酷愛其婢無由而得乃取赤豆三升咒之蔽
繞其宅主人晨起忽見赤人數千圍其家甚惡之請璞為卜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
可於東南二十里外賣之此妖自絕胡從之璞私令人在彼候買遂復為符投井中
赤衣人皆反縛自投于井

歐陽詹得太原妓遺詩曰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鬢樣開
奴牀上鏤金箱

宋陶穀學士使江南與妓秦若蘭交好贈以詞云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把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喙麟角作膠能續斷絃

情 癡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畋知女意。密令覘之。因見其貌寢遂陋。原因其陋。故令親看終身不復讀江東篇什。

巧遇第四十五

漢司馬相如至臨邛。聞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律。素長卿與臨邛令善。時王孫門下家僮八百人。相謂曰。聞令有貴客。曷為其召之。并招令。長卿酒酣。令曰。聞公善琴。請撫一曲以為娛。因見文君。從簾內窺。遂以琴心挑之。乃歌云。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夕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方。室邇人遐。我獨傷。何緣交頸為鴛鴦。長卿從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竊慕心悅焉。既罷復令人重賂文君侍者。以達慇懃。夜力奔長卿。共歸成都。

晉王敬伯會稽人。少好學。善鼓琴。十八仕於東宮。為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以琴歌泣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嘆聲。急啟視。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謂敬伯曰。女郎悅君琴韻。願共撫之。俄而女郎至。資質婉麗。綽有餘妍。從一少女。乃撫琴絃。調韻哀雅。復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

扣琴絃而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其二曰。悲願傷。黍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且爲烟與霧。氤氳對容恣。歌畢將去。留錦臥具數物。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至虎牢。吳令劉惠明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卻臥具於敬伯船內。物色而獲。敬伯具以實告。劉猶未信。檢視帳中。果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麗華。與二婢具善箜篌。相繼卒。

昔一人以祖遺十八學士圖。獻之豪士。甚愛重之。許以百金爲售。及數軸中。止得十七人。澤之其人抱歸。泣於途。遇白玉蟾。叩以故。乃爲題筆於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跡。丹青想出忠良手。黜却當年許敬宗。其人持去。仍獲百金。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兼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下江樹。天際識孤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生具說前事。女曰。往常曾夢爲仙官所攝。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去世。惟一婢侍巾櫛。一日宮中有喜慶。大臣命婦皆

(頤 解 愁 却)

巧遇

三五八

入朝賀后。聞公無婦。命召其婢。主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遺之。且笑曰。此回楊先生。恐不能認矣。明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限常例。其眷遇之隆。古今無比。生男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升南京太常。復與榮封。



却愁解頤全書終

民國八年四月付印
民國八年七月出版

却愁解頤全四册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郵費照加

翻

印

必

究



撰述者

山左賈國杞

發行所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二十一號賈宅

印刷者

北京富華印刷所

分售處

各商場書鋪
北京各大書坊
各派報處及送報人
各埠大書店

